張繼禹 主編

#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 中華道藏

第一四四册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册主編　廖名春

華夏出版社

# 目録


001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褚伯秀）……一
002 莊子内篇訂正（吴澄）……五四一
003 南華真經循本（羅勉道）……五五八
004 莊子翼（焦竑）……六九八

# 001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經名：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南宋褚伯秀纂集，約成書於咸淳庚午年（1270年）。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祥道、陳碧虛（景元）、王雱、劉概、吳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應元等十三家注，又加以自己裁斷或統論。十三家注之外的音讀或義釋亦間有雜引。一百零六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宧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説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變觸並鬥，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遥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君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之説，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解，斷以己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曼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説，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爲序，鋟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説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己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

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子之臆説，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説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雱惠卿流，毒螫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説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絶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粹衆説，附以己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夷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册。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内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删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册四子，天寶元年詔：册《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宫本。徐靈府校。

郭象註，中太一宫本。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宫本。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宫本。成、文並唐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吴門官本。

吕惠卿註。川本。

林疑獨註。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藏本。

陳景元註。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官。召對，進道德、南華二經解，頒行入藏。

王雱註。内篇。

劉槩註。外雜篇，繼雱之後。

吴儔註。已上五家，並見道藏。崇觀間人。

虛齋趙以夫註。內篇，福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福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❶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❷已矣。

郭象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翼大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馬，遊氣，鵬憑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鯤，化為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鯤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

莊子以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為始。鯤，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鯤。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鯤之初化為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萬物。出陰入陰陽而麗於物，則適而不逍遥；入陰陽而麗於道，則無適而不逍遥；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則寓摶飛之鳥，水於冥則出而為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摶飛之鳥，水於方為北，於氣為精，於時為冬，於數為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鯤之為物，陰中陽也；鵬之為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摶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鯤鵬之大，其囿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鷃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為先，以陰陽為原。北冥生鵾，化而為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所詣，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詣，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也。三為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為陽之極，三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夭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絶、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王雱註：鯤，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造化而不能逍遥。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遥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摶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為累也。

林希逸虞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

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争，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粟也！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説。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恕❸字，便自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高却如此。下語可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静極而動，摶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盖病列國戰争，習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横捭闔為能，掠取聲利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為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遥。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强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遥，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偽，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遥。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絶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嘘，適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為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為逍遥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禀乎一氣者也；萬物，禀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為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盖囿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虚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遥之鄉，

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故九萬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逍遥遊也；又論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❹譽之而不加勸，舉世❺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註：湯之問棘亦有知其脩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以所問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以所問為是也。吕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之言鯤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略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説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

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説。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為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説。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再參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為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上文相貫，則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説。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再參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逍遥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己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為不多，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礪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己，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遥。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説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遥。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説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

也。失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為出於無為，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為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用，而不為明；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為而功大，爝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為而效小。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内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有事則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聚而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用，而不為明；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有事則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有事則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堯為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有事則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堯為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有事則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堯為天下者也。由，忘

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己先人，真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澆薄耶！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為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

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己先人，真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澆薄耶！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為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

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己，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為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為。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為萬世法。

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己，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為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為。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為萬世法。

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隱德明於處己，各安所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為累也。終以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

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為累也。終以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

俟，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為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覬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❻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廊廟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絶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吕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視。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下事舉無足為，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虚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為，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為者笑之，以為狂而不信也。

吕儔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絶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淩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託辭於寰海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歸根復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神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奥，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吕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略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群生俱登姑射，同為逍遥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誨，不敢己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絶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淩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歸根復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神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奥，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吕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略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

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説，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謂無此理，虚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虜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説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之，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遥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兹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吕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為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不為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為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沍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故外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虚註：夫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吴儁註：自迹觀堯，則内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内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為心，豁然四達，遠在遼絶，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虚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虜齋口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内，迹若有為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遥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虚齋實為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

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為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為之説。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為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問❼。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窅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固研味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吴王。越有難，吴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為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為喻，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對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為問。

夫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犛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遥、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為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遥其側，則所謂大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刳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説而致其辭焉。《易》曰：貞者事之幹。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虚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為萬物鑑也。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剖以為瓢，則分而為二。瓠落無所容，以為無用而掊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瑩然在耳。遂自以為不可復而弗悟其為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虚中之性，當充以逍遥，任其無為，猶因大瓠之形慮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真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樗為問擁腫卷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引狸狌、犛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樗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莊子答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犛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此又幹之所以為本也。何有，言其虚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寘之於虚無廣莫之地，任其逍遥無為、不夭不害？此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為物，中虚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夫慮以為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為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犛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遥，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掊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陳碧虚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便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

大樗，再釋無用，狸狌以輕脱中機，
斄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
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鷃以有
情逍遥，貴其飛翔自適。結以瓠、樗
以無情逍遥，要在不夭、不挫。達茲
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
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趙虚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為無
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斄牛答
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林氏庸齋口義云：樽，浮水壺，繫腰
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
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
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為浮江之
湖？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
樗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
桀頡卒中機網，斄牛大而無技亦可
全生。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
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廣莫，言
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
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幸免
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
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林又其
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
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為，非物所
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朱陳脽胲
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
凡種，見者張皇驚胲之不暇，又惡知
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
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
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
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
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
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
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
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
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
掊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邪！凡
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
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剖為室家
之用，當思全而為江湖之用，濟深利
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
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
此蓬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
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
以狸狌點慧死於機辟，斄牛無技幸
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
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遥
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
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脱
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虚玄，超有為
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
《逍遥遊》之本旨也。
《逍遥遊》篇敷叙宏博，引喻高遠，辭
源浩渺，意趣卓絶，使讀之者若御泠
風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
所謂超衆義、徹重關、解粘釋縛之洪
規，通玄、究微之捷逕也。伯秀不揆
荒蕪，槩陳管見，復於篇末為之統論
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
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
不逍遥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
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
失存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
歇期。儻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
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
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
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

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遥遊矣。北冥之鯤，化而為鵬，摶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己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絶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遥極致，所謂至於命。學道之大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絶券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祕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遥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❶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

❶世德堂本有「者」字。
❷郭家注本「而」作「則」。
❺據經文「恕」作「怒」。
❹郭象本有「而」字。
❺郭象本有「而」字。
❻釋文爲「淖」。
❼「問」應作「聞」。

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官、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其空虛無有也。比竹之為物，有自然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為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王雱註大同林説。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自然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為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虛而實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為無作，猶人坐忘時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蓋有聲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也。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坐忘之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冥極者耳。

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

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虙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為有聲畫，謂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為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為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特證以地籟而已。泊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為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為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為籟也。君可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端拱無為，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得此，所由以生，即籟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勝❸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

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者也。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始，不知其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斯可得。

使復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態，皆論不能見獨者，為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為，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為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為君，不悅者為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為而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為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絶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為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大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門、戶、啓、態，皆論不能見獨者，為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為，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為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為君，不悅者為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為而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為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絶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為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大哀乎？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鬥、窖、密，酬酢萬變，猶風作籟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逍遥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為，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為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為君，不悅者為臣妾。臣妾不足以相使。遞相為君臣，則不能無為。當視之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為。當視之時，目為君，而使然者有尊目存焉。當行之時，足為君，而使然者有尊足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而無窮之間，則形奚足有。彼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之具，託無以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轉徙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純，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鬥、窖、密，酬酢萬變，猶風作籟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發乎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純，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

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鬳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筭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内。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説、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内。魂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内。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鬥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是也。緩者，緩緩不切。窖者，語存機穽。密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態，如樂之出虚、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為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此指造物非造物，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睹，而所以見造物。若有者，不敢以為實有也。造物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不得其朕，即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為使。有情，言有實，即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檢也。百骸、九竅、六藏，口互相為用，以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百體之君臣，既不可定名，則心一身之主，宜以為君。心又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而不能委順，乃不過得此而生。造物所汩。盡其一生，如駒過隙，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為，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蘧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可不謂大哀乎？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不得其朕，不敢以為實有也。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為使。有情，言有實，即已信也。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戎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而變熱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輕躁而務作為。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庶盡經意云。又疏：姚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則輕浮，不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

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悦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慠。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静，則雖身處囂塗，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説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所説，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為有言邪，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鷇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所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

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為是，則彼以為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可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為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為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為之方。吾將奈何哉？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為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於鷇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言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真偽，物無更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生，而方死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死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生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而使之者。故所言未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本無而以為有，所謂是非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是，又忘其所以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為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是猶方生者以生為有也。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

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為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冥與道契。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奚必知者為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為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

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若以成心自取，而為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辯而無瑕謫。

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户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奚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奚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鷇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鷇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偽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説，有無動静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

鬳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至於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為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强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本無所見，强以為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鷇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偽，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偽？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之，為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為善，或以成心

為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為，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離也，離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況麗物而為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大，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為當，與音預。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用自取於道，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為成心者也。

❶據世德堂本和盧文弨校，兩『刁』字均作『刀』。
❷衆家本守下有『勝』字。
❸『勝』乃『之』字之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虚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閲公孫龍六論内《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説，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為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

吕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辨，不出於同體，曷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騶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曷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我指為是、他指為非。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而同類也。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為主，以比我指，則他指為是，我指為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

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虚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閲公孫龍六論内《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説，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為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

吕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辨，不出於同體，曷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騶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曷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我指為是、他指為非。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而同類也。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為主，以比我指，則他指為是，我指為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

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為然而然之，已以為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橫、美惡復通為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為物。其成也毀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獨見。分木以為器，器成而木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廢獨見，而冥至理。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為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為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為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芧、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為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

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有用。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豈一指、一馬之謂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為是，指彼為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為非。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為是，以馬為非，斯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而謂彼指為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為物，不為人強物；指自為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為人強物，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詣理之極，則物自為物，不為人強物；指自為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為人強物，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猶一馬也，猶一指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脱去取則雖萬物之繁，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已。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

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為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為至理。合乎至理，則物之縱横、美惡皆為一矣。道又散而為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為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為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芧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横、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為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為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惑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庸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為是指，則以人指為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籌，《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説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説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為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争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

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❷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為是不用而寄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林疑獨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物不待無而自無。故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為有物，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自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光之散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陳詳道註：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為未始有物，至矣，盡矣！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之者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盖以生死為喪反者已。犯於物而未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死為首、體、尻者，已囿於封，未涉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失，則濡沫與，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資物而樂，天樂也。資物而後樂，人樂也。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下為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若以明示他人，皆鬻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

以精奇卓異之事為爛亂非常，故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庸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以其未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虧。枝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已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為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為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無

遺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遺其所遺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胎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荀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荀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遺其有，而言出更自為有。遺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遺之則更與為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無也。秋毫者言其細，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怕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搏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疑獨，翩然而往復，天地無形，故能與萬物為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徼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為無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為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所謂有無，所以遺為言之累也。

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為一，無巨細也。纔説一，即涉有言。有言，即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庸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又謂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為夭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我混然為一矣。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翻覆互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

黍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滑，如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水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同體，無間吾仁，睟睟熙熙，共樂清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靜，則羲黄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別，逐競辯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順其成迹凝乎至當，之。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若由己以分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別，逐競辯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順其成迹凝乎至當，之。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若由己以分

別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為懷，衆人則辯己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嗛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天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故所不知之外，不求强知，止於不知之内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争，言有不分者，我未嘗分辯也者。事事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分，故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事事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萬物各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有競有争，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剉其鋭，則趨於道矣。心之出為鋭，圓而剉其鋭，則不以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代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而不藏，故不釋然神解。德進於日，其有

無乎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及道降為德，出而有畛、以體則有左右，以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龍之徒是也。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北宮黝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剉而圓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不危其真，葆光無乎不藏，天府也。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通。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為心，是非為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孰所礙。至言無不當，有常孰為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不論，理存則事遺也。六合之內，聖人不議，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無言也。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褒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不知也。大道不稱，謂無所不宜。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乃破觚為圜之義，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忮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道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敖，不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

於安佚，有性存焉，堯欲克而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為樂。舜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敖似是寓言。

《鬳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為至，纔到分辯，則是胸中無見，故有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嗛，滿也。以廉為廉，則意自滿，不得為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敖，事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寘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敖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陳碧虛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敖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堯攻叢支胥敖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❶據郭注『施』字當爲『醜』字。
❷衍『有』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齊物論第二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乎？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❶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為有知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為正，凡以遣其為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沍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為是，則無非。以非為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儵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情所稟，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為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人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有真知。齧缺復以至人為問，王倪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遂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鬳齋口義》云：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如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諸解於齧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殊而嫌隙生，以至肝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有真知。齧缺復以至人為問，王倪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遂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如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

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無謂。是以言之者，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

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違，心至足故無求緣，乃能默時說，說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乎聰，瑩主乎明，謂黃帝之聰明乃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胥之合者，為之滑亂而涫者置之使各盡其極，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齊而不廢吾心之平等。故愚芚不別，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己絕物，未嘗忘務而不應，不以物累己，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為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為孟浪，則不及；瞿鵲以為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以與此。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為混成也。夫安置其滑涫，忘其違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芚，灰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木❷為無着，一生之內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為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為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尊己為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為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雞，造炙須鴞，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今見末而喜者，早計輕悅音脫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為其胥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涫，忘其違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芚，灰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木❷為無着，一生之內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為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為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尊己為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為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為衆人道，如胞之合者，為之置世之滑湣，使各盡其極，而不以縈懷，若臣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湣，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殽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為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悦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强立覺名，即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着。愚者之竊竊然自以為覺，亦夢也，直為其有是夢，故吾不為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不得已而有言，蓋為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

趙虚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梧平時告瞿鵲者，瞿鵲以為妙道而長梧以為孟浪。瞿鵲未免有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宇宙、《膚齋口義》云：孟浪，不着實。聽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未造此而遽以為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為門户，也，而自為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坎離為轂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以破悦生惡死之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遞為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説，皆曲盡人情，則知衛玠謂以隸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愚芚，則之問，樂廣之答，未為深達。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載，周之尹氏大治産，夜則夢為人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僕，其役夫夜則夢為國君，夢中為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君、為牧，若固有之此語是夢亦是夢，揚子雲，必知我之意。

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是夢，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及，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説其名為吊詭，言舉世為夢幻眩惑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自以為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履未充，徒歎羨其美，是為太早計，猶見卵而求時夜也。予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為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則可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為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胎合自然者為之，滑涽於俗者置之，從徼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生死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也。

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開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俱是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同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林疑獨註：莊子盖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為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為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辯則不悟，對辯不已，黮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戇，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走者宿穴，各安

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辯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為人言，言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啐啄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不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舉世不相待而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强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鬳齋口義》云：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便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遥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備悉，獨化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知也。而待彼也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一節諸解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所能及。鬳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立說尤長。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己。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為蝶而不知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説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有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説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有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蚹蜩翼，

所以然不然哉？蛇蚹、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為道者，撄實而不撄華。迷而通物者，撄華而不撄實。蝶之為物，撄華者也，而周夢為之，是為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撄實而不免撄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蜕蜩殼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氣也。昔為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為周，豈非蝶之氣一也。夫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已而不遷於物。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為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革，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起，必有形者存乎其中。蛇籍蚹以行，蜩籍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蚹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然則有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形而形，又待造物形之為形，猶蛇蚹、蜩翼而已。蛇、蜩既蜕，而蚹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不一言之。有云：子，蜩甲也。蛇，蜕也。與此蚹、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邪？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須有箇分別，到此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蛇蚹、蜩翼，或謂蜕甲者，不若齟齬之說為優。蓋蛇籍以行，蜩籍翅翼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樂篇》載鳥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盖翾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形分多類，咸禀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糺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盖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熟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❶依趙諫議本應補『飄』字。
❷『木』爲『本』之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携輕，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絶脊，未足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為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為常，是乃刳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為善不近於刑，為惡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券内而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趎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内我以為主，外物以為賓。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為常而不為已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為善未嘗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重增其僞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文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無為惡，由正以為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以為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為善則有無窮之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為，善亦不必為，為則有心矣，但當緣督以為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為經之義也。奇經八脉，中脉為督。林氏《庸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終於危殆而已。

為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遥遊》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為於無為。豈淺識所能窺哉？

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為於無為。豈淺識所能窺哉？

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為於無為。豈淺識所能窺哉？夫人而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為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為怒，蓋天地無心，寒暑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藏，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為善、惡而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為之善惡。至若四凶之惡而帝堯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見矣。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

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切當。盖人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壬脉為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注》。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❶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橫絶也。有卻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骱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

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

新發硎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遲，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害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剉。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骴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

新發硎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遲，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害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剉。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骴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

新發硎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遲，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害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剉。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骴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刺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骸立解。所以言其技之精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心為之怵，視為之戒，行為之止，動為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年若新發硎。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善養生者也。

《虡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桑林》、《經首》，中音，言合律吕。《桑林》言牛身可解，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用刀也，未嘗經涉肯綮之間，而況大骱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刀之神自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其若新發硎，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戒謹，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内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沉寂無為，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為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再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難為，故怵然為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論意亦同此。怵然為戒已下，趙氏點句獨異，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刖。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為命，則知獨者非我也。夫逍遥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呂註：右師，盖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蘄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遥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宫、簞食瓢飲，以為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為物，資養於澤而憂畜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盖處世而與物遊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為惡近刑，人也。有與，猶相與，今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令盖禀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己醜也。久矣夫，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惑其所由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也。

趙註：右師，矇瞍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為，因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害己也。慮患如此，豈料寘身樊籠，為人所畜，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

鬳齋云：右師，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刖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

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為，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趼，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刖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蓄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為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為樂，畜樊為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❶依下文當補一『全』字。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養生主第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户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

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馳騖於憂樂之境，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為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為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為非友，弔焉若此，為不可也。始吾以為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為遁逃自然，倍益哀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遁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為時，適去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為縣，無生為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為薪火傳，不知其盡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堯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忘生人？何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胸中為哉？夫大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雖天地陰陽，不得為之父母，而世之昧者乃執子

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故不蘄人言而言，不蘄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不以為樂，適去不以為哀，所謂安時處順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為薪，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虞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為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為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為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旨，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鑽日擊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旨，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鑽日擊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

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醮，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説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人間世第四

顏子❶見仲尼，請行。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諴，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熒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擎跽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若然者，雖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正，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患，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菑之，苟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使汝目眩、色平，自救不暇，乃釋己以從彼，非唯不能救，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事感己，淩挫以求遂其侈心，將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為菑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仲尼猶以為未可，為其政與事不冥也，雖未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乎澤至於若蕉！屯膏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而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菑之也。觀其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鬥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

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己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己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為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者，密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叢枝、胥敖、有扈三國相攻以求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之；亂國不能化，興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子又告以端

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救。先存諸己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能達人之心。未能如是，徒以心者，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為，而足以研有為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弊以天下為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為以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為以應物，將欲救衛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譏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己，抱一也。後存諸人，為天下式也。存諸己者未定，則雜；暴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

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故曰窈冥無形，中有精焉，其精甚真，中有四時之信，乃道真精之信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舒卷兮，與陰陽俯仰兮。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通玄經》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恍恍惚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通玄經》曰：惚兮恍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惚，其中有物。

《通玄經》曰：恍兮惚兮，其用不詘兮。

窈兮冥，其中有精，

《通玄經》曰：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

其精甚真，

《通玄經》曰：必得陰陽和氣之精，天地萬物方能生成。

其中有信。

《通玄經》曰：夫道無形，其中有信。

《南華經》曰：夫道有情有信，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通玄經》曰：四時為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

以閱衆甫。

《通玄經》曰：道者立而生萬物，故萬物之總，皆閱道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陰陽四時，生成萬物也。

##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此章《南華經·天地篇》言：古之畜天下者，一人無欲而天下足，一君無爲而天下化，一主淵靜而百姓定，通於一，萬事畢。是以古之聖人枉曲弊己之能，抱守一君之無爲治天下之法式，萬物自化，少則得治，不自矜伐於多能也。

曲則全，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屈寸以伸尺，君子為之。

枉則直，

《通玄經》曰：枉者所以求直也，小枉而大直，君子為之。

窪則盈，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窪下，以成其廣。服此道者，不欲盈也。

弊則新，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少則得，

《通玄經》曰：凡古之人事欲少也。所謂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事少者約所守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

多則惑。

《通玄經》曰：凡今之人能欲多也。所謂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能多者，無不治也，所求多者，所得少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多足以亂。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者君通於一則萬事

欲往，必有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為不可，衛君驕矜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且不入，以求勝，汝為其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口則營救解説，形必擊跽，曲拳用心以成順之。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死既衆説，則穀粟草木不得遂其生，澤外與之合而内不敢議，斯尤不可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知矣。强以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伐三國，言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人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虚照江南古藏本作衒，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其美，育，賣也，以貫乎？顏子謂吾將端、虚、勉一庶可往且不能堪，而況汝欲求名諫衛君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虚求合，内守勉而一者，詎自以為可乎？顏子又設三條庶可以説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法太多、終不安諜，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説皆是師其有為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僭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澤絶句，則下二字為句未人之前，菑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一，音義舊註以澤為野、蕉同樵，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多不可數也。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❶『子』各本爲『回』。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❶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遽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為知以知，為見以見，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未有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為而復乎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乎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

有得其所為使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可施而衆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絶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絶迹，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偽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為人使易以偽；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為天使難以偽。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為天使者也，其可容偽邪？人之有知者，以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目内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

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為齋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顏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内。故雖有思有為，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道註：有而為者，古人嘗難之。詳道註：有而為者，古人嘗難之。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此而有思必齋，有為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非天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則偽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顏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内。故雖有思有為，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有為以歸無為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為以寄有為也。天❷不行地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為人之所為，人使也，故易以偽；為天之所為，天使也，故難以偽。鳥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之所服行終身者也。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櫪，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間事物無緣染汙也。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閱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徵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之所服行終身者也。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櫪，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間事物無緣染汙也。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閱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徵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間事物無緣染汙也。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閱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徵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間事物無緣染汙也。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

為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為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絶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偽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處必有光入，以彼闋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内通於心；我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内，若無所聞見也。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

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顔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顔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顔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諜，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顔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絶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諜字，以間諜釋之不通。鬳齋訓安為近。按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文，解者或分析立説，義不貫通。今摭其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静極無為，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静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静鎮百為，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顔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顔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盖平日心傳内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為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為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盖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歡者。以成為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之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不擇地之夷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罹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而一皆安之。所以為忠孝之盛，則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

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毀，故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成為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食粗而不精，故其爨也用火不久而

不思凉，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内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為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復顧其身哉？

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為，事君第一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為，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為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碧虛註：爨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内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為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爨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内熱之病而胸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悦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於其所難

碧虛註：爨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内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

庸齋云：為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為，事君第一安乎命義可也。

安而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

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❶依郭象注，『有』字下當有『心』字。

❷『天』爲『夫』字之誤。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而不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湎淫佚❶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蹴獸窮地，意急情盡，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對之。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詣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

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為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為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為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鬥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偽，奇樂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茀鬱，疵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為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冥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為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歟？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為者，不得已而心不為之動，也。緣督以為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為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為以報人君之德？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庸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用奇巧者。招飲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亂，載號、載呶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己。作為以報，則偽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纔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乘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為而後友❷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之

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説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唯疑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為之説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絶。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

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邪？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睫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不乖近，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之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疏、利、害也。與之為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今知之所無奈何而强當其任，猶螳螂蜘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

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為嬰兒以至於與之為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盖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禀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内，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内，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為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為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為，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螂怒臂，戒顔闔勿攖其鋒。養虎、養馬，俾顔闔導之以理也。

詳道註：臣人易，傅人難；傅人易，傅太子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内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内直則不失己。就而入，則與之為無方，而危吾國；和而出，則與之為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之為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槩同前説。

碧虚註：相與為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己。唯善歙張之權者，斯能傅之。若省己過，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則同惡，為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自矜，為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歙張、予奪之道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疏；心和濟其所不及。和猶和羹，非以同為和也。雖若是猶恐不免，就而入，則逢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惡，顛滅崩蹶，是淪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名而掇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乃為至也。螳螂、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同。

鬳齋云：其德天殺，言為天所銷鑠。無方，無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己以律人

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而內調和，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為一，是就而入也。調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容無知妄為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到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螂怒臂，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明。

觀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以命義大戒，終之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者一等矣！蓋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委身為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闔則既知崩聵之不可傅而欲傅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己，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傅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❸牛，潔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櫨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❹，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為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不全之論，非為傅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

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為匠伯器羣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為舟則沈至為柱則蠹，此所以為不材也。櫟之不材是木之質，則櫨梨橘柚乃所以為文，折泄掊擊以文滅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為予大用。使可以為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為社者固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己者以己材為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乎？彼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為社，豈有翦乎？則為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為保，而彼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仁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櫨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為匠者睥睨，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為不材，此無用之用，實為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若此大邪？子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為物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疾取無用而又為社邪？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為不知己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為保，衆以有保為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識，幾為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為大用也，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尚以為良材而託社自茫，匠石謂彼社直來寄木，非木求為社也。以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逍遥遊意同。《庸齋口義》頗類吕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為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

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櫏❺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郭註：天❻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柏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狙猴之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

解，祭祀，解賽也。白顙、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為大祥也。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蓁。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茫籟。巫覡嫌病物不殺，神人以淪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荊氏楸柏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顙、豕之亢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虞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荊氏之地宜楸、柏、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古巫祝書名。《解》之中有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蓁。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茫籟。巫覡嫌病物不殺，神人以淪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荊氏楸柏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顙、豕之亢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虞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荊氏之地宜楸、柏、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

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狙猴之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為所不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墮體黜聰，忘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為美，而不知德之為累，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盧齋云：會撮，指天也。挫鍼，縫衣。治繲，浣衣。鼓筴，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

❶郭本『佚』作『液』。

❷『友』字應爲『反』字。

❸焦竑《莊子翼》附《闕誤》引稱『蔽』下有『數千』二字。

❹諸本『則辱』前有『剥』字。

❺據盧文弨校勘曰：舊本『禪』從示譌改正字作『樗』。

❻『天』字郭本原作『夫』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為之至易，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自得，故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己而成物；聖人生焉，則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大於是。其為物也，自無為有重如地，而人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己，畫地而趨不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如往，唯曲乃所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

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却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為事？特因時乘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援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絶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至畫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虚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無為之士。不避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為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道尤危。迷陽，謂晦明則行完。却曲，謂退身曲全，安於分内。木、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言鳳出非時也，人處斯時僅免刑戮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人惡有其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愈出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却曲、無傷吾足，諸本皆已乎、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

盧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為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殺戮，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却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言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却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却，多音隙，獨碧虚如字。復正經文，作却曲，却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不可不盡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為善美矣。是以顔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以資驕志、攖暴行邪？顔子又陳端虚、勉一、内直、外曲或可自

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從之遊者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

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❶。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❷，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

王駘形毀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❶。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❷，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

王駘形毀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

視死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己也，夫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柏；人皆自正，非為正以正之。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宜。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為趨之也。幸自能正，非為正以正之。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為喪也。幸自能正，則無羨大聖而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

以不失會為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肯以物為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為死生而與之變？孰為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宜。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為喪也。幸自能正，非為正以正之。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為趨之也。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宜。

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心與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

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

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

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為幸而正衆生哉？

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

然而喻，學者亦默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用無知為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其宗也。

楚、越相去蓋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而又使物忘己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為己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為最之？答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衆止。

松柏獨正，淩霜雪以冠衆木。莫非木也，而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己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況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為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詳道註：德之充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王駘德充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變，覆墜不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者；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柏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此全於道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

詳道註：德之充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王駘德充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者；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柏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者；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柏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者；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柏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

哉？觀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絶衆心也。植物産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柏。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己以正，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聚，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哉？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人則任己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下而往從焉，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為喻，肝、膽、楚、越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為己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

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為道之要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為如何。又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為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為句，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革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虛齋以假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音格絕句，蓋本於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刖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為不當亡者衆。默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彀中，雖張毅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内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産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吕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産悦執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為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而不免焉之譬。不中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内，未嘗知吾兀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産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為喻而責之；子産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争，猶與堯争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為己當存兀，忘德忘形者也。

寡：言子産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者之德；又謂與堯争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為彀中，喻己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則釋然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兀；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言寓於形骸之外，言爾為爾、我為我而不相知也。子産謝曰：子無重陳，我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為逆旅。子産挾貴以驕賤，特全以薄兀，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知過矣。

虞齋云：與堯争善四字亦奇，言子産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為喻而責之；子産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争，猶與堯争善也。人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既兀，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為吾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説三等人。遊羿之彀中，喻欲全而不免，皆天命也。子産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為喻而責之；子産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争，猶與堯争善也。人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既兀，忘德忘形者也。

碧虚註：子産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為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説三等人。遊羿彀中數語尤奇絶！言人處世，動是

危機。彀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章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内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内者，無戚於外也。子産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内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或以此二句為指子産未能忘形取義差遠。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❶《闕誤》引張君房本『也』下有『正』字。

❷《闕誤》引張君房本『唯舜』作『唯堯舜』，又『幸』字上有『在萬物』之首句。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刖一足未虧其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泛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絶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諔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盖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蘄以諔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盖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所覬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為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以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為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為尊；即道觀之，名於身為累。故古之得道者，冥得喪於一，已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孰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疲薾而不知歸，窘束而不自適，重囚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蘄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為。安在其為孔子哉？

碧虛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矣。仲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為，彼蘄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為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産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贏糧而趨之，此所謂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鬳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賓、恭

謹、諔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言名為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為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之道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經月已覺其有

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汜若而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嬰者，武所資，戰死則無武，嬰將安施？採擇嬪御、燕爾新婚，皆以形好為意，故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有。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絶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始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在新戀故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戰死則無所事嬰。刖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其形，所以為千變萬化，而湛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閑豫，不失其兌，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内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禄，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為至賾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則分外，故知不出乎四域與物為一，故以物為事。雌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無幾何而行，窅然喪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在子，相與為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以去之。戰之有嬰，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事嬰。刖者之不愛其屨，喻君子以才德為類，而不以形骸為愛。形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戰死而無用嬰，刖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德為本，非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蓋擇形全者為用，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命行，日夜相代，知不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無卻，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為春，是與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内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萬物皆備則成，萬物為一則和。德者，成和之脩。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兌悅，日夜無卻，忘變之至，與物為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之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詳道註：王駘以兀而取物最，哀駘它以惡而物不離，蓋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貌者，才全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鳥獸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母愛以使形為本，戰者以勇為本，行者以足為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為才，才全則入而為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亡以至不失於兌，不以物易己也。自日夜無卻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己忘物也。執民之紀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內保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孔子始為君臣，而終為德友，其悟也蓋亦微矣。

碧虛註：權勢聚祿，可以活人，故衆惡人焉。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為妾，喻弟子歸之。今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為丘也。己，性也，生則己類，死則失類，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豚母亡其己性，豚子失其己類，故棄位聚祿，喻道濟天下而為素王也。而走，喻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翼以旌武，屨以飾足，戰死、刖足皆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忘其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為塵網，凡涉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然猶為方內食於死母，少焉覺非己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之士，彼遊方之外者，脩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絕得已哉？戰死之無用翼，猶刖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其所問也。炎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兌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物之盛，為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水停之盛，天下為法也。德脩而成和，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

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為德友也。

虞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漚鳥不驚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喪，猶刖者之屨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内而不在外。嬪御、不事脩飾，翦爪、不穿耳，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命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胸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卻，言日新不已，與物為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内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説。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妄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不去窗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德充符第三

闉跂支離無脤説衛靈公，靈公悦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瓮大癭説齊桓公，桓公悦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物無妄然，皆至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掘若槁木，故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夫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秪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

吕註：無脤、大癭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為孽，孽非本榦也；以約為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為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為商，非所以為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体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

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為人者足矣。奚為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為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内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静，乃據梧以求静，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為使形為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為孽。約者，物之束，故為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為接。工造器，以營利，故為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為，聖人則不謀不斲，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為四者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用人為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倚樹據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堅白之掄，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而無乎不為，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逍遥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謀而出，約因斲而興，德因喪而有，工因貨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目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選於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虚註：二君之中其説忘形而未能忘德也。聖人遊於志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而不自矜。故勝孽蕁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植貨財可❶用商。已上四事，百❷天然而養者也。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喑醷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强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脤、大癭形惡可知，二君悦

之而視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於斯世，慮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慮德不足以及人，教以貿遷有無，聚不貨也。眇乎小哉，形也。謷乎大哉，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為人，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為聖，則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無此四者。故曰不謀、不斲、無喪、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警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為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鬳齋口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為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天爵。德知，前論皆以為美，此則以為惡，鼓舞其筆有失點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謷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以己之性情，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必不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遥以觀其變，行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奥，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

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為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存，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脹為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為尤詳，至取殘兀髑惡之人以摽論本，蓋所以為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

❶『可』字應爲『何』。

❷『百』字應爲『皆』。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天❶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象註：知天之所為，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不為。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准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謨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非恃其為，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謨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假於道，若此之遠也。

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無與焉，所知也。為之飲食，為之動止，皆所以養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人之生也，凡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准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謨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非恃其為，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謨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假於道，若此之遠也。

吕惠卿註：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無與焉，所知也。為之飲食，為之動止，皆所以養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人之生也，凡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准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謨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非恃其為，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謨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假於道，若此之遠也。

吕惠卿註：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無與焉，所知也。為之飲食，為之動止，皆所以養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人之生也，凡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准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謨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非恃其為，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謨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假於道，若此之遠也。

呂

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兩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先之；不謨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為，命也；知人之所為，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義廢命，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夫知人之所為，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為，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為，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為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謨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而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為高，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

趙虛齋註：天之所為出於自然，知之所為出於使然，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

《盧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為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謨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而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為高，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

林希逸註：天之所為出於自然，知之所為出於使然，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

呂惠卿註：知之所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夫知人之所為，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為，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為，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為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謨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而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為高，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

陳碧虛註：天之所為，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為，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為而不空，人有為而不滯者，斯為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昇入太虛，胳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

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為，今言天之所為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為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夭，此特為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成喻盛大之是已。寡謂貧約之時，逆則害生。處時。處約，當以順，盛，當以謙，雄則禍至。謨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為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為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為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為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其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無不適也。夫物之

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為之主。屈服者，為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嗌言不平暢而若哇。嗌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面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翛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

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訢、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翛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道。無為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為道者無悅惡，自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祥。此真人之行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嗌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為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

鬳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為構而不以心鬥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典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奧學。南華為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盖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

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閼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為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嗌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徇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為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頯然，大朴之貌。體道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温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煖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凄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❷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林註：其心志，忘己也。其容寂，忘形也。凄然似秋，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為而為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身作偽，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詳道註：内無所汩，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容寂。殺非為威也，生非為仁也。其顙顙然，則不為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為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闇於利害，則情偽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己，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狄之徒是也。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如顙之不動，敦兮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内利。慎内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偕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志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顙顙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為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為賢。利害不通，不足為君子。行名失已，不足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性而通物之性，盖出乎自然，非用心而士。有所徇而亡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狐不偕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

虞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己則無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偽者，受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自適者，其唯真人乎？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

❶『天』爲『大』字之誤。

❷據經之文意此『人』字爲『天』字之誤。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警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以禮為翼所體矣。克己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為翼以行於世而已。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邴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崔則迫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不失己也。人之所畏不乎止我德，故警乎未可制。終則退藏

於密，連乎好閉，悗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為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為時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德為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詳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疏。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湊乎進我色，嗇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謷乎、謷乎、連乎三者，至為去為也。悗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為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𡸁音粉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為勤行者，是睹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沖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邴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湊乎、與乎，言其温顏教育。厲乎、謷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閉、悗乎忘言，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以知為時，動靜不失其時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知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人也。與之者無足也，以德為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人無為，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為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觚者，有若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而非夸也。邴乎、崔乎，外洋洋見於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邴乎、崔乎，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湊乎進我色，安安而能遷。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謷乎未可制，廣矣，大不可開。悗乎忘言，默而成之也。

刑、禮、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德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人也。以刑為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為翼，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為時，動靜不失其時也。

以德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人也。以刑為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為翼，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為時，動靜不失其時也。

乎，密也。好閉，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悗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為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為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邴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滀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韜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閉，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生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為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真❶君命而已。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

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為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為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為而為者，天。死生之相為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

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死生聚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無死無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冥為一致。其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為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為吾之所自生！其為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為勝乎己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雞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跂踶為仁，蹩躠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為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冥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為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為徒。與天為徒而不失人，與人為徒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為天也，而在己之天不知愛，可乎？卹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為父，以君為尊，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為勝乎己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而不知所謂卓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為；死生相代，命之所為。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説，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為天也，而在己之天不知愛，可乎？卹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

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庸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為徒；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為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為；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譽亦無毀，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己，而身猶死之，況己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於江湖為何如哉？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❶善老，善始善終，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❶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

❶『真』應爲『直』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大宗師第三

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而無係也。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❷莫大於變化；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得所一而藏於萬物之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為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目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為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冥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為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

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遯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為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遇耳，何獨喜之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其形者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其性，故可為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詳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為可惡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為可樂矣，而人惡之。此無他，無道以善之也。道之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豈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遇哉？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

非可見也。有力，非可禦也。舟之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為有力者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為靜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為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而化，特累於物而淪於小者而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為有形故；我本不勞，為有生故；我本不息，為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樂天為善吾生，知命為善吾死，又何咎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為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覺也。夢為鳥而厲天，夢為魚而沒淵，所化無極，樂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造化則物皆存矣。人之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人皆以有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死，行必有歸。造物能此，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

趙註：生為行人，死為歸人。生必有形，形必有死，行必有歸。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一六

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為有力者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為靜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為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而化，特累於物而淪於小者而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為有形故；我本不勞，為有生故；我本不息，為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樂天為善吾生，知命為善吾死，又何咎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為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覺也。夢為鳥而厲天，夢為魚而沒淵，所化無極，樂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造化則物皆存矣。人之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人皆以有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死，行必有歸。造物能此，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

趙註：生為行人，死為歸人。生必有形，形必有死，行必有歸。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碧虛註：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温，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

逝，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為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恒久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為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善老，於義為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恒久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為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

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狶韋氏至於傅説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為大宗師歟。

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為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為，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輸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静曰復命，自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神之在人為鬼，神之在天為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生為不生，在老為不老也。自狶韋氏至傅説，總論得道之人，意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斗，為天之綱維。堪坯❸，神名。馮夷，水神。肩吾，製名。禺强，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傅説，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之，無泥其迹也。

詳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然不動，無為也；無為故無形。《齊物論》云：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上下無常存，非可以高深言也；變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狶韋氏以至傅説，言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為大宗師之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為，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鬼為陰主，帝為陽君，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為其有神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為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固不可以心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狶韋至傳説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

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申言道之功用，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虞齋云：前段不説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説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關尹子·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故不知其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自猶韋氏以至傅説言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叙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吊詭，輒陳管見附于條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説；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❶「夫」爲「天」之誤

❷「有力之大」郭注本原作「無力之力」。

❸「坯」乃「壞」之誤。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内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❶，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

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縈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參寥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稺。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於有身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生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毀也。夫物為物所攖，則動亂而不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自聶許至於謳，行而寧，唯道則攖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貳本。洛者，出書之地。誦者，記習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於有身而入於無為，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為道之極致。夜氣存而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生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夫物為物所攖，則動亂而不寧，唯道則攖而後成也。副墨，翰墨之貳本。洛者，出書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謳，見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所以絶有，二所以絶無；寥者，空寂之名。而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

必有漸也。

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為一時，通死生為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攖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而生生者不生。其為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攖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蘊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外天下，則外物，明緒餘之不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悟喑醷音憶之虛幻；足顧；外生者，悟喑醷音憶之虛幻；朝徹者，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通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生之妄者速死也。物縈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謳，則詠歌。玄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既能外生，罔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不必强解，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胸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無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攖擾汩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依文而讀，是攖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睹物之所不睹。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為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為恩，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為攖寧。郭氏攖同縈，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攖拂其心者，衆人則攖之而寧。攖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奇。後文副墨至疑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閑而無事，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吾何爲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閑而無事，是以雖跰躚而不害於鑑井。鑑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予爲此拘拘，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祀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不窮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爲一體，遂與爲友。自曲僂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跰躚鑑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茲嗟嘆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臂爲雞、爲彈，予因而求時

夜、鴝炙；浸假而化尻為輪、神為馬，予因乘之而不辭。蓋隨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輿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吾何惡哉？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為雞。得為可樂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為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基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矣。左臂為雞，因而求時夜、鴝炙、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浸假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容心哉？

趙註：子輿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為雞。得為可樂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為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基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矣。左臂為雞，因而求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

下文郭氏從有沴為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閑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囿形天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若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閑無事，跰躠鑑井始嘆為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為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為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心無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有以結之，唯順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

司晨。右臂為彈，因而求鴝炙。尻

而泣之。子犁往問❸。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知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為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可以踊躍而必為鏌鋣，凡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耳。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之聽，何異乎蟲臂，怒之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譬冶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為鏌鋣，凡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耳。

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之冶之金，人必以為、奚以汝適邪？夫躍近吾死，若不聽而抵捍者，是自悖其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為爐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冶鑄金，範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魂交哉！成然寐、蘧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寤寐之從容，不為之變也。殊，寂寞之性一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趙註：奚以汝為、奚以汝適，言無所《齊物論》蛇蚹、蜩翼義同，言造化之用汝也。將化為鼠肝蟲臂之微，不變無窮，人所不能知也。鑄金為劍，唯大冶之所可知也。

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於陰陽，奚為；犯形為人，唯化工之所命。為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矣！

或為鼠肝為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寐，全歸之義；蘧然覺，蘇醒之義也。

盧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之，罪在於子，彼何罪哉？

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絶，賈誼：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自此中出。成然寐、蘧然覺，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譬夫躍冶之金亦秖以異而鏌鋣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況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❶聞一多《莊子内篇校釋》據成疏之義，蠭『守而告之』當作『告而守之』，可從。

❷『閒』爲正字，『間』誤。

❸『問』下脱『之』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内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❶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為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情❷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吊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以生為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禮，使人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死為樂而不足所在。聚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為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為徒，故以死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徒而欒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網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雖為世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吊，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生為附贅懸疣，則以生為喪而侈之。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以死為反而欒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

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為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為己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天刑而不必解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為之心，無相為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常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為人，所以發猗嘆之聲。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己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子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氣之聚。決疣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為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之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為。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為，若夫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為者，自為。自與則自治，自為則無為，此所以為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

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曲，鼓琴相和，非為桑户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躃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為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内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為水漚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為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墮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虚無，入於空洞，溷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為繁僞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自依為務，而以依聖迹為戮辱，故雖聖賢趣異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内也；相忘於行路，由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僞，此其所以異也。

齊死生，此則有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真為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内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穿池而養給，求安而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内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僞，此其所以異也。

虞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為於無為，登天遊霧，撓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壞沐槨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修禮法者也。前章但能忘於波瀾，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事而全生也。順窮，即不忘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壞沐槨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絶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為人，即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疣癰，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為身之論。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遥，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内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為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為於無相為，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遥物外，何所終窮哉。

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為贅疣，聽其懸附；死為疣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混内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子何方之依，夫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内者，亦安於方内而已。至於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但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絶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各異也。

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自是其所以乃❸。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為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之所在！夢為鳥，夢為魚，無往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為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為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為樂，為人為歎，則未為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為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為鳥、為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為覺、為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為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為鳥、夢為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為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為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情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道而已。又安知有係於世皆夢也，及其既覺，死生不以形為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為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己視為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為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為鳥、夢為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為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為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夫安生安死，何簡擇之有？孟孫所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為一也。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情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道而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徇於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心，則不以形為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為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己

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强為適則不至於笑，為人笑則不能排而去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遠而與天為一也。

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為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略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者，化物既為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為人哉！今將不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為人哉！今將不化也，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哉！形隨化遷，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遷徙為棄物。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説文》：乃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之不易也。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為魚鳥而厲天没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着。孟孫氏安於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為一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虞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混冥而不一也。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推排，不怛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徒也。

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為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而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自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宅，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

子鼓舞其文，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為蝶，與蝶夢為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為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懾，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户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蹔踊哭泣而為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死者免於驚怛，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則蜕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内，形移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

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内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强，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人之哀樂，係於造化之推排。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内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❶《闕誤》引張君房本，『待』作『侍』。
❷郭注本『情』爲『形』。
❸朱桂曜《莊子内篇證·補》『乃』作『盈』。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不然。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郭註：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窮理。堯，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皆自成，亦有須冶煅而爲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爲？遥蕩，遠泛。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貌。意而既悟爲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整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爲，師於無庸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黥劓，使其始不能無用知也。則其始不能無用知，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謂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遥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特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鑪所以鎔鑄，錘所以煅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心以隨先生之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及是非。仁義者，道之無爲邪？夫整澤萬物，長於上古，刻

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仁義之害猶黥汝，是非之害猶劓汝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者矣。許由謂仁義是非之所盲瞽者不是以見道，意而謂美、力、知者冶煅而去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用日藏。非遊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鑿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也。

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為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鍛鍊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為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旦性之虛靈，黥劓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黥劓之詬，得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堯既以仁義是非黥劓汝之身，無復有彷徨逍遥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胸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為喻，言一經大冶，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黥不則已逸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内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為，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勞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内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

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内之學也；遥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

意而為方内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内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意而為方内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道。吾所謂仁義，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

範圍曲成，非巧也。亘古窮今，非老也。

當於此而遊之。

虡齋云：遥蕩，放蕩。恣睢，縱横。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願乘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説出本篇大宗師，蓋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吾之所遊者，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

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遥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為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成於不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



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遥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為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成於不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

忘之矣。墮肢體，黜聰明，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為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也。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虞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於坐忘，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為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為未，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寓以遊世俗而後為至也。然恐學者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人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為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則亦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為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為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為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為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為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為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

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

儻也。趣舉其詩，不成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

盧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趣舉其詩，情隘而辭蹙也。父母豈絶。求其為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篇》矣！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使子輿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其為道也。至矣！宗師則為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虚而不華，悗乎忘言，誠若無為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至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邪？子桑戶，以涉世為極乎内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處玄宫，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為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反、琴張弦歌而吊桑户，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

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厲天没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為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為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己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❶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邪？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則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絶有虞之世也。

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為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以己為馬，以己為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偽，惡知不仁之為否而入於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為善而要天下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于，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己為馬，或以己為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為内，知之為淺。故齧缺因悟，外；不知為深，知之為晚也，有虞以仁為善，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趙註：子何知乎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為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為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泰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為牛亦可也，以我為馬可也，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聽，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無一毫之偽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泰氏，猶堯之於許由也。

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不漓。故曰：未始入於非人。秦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為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

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泰氏喻無知。臧人以要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有善惡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庸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泰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筆。以己為馬，以己為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聽，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偉歟？故齧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

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臧，則是借臧為藏，而無以藏代臧之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為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注：君人者，聲為律，身為度，而用人惟己，則固有所謂以己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免為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成；使蚊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為，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菹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為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偽得矣，孰敢操奇器，以探我頷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蟲不若鼠之無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林註：用己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為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偽得矣，孰敢操奇器，以探我頷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己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治内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為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蚊蝱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為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虞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己，以身為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理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為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己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己從，非心悦誠服也。故接輿指為欺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内務，本於内，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為，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為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為句，林、趙從度為句，碧虚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己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吴門官本》作：以己制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存亡在己，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❷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

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

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為。斯足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逆，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

詳道注：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以應末，出晦以趨明，而問為天下，無名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為人，已涉於有事矣。故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壙埌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此氣字合以性釋之。順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為人，有意自造也。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蓼水，寥寞之鄉。造物者，覆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予猶厭之而超乎形迹。壙埌，虛豁貌。言我逍遥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

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為？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之，凡有心於為者，皆容私也。

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暴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為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懷寶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❶依郭注之意，『藏』作『藏』。

❷世德堂本『豫』字作『預』。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 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鬻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脩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物皆自以為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彊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自出。學道不倦，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彊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貨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彊梁，則與能如嬰兒便而招繩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有，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為名，化物而不自以為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猿狗以猶以技係交易而牟利者也。豈惟勞形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為應帝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疏明為問，答以如是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彊梁，不

容惡也。徹通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虎豹猿狙喻以能召患，似不自已。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強梁者，剛果敢為。物來能明，力行不勘，如此可比明王否？答以道尚柔晦無為，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為才所累。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掇禍，不足以治天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為。老子則安於無為，故答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弗恃以為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即孔子贊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者也。

虡齋云：嚮疾強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語，猶漢云鬼薪。授❶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之之甚也。子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不自己，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章聲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強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倦為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蹴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而老聃所論者心。蓋子居所論者迹，而心迹之判久矣夫。

執簙，說之不通，簙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❷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鄙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鄙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睹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生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胸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止也，因以為茅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雌無雄，何由而卵。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一，所以為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覆載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為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者，至虛而中。莫勝，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為之變也。

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凝。天壤者，覆育之機，止水之淵是也。覆育功見，所以應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太沖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凝，所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至於未始出吾宗，至於太沖莫勝，則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機，鯢桓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為鯢桓，其淵一也；壺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為太沖，其道一也。其人是誰是何，順從。彼且為波流，因以為弟靡；彼且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此言善觀水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自知不足。

為其妻爨，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故無内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虚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猶有雌無雄，奚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為有而與物亢敵，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為壤，見其神采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宇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無比儗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内澄，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未，汝固以為得道與！衆雌無雄而又奚卵，言有形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為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者，蓋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為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覘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虡齋云：文喻外，實喻内，汝未盡見物為芻狗而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為弗活；再見以為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可以形見。目❸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有動，衡氣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為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者，蓋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為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覘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虡齋云：文喻外，實喻内，汝未盡見物為芻狗而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為弗活；再見以為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可以形見。目❸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有動，衡氣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無比儗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内澄，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未，汝固以為得道與！衆雌無雄而又奚卵，言有形

震，不動也。不正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閉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為弗活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為有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為不齊也。鯢桓、止水、流水，釋氏皆以為觀名。雷❹，信也。壺子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之所以示三耳。者，皆此淵也。九淵，方示其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名。頹靡，拉扱。波流，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為其妻爨已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贅釋。李士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二一　一三九

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虛之至。故莫窺其朕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隤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加小卜為無古既字。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注同頹，未詳所據，今依《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

❶明正統道藏原本，作「技」，是也。「授」，顯誤。
❷《釋文》引崔本「正」作「止」。《闕誤》引《江南》古藏本「正」作「止」。
❸《莊子盧齋口義》原作「自」字，「目」字誤。
❹「雷」爲「審」字之誤。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 應帝王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則我無慮

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而不傷。至人無争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夾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為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為名尸則形必瘁，為謀府則神必殆，為事任則才必竭，為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也。

鬳齋云：無為名尸，為善無近名是也。無為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為事任，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為知主，人雖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為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為有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一為虛字結之。用心若鏡已下數句，只是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説，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唯其不争，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盖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吕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喪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為渾沌，判而為儵、忽；其精在乎中，其粗在乎外；

分中央以為南也，此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詳道註：陰陽合而為渾沌，渾沌散而為陰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為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滅道；鑿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為，北帝寓無為，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空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兑，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吴儔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儵、忽之間耳。然則儵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為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目之聰明而强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鬳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以此形容。隳肢體、出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説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説，真奇筆也。渾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翻説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説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沖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為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儵化而為有，忽化而為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儵、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為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斬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竇開而沖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静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

極。豈以知治國，汲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為，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 國家者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蓍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憲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若，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儵、忽即有無異號，徼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唯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灌針，何怪乎七日而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淪激籟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逍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脉，為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儵、忽生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之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為真修渾沌之術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夥！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混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合者配于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糺過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

之極議，當歸之蘧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攖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内充者不假乎外，德盛者物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顔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筆而為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内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内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聰明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藏無多而多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侈於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

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為侈；出乎外者，內以為侈，此自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為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迹。形性，喻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人為，故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為，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為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贅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無用，贅疣之為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為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為有累也。

褚伯秀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是皆稟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故出乎性，而為生，德之餘。贅疣，之外，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稟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為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齕之，其為害甚，故真人善巧設喻以祛其惑；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贅疣之為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為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吕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騁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及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吕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為之太過以牧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為五色所亂，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為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白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

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各任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敝敝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為之累，故合不為駢，枝不為跂。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為之患，故臧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齕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饕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為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為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為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為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橫；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敝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言數窮，故楊、墨之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勞跂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為非乎？則楊、墨之枝不為跂，長不為餘，短不為不足。故合不為駢，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為駢，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枝不為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自在矣。

為恢詭憰怪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鳧鶴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役彼從己，役己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鬳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

合不為駢，枝不為跂，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纍瓦當是累丸。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為跂，當作岐。皆傳寫之誤。

南華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 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謂有餘，故啼而決之；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❶以此為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己效彼以饕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餘，故啼而齕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❶以此為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己效彼以饕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仁也而仁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義，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齕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而天下奔馳。夫待鉤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待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性以為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其也。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齕而去之，猶仁人憂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裂其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良由仁義之迹，故得緣而為偽，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待鉤繩規矩而正，曰削其性；待繩約膠漆而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呴俞者，仁義之迹。以此慰之末。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豈有所待而為正固哉！不知自然之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所以生而自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其所陳之餘緒而尊嚴其迹，以為天命之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至盡在此矣。操所以成性之迹，遂以成民性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其實

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心也。

碧虛註：刓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鉤繩？珠玉圓方，孰為規矩？松栢女蘿，孰為膠漆？連理合穗，孰為纆索？物材天性，皆由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招呼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鬳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强去，强去則為憂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規矩、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折呴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連連，自固。纆索，自拘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齕枝之謂歟！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剋，則人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

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❷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故為有為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瘢痍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往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瘢痍秃脛之變，其迹不變，手足瘢痍而居形不擾，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絶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絶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婿婢為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己為天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

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矣。伯夷死名，盖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盖不能强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羊從大為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穀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既彰，迹不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盧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為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偽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為是，而弗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為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殉者為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❶郭本作『正』。
❷正字作『問』。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徇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損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聖人此制行方且欲廉頑立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絶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為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王》矣！

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德者，任其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含其聰則反聽，含其明則反視，含其知則反照，含其辯則反訟，含其仁則反愛，含其義則反宜，含其禮則反恭，含其樂則反和，含其道則反德，含其德則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同於自得，可謂善也。莊子方言其迹不免於有為。

其明則內視；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己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為也。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著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臧於德者，以自得為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己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此養正性正命者也。

虞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者，皆為淫僻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之無窮；則涉乎偏徇而非道也。一有所屬，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己見，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外》、《雜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

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絶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君子小人均於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天下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顔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靮，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為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❶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强為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饑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善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遥於原野之間而不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雒而馬之死者十二三；饑渴馳

驟而馬死已過半。此皆尚人為之偽，以閼其真性故也。陶匠之治木埴，而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而世皆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治人之為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驁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虞齋云：義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窮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驁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虞齋云：義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窮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驁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虞齋云：義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窮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驁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橛飾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棄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驁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橛飾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棄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驁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橛飾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棄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之性而止，無吞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若之何？

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至色為采，聲應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之散。摘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者出，為仁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禮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槌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非人為也。填填者，實充乎內。顛者，真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逕，信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己，視己如物，物

遂性命之理而無夭閼之患，獸可係，巢可闚，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之散。摘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者出，為仁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禮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槌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非人為也。填填者，實充乎內。顛者，真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逕，信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己，視己如物，物

我兼忘，内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復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虚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争，羨由於民性得故也。碧虚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不善為治者，離道以善，懷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仁義；性情，固有疑弗信矣；屈折為禮，縱逸為樂，險德以行，沖和分裂矣。犧樽、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為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推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膚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闚，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于囿，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强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强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❶郭注本「驟」作「馳」。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❶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憤怒之狀。詭銜，自出其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已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轡而至盜者，也。馬知介倪闔扼鷙曼則馬之知而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之末，蹔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介間端倪，闔曲控扼，鷙則馬之很，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饑食渴飲，喜則相順，怒則相踏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顱象月，齊謂整飾之。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輗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闉者，志之窒；扼者，體不伸；鷙，如鷙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銜，自出其銜；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含哺鼓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之末，蹔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知，唯造父泰丙知之，不施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銜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

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鬥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虗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睨怒之狀也。闉扼，曲頸以扼拒。鷙，猛。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衙潛竊以加巒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衙巒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衙竊巒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為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甸匐重趼，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植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以繁且廣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之意既槩見，于此則上刻雒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戛睨，聲聲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鑒哉！次借陶植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恝然於世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首叙題意，以

❶『能』爲『態』之借字。



## 胠篋第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守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為大盜積，為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敗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縢、固扃鐍，以防胠篋、發匱之盜，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為大盜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胠者，潛開也。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揭而趨，向之緘鐍非唯不

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絶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為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守，謂保且齊國之創制者。積，謂裒斂寶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是知，本為鼠竊之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虞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絶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為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守，謂保且齊國之創制者。積，謂裒斂寶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是知，本為鼠竊之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虞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絶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為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守，謂保且齊國之創制者。積，謂裒斂寶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是知，本為鼠竊之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虞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絶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為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守，謂保且齊國之創制者。積，謂裒斂寶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是知，本為鼠竊之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虞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

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及為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闇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絶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非以虚谷而谷虚，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為彼用，是以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虚言也。唇齒，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掊摯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虚，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虚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

語。故竊之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皆大盜所資。為盜而至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為小盜，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夫子為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為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偽？人自襲其迹以為偽。所謂掊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偽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上相資，喻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已死，絶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争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絶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諰諰然唯此之為賴，其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權一墮姦人之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而操至權以斡萬化，故力退處幽密，而旋天地而世莫睹其機，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内，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之意。大盜不起，争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絶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諰諰然唯此之為賴，其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權一墮姦人之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而操至權以斡萬化，故力退處幽密，而旋天地而世莫睹其機，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内，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疑獨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知之出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聖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盜跖意。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之意。大盜不起，争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絶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諰諰然唯此之為賴，其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

疑獨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知之出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聖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盜跖意。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之意。大盜不起，争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絶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諰諰然唯此之為賴，其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

疑獨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知之出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聖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盜跖意。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之意。大盜不起，争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絶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諰諰然唯此之為賴，其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

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禁哉？

庸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為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絶。唇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為盜設，反為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簒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既為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為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為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疏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臣之幸也。咎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為臣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語，則說亦可通。據當篇本意，正考之前文，世俗所謂知、世俗所謂聖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悖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曷嘗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胠篋第二

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攓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僻亂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内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之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分，而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聰明各全，人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蛙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其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争，而斗衡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任其所能，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衆技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内視也，我内視，則天下含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其明；攓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匠之指可攓也。去其亂性❶之率，天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則失我，我失由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爛亂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内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之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生於心而已。受生有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受生有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得，故羣性無不適，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絶聖棄知者，非滅其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知，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破掊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之，乃欲焚破掊折而後已者，蓋欲斂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含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含其聰，則天下之聰皆足以自聞；人含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含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爍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爚亂天下。法所無用也。詳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後險，斗斛量槩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古不失為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為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乃欲焚破掊折而後已者，蓋欲斂其散而一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

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❷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嘻嘻之意，嘻嘻已亂天下矣！

郭注：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雞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贏糧趍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況於人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欲也，故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趍，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嘻嘻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雞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今贏糧趍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端耎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嘻嘻，多言者也。天下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悖爍，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悅役役，舍恬淡而悅嘻嘻，宜其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

二氏無為之治，以證今世為治者之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庸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趍之，暗說孔、孟在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者，曉然易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所不善在人者，所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己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庸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趍之，暗說孔、孟在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者，曉然易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所不善在人者，所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己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却以三代實之。《逍遥遊》曰：湯之問革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雖異，同一機軸。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樸，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却以三代實之。《逍遥遊》曰：湯之問革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雖異，同一機軸。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樸，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俗安居，何知帝力？鄰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趍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已知，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己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己自治也。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爍，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俗安居，何知帝力？鄰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趍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已知，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己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己自治也。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爍，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跖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絶聖棄知，掊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覬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喻，至《胠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

❶郭注原應爲『羣』。

❷世德堂本『民』作『機』。

---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故有誘慕好惡❶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争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❷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匈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静，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陽。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逍遥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悦。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静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懽悦意。喜則氣散而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虚，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始由於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鷙，行之尚異。天下因堯之迹而有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盗跖。既舉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為賞罰，況其它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為福而不為賊，莫若在宥之而

已。在則莫之擾，宥則莫之迫。莫擾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為善，必過於為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為賞罰，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寬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為而自治也。昔堯亡自存之道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譽之。桀無寬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而反傷人刑矣！喬詰，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犖，獨行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詐善衆。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嘩競逐，以勢利為務，何暇事恬愉壽考邪！

林氏《鬳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容自得。天下之人，性皆不悖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孤立。犖者，猛厲。皆形容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舉世皆以為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覬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諔詭而心則羲黃之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悦明邪？是淫於色也；悦聰邪？是淫於聲也；悦仁邪？是亂於德也；悦禮邪？是悖於理也；悦義邪？是相

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鬻卷傖囊也。不能遺之，豈不甚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為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直。鬻，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始尊惜之，齋戒至儛之，形容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為，則我奚為不貴愛以身於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為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為名。天下苟安其性命之在己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迹，則此八者始鬻割卷束，傖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儛之，形容其之何哉！夫君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為，則我奚為不貴愛以身於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

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若莊子為未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託天下。各有所主者，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默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強為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為神明，指蘧廬為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儛，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親。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莫能惑。藏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以身為天下，愛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為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有以適人，又何暇治天下哉？

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

林氏《鬳齋口義》云：悅聖之聖，近

似能字，猶言草聖，故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孟》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臠卷，局束。傖囊，多事。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以儛，不知手舞足蹈也。盖譏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説無為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擢，抽也，謂過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喻文采，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静不言。雷聲，感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為失，存之不為得也。若心有所悦，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臠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傖囊，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説。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儛，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為，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為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為，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傖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傖囊之囊附獰字條，引《莊子》為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搶攘，上音傖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傖囊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搶攘，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❶郭注本『惡』爲『欲』字。
❷世德堂本『夭』作『失』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 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緡綽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黃帝非為仁義也，與物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樸，任真者失其據，業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桁楊以接槢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攖人心；治而感之，則是攖之。排之

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冰，則非所宜攖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僨驕而不可係，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堯、舜為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攖人心，其旨在於絶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攖人心，以我有心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胈至規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絶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之情爛漫，百姓求竭，於是有斲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所以為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為以反其性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知仁義，則是遁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桀、跖使得為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所制縛，所以為囚殺。綽約多，而儒、墨猶徇仁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此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乎？椄槢，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椄槢。鑿枘者，鑿頭，厠木如柱頭枘也。嚆矢，矢之鳴者。桁楊，因槢椄而後成人心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為治者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性命不安其能勝天下之情偽乎？於陽交戰於一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於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民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椄槢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攖人心者，則天下治矣。

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僵也憤，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為天子，臧獲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相所憚。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內刑也；殊有外鑠則內刑至，死桁楊，外刑也。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絶之，戮者辱之。桎梏者，桁楊之梁，桎梏非桁楊，桁楊因桎梏而後具；鑿枘非桎梏，桎梏因鑿枘而後成。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致，故以聖知譬桎梏，仁義譬鑿枘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攖之而亂。排謂毀之，進謂譽之。炎涼其外，冰炭其內，機心一發即遍空際，成心縱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為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天也。償，同憤。償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股肱肉不生之意。脛無毛，勞其流放四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相欺，德異而真散，知無胈，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柴其內規流而民竭。故聖賢伏處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嚴由於攖撓，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間者，其楷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利，終成桁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咸服，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諔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在位，日約其法；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暴虐，豈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墨之爭而相疑相譏，性命之情到此都非曾、史為桀、跖嚆矢哉？

虡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既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觭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桁楊，械也。剛强之人或為綽約所柔，項羽涕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雕琢磨礱，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消磨了。焦火凝冰，形容其喜怒憂恐一俯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急如此。淵靜，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

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攖之足矣！何作為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為柔剛強之道，遂廉劌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觸，冰炭內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懸，不足為喻。此所謂儥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芒而得澹漠焉。黃帝為治，始以仁義攖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攖之愈深。攖之既深，犯之必至者也。上有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

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慎内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

呂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慎内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

呂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慎内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

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為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閑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曰：抱一，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載營魄，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隔，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真不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為道日損之意。多知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

大明之上，顯道也；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而以為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光以言天，土以言地，盖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為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為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不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蠹，故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此所以貴閉慎，而不貴多知也。陽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不覺也。人與造化為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殘乎？《老子》：道甚夷而民好逕，又曰：益生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摳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默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閉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者，陽之精；土者，

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為上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為常，則合其德。當我緡乎，與我合者緡而為道；遠我昏乎，與我遠者昏而為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蒂以存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而治天下，陽灾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强名道之精；昏昏默默，强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清則精不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蓋懼夫慎内則虛心，閉外則塞兑。不待黃而落，失多知之為敗，故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强，純一則沖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李淳風《天元主物薄》云：千二百謂之大剋，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極，上為皇而下為王，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則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為常不自固。物謂我身所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無測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為皇，下為王，如《天下篇》内聖外王；皇無為，王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為土者，地也。言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勞無搖，此無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内不動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無測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為皇，下為王，如《天下篇》内聖外王；皇無為，王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為土者，地也。言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為，形則自居天地懵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

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則有人有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也。緡，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以形化觀而不睹其不化者耳。上為斗下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斡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之分。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緡乎，與道合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黃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之源，若要其分，靈降氣生之源，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以盲引盲，騁冰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為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❶依《成疏》『上』字本爲『山』字。
❷世德堂本作『閑』字。
❸世德堂本作『閉』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 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拊髀。爵❶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情，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❷傿乎歸矣。雲將曰：傿！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觀其名可知。願合六氣以育羣生，扶搖之枝，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深。傿傿，坐起貌，嫌不能隨然遠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然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爲自化。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闚，失其自生；默而知之，常自得也。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故内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為己任者。扶搖之枝，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願合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為猖狂，則無為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為。天則無為，物則無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

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灾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僊僊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為而物自化。隳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無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喻其無形。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闕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已無對矣，次則仰視曰：吁，聞言而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極致也。鞅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得，舉辭而行。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帥；東遊，所觀如此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為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逆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强治之，是解其羣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為而無不為，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為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至於既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藪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也！心養，謂以心惻養。

無為則養心，有為則心養，心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滓溟，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闕哉？在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膚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生之問，與前章黃帝之問同。鞅掌，紛汩。無妄，真也。紛汩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絶之而不可。民之放，以我為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為之，則亂。逆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虚也，猶云先天。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僊僊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為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没而與物相忘，則與滓溟大同矣！滓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闕，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為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知，倘能絶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其猶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為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知，倘能絶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

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之謂至貴。是謂獨有。獨有之人，天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僊者，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爲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故因衆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己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睹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睹無者，天地之友，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任其獨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爲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俱；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己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睹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睹無者，天地之友，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任其獨生者也。

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能，是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閡，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己矣。無己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睹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睹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好惡皆出於正。若同乎己而喜之，異乎己而惡之，此欲以出衆為心，曷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心，則己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能與於此？以成己之能，非聖人孰能知其利，未必有三代之王，為國而受其害；後世襲其迹，而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為人所有者皆物，而是有土為大。今有生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其性命而為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響，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睹有者不見其無，睹無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詳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夸企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己而為之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

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為異，至於灾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窅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固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處乎無響，則為天下配，不為主也。

其默足以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別；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庸有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迹無心，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為一，非人人以自治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己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有？人之君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聖羣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為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而下皆有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歷聘遊説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妄意同。終始意同。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為自然。無為則無所不為，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為一，非人人以自治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己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有？人之君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聖羣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為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而下皆

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重己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為心者也。衆同己而喜之，則己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為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衍文奇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為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為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為天下配，則不敢為主而為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響讀同嚮，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説之不通。大人則無己，己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睹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睹無之人而尊之，睹無則絶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睹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為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響字舊無它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猶方也。《養生主》耆然嚮然，讀同響；《應帝王》嚮疾强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肴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❶《御覽》三百六十四引，『爵』作『雀』，下同。

❷趙諫議本兩『僊』字皆作『仙』。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 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在宥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陳者，法也；窕而不可不廣者，仁也；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神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淩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患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為，雖神非大，況不為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為，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非睹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辭。制而用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為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疏而仁親止於自體此為，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會於仁而不恃。禮以節民心為事，而無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故應於

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純，故成於德而不累。莫非道也，所以為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為則天之所以為神，而有不為則非無為之全，故觀於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絶去聖知，攘棄仁義，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匿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吷而萬物盈，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吷而萬物盈之時也。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為，而不純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强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為有為皆無自而可，不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為者使物，有為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為而尊者也；有為者貴人，無為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為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為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之言，顯於道以應物，豈指事而言哉？嘗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義者，因理而動。諱者，言違於心。與仁相合，與性為一，故無所恃也。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禮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為邦本，恃無物乎？夫事不為則蠹壞而難興，之而不去。不匿則太顯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輕；物為國用，因之而不畏也。義，路也，遠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知，不陳則世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然義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道統乎物，聖人為道不為物，而物物自遂，故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荀子》曰：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蓋欲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己則純於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為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為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使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詳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

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為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汩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為於斲木而有為於攬斤，良御無為於布武有為於攬轡。然則為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為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為貴，物為賤，人豈能遺物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為尊，民為卑，君豈能離民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為、無為之別也。

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為。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者，博愛，不可謂親疏而不廣。禮能治亂，不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為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不恃，不自以為恩薄迫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人。王者法天無為，臣下事君有職。天道人道，各有節文，似於強世，故不可不積。德者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和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固不可知，然者為。觀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喪己於物者，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為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乙。積以為高。民雖可恃而不輕，之意。道為貴，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為？然有不可不為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為，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故無往而不窒礙也。無為而尊者，天道自然；有

為而累，人道不容不為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遞相為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義。次叙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為，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捐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為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恃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為而不可不為，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但能明於天，通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為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盖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為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宥衆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盖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絶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傖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黄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静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為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 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不均，治則無不治，天下異心，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為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為治，天下之君其有不為之主也。以德為原，無物不得。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為君，有為為臣，然之運動，自然而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為則天下各以無為應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萬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則是以真君天下，物其有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

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

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義。事者，義之末，故兼於德。兼於德兼於天，皆本末相

淵靜也，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所以為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為天下正，無為，原於不德，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教，清靜無為者，其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兼於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通，道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即《道德經》無欲而民自朴，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混茲三者，通乎一真，則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為德，人力無加焉，人君體此，則無為自然。天德玄遠，玄古，猶云邃古也。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未嘗無對，上下、前後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義合作藝，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强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觀財而財合乎道，則用無不足，無為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物，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不顯則默而止，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為，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刳之效。沛乎為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為者，人也；無為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

無為而為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為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為仁，能同所以為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碧虛註：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然與物往，所樂在內，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為有，不以天下為泰。若以為顯則明矣，不顯則闇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則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為萬物逝，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虞齋云：刳心，去其知覺之心也。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己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德。無為言之，謂無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貨財富貴皆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為榮辱，不以一世之利為己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心也。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己，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能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自然，人能以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為而言，則為己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猶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 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澹乎其清

本立而知不逆，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神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至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吕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至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吕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至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吕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

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己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己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碧虛註：水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渟；其動也，漻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為物取採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聞和。寶玉久藏，夜闇有煇煥之景；精神內楗，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冥真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為無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鬳齋云：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素逝，素朴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為。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謂應物；採之，猶感也。凡有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己，則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也。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不得已而動萬物從之，猶云萬物睹也。見曉聞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己。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神，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盖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逝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修遠，當是近遠，鬳齋之論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喫詬，失真愈

遠。得真者非用必，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妙道已喪至理有乖。急欲反本，以能符；彼無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

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妙道已喪至理有乖。急欲反本，以能符；彼無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

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妙道已喪至理有乖。急欲反本，以能符；彼無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

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妙道已喪至理有乖。急欲反本，以能符；彼無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

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妙道已喪至理有乖。急欲反本，以能符；彼無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

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為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玄，謂心之妙用。珠，喻心之圓明。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燦地，靜則凝聚，動則散離，心淵塵汩而障其光明，性海濤飜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為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為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蓋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跂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强禁。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群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使拘牽而制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內，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

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而禍之。由❶恒非能簒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齧缺之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為合於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為衆父父也。盖謂不能無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齧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為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為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火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興事役之端。物絯，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歸己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本，荷其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為衆父而不可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有祖之謂也。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己無為，則非禍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為禍賊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齧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為至。今齧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為衆父而不可為衆父父也。乾為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為乾之父，衆父父也。衆父，治天下者也；衆父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虛註：恃聰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以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遠矣，其可與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衆務，以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然術有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而難為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鬳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

以應天，故曰受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以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絃，為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為物所汩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衆父者出於衆而可為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率，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以為君為臣，皆有患害也。若與之天下，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衆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聖人。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曰：多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地第三

❶『由』係誤印，正字爲『田』。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觳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德就問，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間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雖人所欲，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觳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睹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註：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之德，適所以為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以堯為體道聖人，今舍有趨無，適厭世上僊，解脫之意。白雲、帝鄉，為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是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鶉居無常處，觳食仰物而足。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脩德就間，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則三患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使人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也。鶉居不營巢穴，觳食無求而飽。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大哉！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人也。鶉居無定所，觳食非自求，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生。脩德就間，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之意。白雲、帝鄉，《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輿趨而辟，荷篠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

虞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人也。鶉居無定所，觳食非自求，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生。脩德就間，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之意。白雲、帝鄉，為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是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鶉居無常處，觳食仰物而足。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脩德就間，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解脫之意。白雲、帝鄉，《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輿趨而辟，荷篠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人也。鶉居無定所，觳食非自求，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生。脩德就間，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之意。白雲、帝鄉，為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是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鶉居無常處，觳食仰物而足。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脩德就間，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解脫之意。白雲、帝鄉，《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輿趨而辟，荷篠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固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有所勸，為惡無近刑而不知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

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費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絶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黄帝之一人而天下悦，善賞也；罰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悦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悦，善賞也；罰少而悦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碧虚註：古之稱禹者以為神禹，德至於神則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固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有所勸，為惡無近刑而不知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

堯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玄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為忠，當而不知其為信；為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畏。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為諸侯，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言訖而耕，倪倪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朴之意。

虞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倪倪，低首而耕之狀。堯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

詳道註：玄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為三聖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為有物，有物而養之德小矣。無心為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天地亦無心而自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非蘄合而合，非有所知而動，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且然無間，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命則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名，物之所以命，莫得而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間，此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它，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為常之義。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留動者，陰靜陽動而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生物，物之成就則自然生理。故命同於初，則與道合一。以其未生而得生，生出於命，形出於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問其猶橐籥，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

體，故曰大。大者，有為而未嘗為，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為之間也。喙鳴既合，盖以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天地為合者，豈知之所能為哉？緡緡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雜乎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大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為合，則復歸於樸，聖人之事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强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禀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静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脗合，脗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兑、閉門，妙理沖默，至德冥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槩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鬳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間。無間，便是渭❶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而為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静也。静為陰，此句有陽

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有動作威儀之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緡緡，猶泯泯，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

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為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為人物之本，雖形狀未睹，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我之間，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為命者也。天所命而物受之以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 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是為事，則是知辯而不可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强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宇，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有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荀為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為事。荀為盡無，豈而所能聞而所能言是若果是，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目，何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無狀，則

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窅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為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為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辯哉？

詳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為者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己，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睹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心，故不能言。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無狀者，無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係，疲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睹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心，故不能言。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化冥；盡無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虖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為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為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己，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無形無狀，自然而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睹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心，故不能言。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化冥；盡無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虖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為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為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聖人亦應之以無。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為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為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辯哉？

詳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為者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己，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飾知

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為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己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為於其間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扃扃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菟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

---

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睹。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搖而搖之，雖搖而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故臺觀之下者衆矣。菟聞言若失，願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之，投迹於無為自然，故扃扃然俯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自處至高以聳物化矣。

疑獨註：蔣閭菟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為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睹。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搖而搖之，雖搖而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故臺觀之下者衆矣。菟聞言若失，願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之，投迹於無為自然，故扃扃然俯身而笑。

疑獨註：蔣閭菟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為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則不逐外物也。

疑獨註：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高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疲薾之患，不尚賢則天下

下無夸跂之争。如此，則因其自摇而摇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悦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此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饋漿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闇之為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静以息迹，然後為至也。

碧虚註：恭儉、公忠，非無為也。危尚賢，則佞歸。其臺觀，非安穩也。尚賢，則佞歸。迹衆，則偽集。民之摇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絶滅，民各進其己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涬然而摇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聖知而使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民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尚，非自然也。

虖齋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自為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衆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摇蕩，猶轉移。賊心，有為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為上之化，以堯、舜為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化物者，其用勞；無為而自有為而化物者，其用逸。摇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為而化也。摇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聖知而使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為兄，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為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絶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❶『不』字誤衍。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 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晋，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盖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之説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没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修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内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蘄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内不治其外也。明

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必無為如漠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寡。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為累也矣。

疑獨註：搰搰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於器事者。機見於為，然皆起於心，機事外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為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之械，羞而不為耳。自博學至賣名聲於天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之非難。漢陰丈人非其志不之，非則無心，隳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

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無為則顯，無為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為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驚也，則真脩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所為不可不為，器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機事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周萬，遊內以應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

沌復作，其能逆天違人而不為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内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修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

碧虚註：子貢謂為圃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是果與衆異邪，功利機巧必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得其所謂；不知其二，心不分也。風波之民，易動摇也。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真，故云假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所言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得其所謂；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内，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為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抱神，與神為一。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

郭註：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悦，共給之之為安；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沈者，豈土木□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之容。願聞神人。

曰：上神乘光，與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黜聰明；墮衛則非矣。忘神氣，猶黜聰明；墮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睎其勝己者，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卑陬，慙恧；項項，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苑風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悦，共給之之為安；悁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為，因而任之。使物

為之，則不化矣。指揮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知拔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人出而為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為悅，非自給也。嬰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形影莫睹，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為一，故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

詳道註：以言，則諄諄，所以應物；以道，則芒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拔舉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乎撓顧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衆同。此謂聖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

能，不見其情，行所不為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願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饒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内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虡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嬰兒失母，共利，與人同樂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樂意於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則萬物與我為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己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注酌不竭。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

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皆願利給悦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睹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

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

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己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

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復何為計有君哉！且天下皆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下如野鹿，放之而物上而不自高；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糠粃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藥瘍為是，武王之藥疾為非乎？之治瘍也。髢者，所以飾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世人以為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為一體，未嘗離而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相使役不以為賜，亦適然事故也。

詳道註：瘍之為患，非疾之為患，患之淺深雖殊，其資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世，世之淳漓雖殊，其資於治均也。由此觀之，其可以舜耳！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意於行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

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哀，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不以為賜也。

虡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瘍，何用藥；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燋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羞同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羸，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髢，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薄，覩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❶坐。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羸，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天地第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惑也。大惑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❷，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踵❸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謂之諂，明尊嚴君親而從俗。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衆，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是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至於終身不解不靈，則病之也。趣令❹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為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諂諛，以惠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為無用，則世可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易性也。予雖有祈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强之，則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為導諛也。夫合譬、飾辭、聚衆，恥為導諛且不可，則夫不合譬飾辭、聚衆，恥為導諛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天下者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厲人恐子似己，則道之為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豈特厲之比！身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豈特子似己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憂邪？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皆合於義，而子一切順之，則入乎諛；君之所為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切從之，則入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為臣子者以順君為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則世俗指為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則不皆未必是；而違君親，順世俗，則謂之導諛。夫世俗果能嚴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強酒也。合譬，則善為言。飾辭，則善為文。始是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為之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為文，設采色以為飾，動容貌以為禮，以取世人之愛，此真導諛之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人而自不謂之導諛，與斯人為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韶》也；《折楊》、《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缶與鐘，皆圓擊之有聲，以二缶二鐘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

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固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親、莫之傾也。導則逢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眾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缶鐘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庸可得邪？

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

親；順君親，則得導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衆，户外屨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顔則恬然受之。與夫峨冠博帶，文藻語言，噓俞俛仰，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解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刳耳。若以己所見解釋彼愚惑，我寡彼衆，豈不止衆心，如擊缶撞入里耳，高言之不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鍾，其音必異，不唯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恐子似己，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

庸齋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行以為然，隨其所言以為是，不諫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設采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設采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

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缶鐘，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求，又增其惑，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又不願子之似己，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栅，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黄，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嚼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之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乎？

褚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栅，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虚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疑獨註：以青黄之樽比溝中之斷，盈於柴栅，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為物皆失其性矣。盜跖、曾、史之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厲病也。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栅，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栅，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然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閟聰；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閟明；以至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閟適；意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閟性。凡此諸閟，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嗇者不戚戚，戚戚者非善嗇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遥乎塵垢之外，豈纆繳囊檻所可縶哉。

膚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衝逆人，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噣，非。厲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彼以其説自困而以為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閟聰；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閟明；以至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閟適；意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閟性。凡此諸閟，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嗇者不戚戚，戚戚者非善嗇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遥乎塵垢之外，豈纆繳囊檻所可縶哉。

膚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衝逆人，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噣，非。厲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説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説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説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説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説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鴝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

為者也。至比之鳩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為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❶！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休，則未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有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進為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吕，無為之體大矣，何所不為哉！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吕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

❶《闕誤》引張君房本『相』下有『罪』字。

❷『華』字亦作『萼』。

❸司馬本作『二垂鍾』。它本或作『二缶鍾』。俞樾曰：『鍾當作踵，二字乃一字之誤，缶則企字之誤。』孰是無定論。

❹趙諫議本作『舍』。

❺劉師培《莊子斠補》説『跖』上脱一『桀』字。體成《疏》，劉説近是。

業；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彌無為而彌尊也！

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況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鐃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盖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盖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於事為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刳其心則韜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鐃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間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林疑獨註：道無不在，故在天為天道，在帝為帝道，在聖為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為而為；通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為而為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為德者，任其自為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為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

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必先靜心。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以冥乎至理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水靜則明，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於無為。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為，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為，出於無為，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為。無為，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為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間遊，巢、許之類；進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變未嘗同，其為道一也。

陳詳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退居、間遊，巢、許之類；進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蕩，非圓寂之靜也；隨物攖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毫髮難隱；心靜則有無易照。故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虛白集；寂漠，則靈府寬而真君寧；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內也，而海內服。蓋聖人之於天下，達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書》稱平常，萬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事虛，則理憩。理憩，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此聖道運而海內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為而無憂，年壽長矣，明於此者，俞樂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謂虛靜等八目是道之密用，無為之為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事也。處上，則為明君；處下，則為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帝師。周之柱史，魯之司寇，是也。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焉。休，謂其退居閒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為撫所要宿之地。玄者，妙之本。素者，世，傳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性之質。玄聖素王，與《書》所謂玄相凌越，則天下治矣。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俊德林氏《鬳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同。

陳碧虛註：體不言者，明於天；適難分別，經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物變者，通於聖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

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禪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虛則靜，互為其根。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

餘論概同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而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鐃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澌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❶馬叙倫《莊子義證》曰：《御覽》五八引無精神二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 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鏖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爲爲德，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鏖，自鏖耳，非吾師之暴。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爲也而尊，則所以臣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爲也而尊，則所以臣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褚伯秀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鏖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德，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爲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爲王，以之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

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為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為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樂哉！動靜各得其直❷，故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道今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故其動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崇，則無夭傷；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於內，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者，以此。

詳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僕者，器之本。器於天下，或用或捨，樸則不期於用，捨而常尊。素者，色之本。色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之爭美，政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為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為陰，動為陽。波，流也。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為為尊，樸素為美。乾坤以簡易為德。簡易者，萬物之宗本。宗本不失，則天理順而陰陽和，則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也，自永，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為它役，故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為動，靜不為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無所往而不適也。

庸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和，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太和而已矣。

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内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樂則一。猶聖王内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鑿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静合乎天道。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它，以虚極静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悦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莫大於帝王。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悦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莫大於帝王。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悦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莫大於帝王。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悦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莫大於帝王。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對上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為，誰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天而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對上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為，誰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注：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天而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注：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天而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對上愚知、貴賤，各當其才，行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為，誰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

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為本；迕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虞也。驟語刑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為，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為，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為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為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為而為，則有所不足，以無為而為，則無不為矣。以有為之迹，知而不自以為慮，辯而不自以為悅，能而不自以有為，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為而天下功。神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

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蓋自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為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為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愚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脩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冥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為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為倒迕也。為人所治者，知治之道也。治人者，知治之具；治人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詳道註：先天地為宗，不稱長也；碧虛註：以天地為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為主，不屬賓也；以無為為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常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禹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譏其以教之末者為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剋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為治之序，賞罰以刑儀名器為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迕説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為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畜下事上也；無為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虞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五兵之運，德威武，文德之輔助。故五兵之末。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為治之序，賞罰以刑儀名器為始。專任賞罰，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任之。原，免。省，滅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之，車服以彰之類。愚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説，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始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悦，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産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未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脩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爲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目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德而已矣。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爲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❶正字是『士』。

❷『直』字應作『宜』。

詳道註：不赦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為，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為，故曰天之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

碧虛註：不赦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為弊，迹未去動矣。昏明有序，開圖有常，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己之所為，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故未大也。天德而出寧，人事則感人之合有迹。天地者，古今之所大。日月照至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但法天地，則可矣！

虧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為而無為之化。然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為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為，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人之性邪？孔子曰：然。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己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

老氏絶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攘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義非特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徵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為道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孔子嘗刪《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繙為十二經以説之，聃以為支離太謾，願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仁義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聃遊方之外，謂仁義真人之性也。孔子遊方之内，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為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為仁；相友而不知以為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為自然，各極其性而已。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而求亡子也。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悦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碧虚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聃不許，謂已陳芻狗不足留也。縱横六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丘治《詩》、《書》、《禮》、《樂》、《易》、者，繙六經十二也。

太謾，願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内，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為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為仁；相友而不知以為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為自然，各極其性而已。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而求亡子也。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悦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

私之名，胸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倣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俗也。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説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説又云《春秋》《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説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説，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❶，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❷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恩。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憚。脱，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衝，出也。顙然，發露。闞然，虓豁。義然，踶跂目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

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❸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以情性為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為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饑，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失而為德，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也。膺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棟，不與自適，其心不安，日亦馳動而衝出之偕，忘天下者也。顙然，高亢。闚然，虛豁。言矜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躁也。動則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雜，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疑獨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潔。棄蒙妹而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顙顙然，則若大朴。口闚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迹，老子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為脫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睹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為，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荀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名實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之偕，忘天下者也。顙然，高亢。闚然，虛豁。言矜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躁也。動則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雜，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疑獨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己，無異邊境

有人其名為竊盜者也。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

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譏，今其心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為之學。脱焉，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恥過作非之意。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即非曰静也善，故静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進也。崖然，異狀。衝然，突視。闞然，口呿。義然，堅固。繫馬而止，即坐馳之義。舉動矜持，發若機栝，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哉？有天下之天❺，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之棅，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計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静。外天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哉？通乎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為賓。此至人之心所以静定也！

棄妹，頗難釋，諸解多音昧，按陸氏《音義》舊註音末，言其棄薄末學也。今從其音而别為之説，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盖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不應應之。郤，音隙，訓虚，悟昔譏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脱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泰拳服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屣，履不躡跟也，其行匆遽，故若此。崖則不平，衝則奔突，頯則高亢，口闞則欲言而未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静。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而審知，以察為明也。巧而睹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為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盖痛鍼成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静也。審乎真道，利莫能遷；竊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我！唯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

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而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説則可，無説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❶之事，已滅於今❷，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絶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虚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迹而已。

❶「妹」字下原有「之者」二字，《續古逸叢書》本無「之者」二字。

❷衆本作「夫子」，此蓋據《成疏》意改。

❸世德堂本「如」作「知」。

❹「柱」爲「枉」之誤。

❺「天」字爲「大」字之誤。

世以為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本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聞於寂寂，見於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若能忘其形色名聲為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

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知矣！篇扁以桓公惑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斲輪。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註：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

《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此，未嘗不慨然也。推是理以達於斲輪，豈揩揩於椎鑿之間而勞筋苦骨為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為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

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譊譊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之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迴視挾册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話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為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道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説，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狥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狥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得無傳之傳，而自絶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❶『古』字趙諫議本作『今』字。

❷郭註原作『古』字，被改爲『今』。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争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❶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❷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争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争所，吾不知其真争所也。求其生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静，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争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椎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為於其間？意者必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轉者，道。機緘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鬱結則為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之為雨，雨之為雲，孰興廢之？孰居無事，過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為而已！天一生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噓吸披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為治，逆其理則為凶。九洛，九州聚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朴，如上皇之世

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嘗不止。水火之精，互為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勞矣；有機緘、運轉之者，則弊矣。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冥，惡有為之者哉？雲自隆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噓吸披拂，則敗矣。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敘，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斁，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逆，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鬳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也。天氣下降，地氣上昇，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隆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搖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興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弛而噓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問之人，或以為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叙斁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

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

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説之不通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難，忘親易，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奚取於有親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忘親，道也，忘之在己者也。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郢雖見而愈遠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使親

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為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為不仁？及問至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知其為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子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山，喻道，通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遠於道本也。敬住於貌，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親而不知其為親，愛而不知其為愛也。為道而至於德遺堯、舜，則無為矣。故利澤萬世而天下莫知，豈直嗟歎而言仁孝乎哉？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人勉而為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之所以散也。豈得為至貴、至富、至願哉？國爵并焉，棄天下如弊屣也。名譽并焉，所願學孔子是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螫蟲不害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録則難。忘德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王人視聖德猶粃糠，以百姓為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

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外貌也。愛内，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録則難。忘德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王人視聖德猶粃糠，以百姓為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

天下，皆謂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棄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渝，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

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為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孝悌、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❶《闕誤》引張君房本『有』字作『在』字。

❷一本作『戴』字，意長。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 天運第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

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❶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❷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吕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為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無不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周也，塞兌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實，則高明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星不失其度，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闇然恣使化去，弘敞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儥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為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為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奚以張為哉？此所以為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故崇，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弦、度數之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奏以人者和暢品彙，徽以天者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也。以自然之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而合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天道故燭之以日月。無怠者，神也，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體，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愚故道，此之謂也。

詳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徽之以天而建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遁，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怠，息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叢灌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湛然，布揮不曳也。真風淡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揳斂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焱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睹，聲希莫聞，視聽無由，終聽而惑，蕩蕩默默，莫識其所以然也。審聽若怠，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

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遁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庸齋云：奏以人事，徽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為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逐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怠也。混同相無怠，不已。命，猶理也。窮詳本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徽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世人所疑，乃以稽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焱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為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

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畫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瞽曠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蟄潛之下必有聞霆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

太和，當是泰和。儻然，當是惝然，一本作焱，必遥切，太古無為帝王之號。

惝恍自失貌。焱氏一本作焱，必遥切，太古無為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❸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妖。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興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禮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呂注：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芻狗未陳齋戒以將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芻狗已陳行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芻狗，寢卧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眯。取先王應世之迹，與弟子弦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圍於陳、蔡死生與鄰之眯，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不得罪，以應變則非。柤梨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猿狙以周公之服，

是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弦誦講習，豈有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厄，猶鸛雀、螽蛬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奚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矉之所以美哉？蓋學孔子而不知所以為孔子，則其弊常若此。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盛以篋衍，已陳則踐之爨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卧其下，不夢必眯，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它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今汝夫子迷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為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之厄，猶鸛雀、螽蛬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奚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矉之所以美哉？蓋學孔子而不知所以為孔子，則其弊常若此。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盛以篋衍，已陳則踐之爨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卧其下，不夢必眯，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它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今汝夫子迷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為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

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眯也。而猶遑遑然覬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强猨狙以周公之服，貴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其師金之謂歟？窮則變，變則通。取弟子，是聚弟子。眯音米，物入眼為病，於此説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切，成法師《疏》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為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❶『子』爲『予』字之誤。
❷『自』爲『目』字之誤。
❸取、聚古通用。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 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邅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覿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學成，要當内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

則冥，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而多責。故至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不損己以為物，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没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為陰陽也，求之於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受；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鞼而多責。逍遥，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受，則是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外所入，無主於中，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者，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外所既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外所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鞼而多責。逍遥，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受，則是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外所入，無主於中，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者，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

之戮民也。怨恩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為正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詳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萬❶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行。義以立己，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不宿也，孟子以仁為安宅、為廣居，是也。託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為正路、為大道是也。貸，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田者，興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立於不貸之圃，而後善貸且成也。

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為之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閏可筭數，無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道之為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難其器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耶？名者，實之賓，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之法，蘧廬，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飡於莽蒼之野，連墻而不相往來，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富、貴、顯、權三者，操之而患失則慄，舍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由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由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久處，為其譏儒者好名。仁義不可久處，為其有迹。觀，見也。纔有聲亦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而迷戀則悲。略無所見，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能順而無汩，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未能無心，而以是為不然，則胸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

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斲，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遥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遶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能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逍遥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滯，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乎，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老聃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❸，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憯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嗋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呴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

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疑獨註：樸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奚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鵠白烏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為辨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是非其朴，故不足以為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薄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術，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粔籹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嚙膚，欲不憒亂可得乎？不雕琢則朴全，倣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荷擔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白烏黑，物自群分，夫何足辯？涸魚之呴濡相濟，矜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冥會元氣，合而成體也，飛潛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奚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為道之極致，若建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辯。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為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為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為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為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為喻，非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也。散而成章，燦然者也。言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

之至，顯仁藏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❶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❷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强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疏，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求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❶正字爲『寓』。
❷正字爲『者』字。
❸《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嚬』下有『舌舉而不能認』。

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三王、五帝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則失其所以為故用力。湯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故曰不同。黃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有親死而不哭者，世不以為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而民不非。堯治天下，使民心親，為親喪親矣！然禮法未詳備，故有殺其親殺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早育，未孩而誰，人始夭生，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為種。非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駭，儒墨興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彝倫攸斁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蜂蠆，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之過也。

之事也。倨者，居，不為容應。微者，不得已而應。年運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微獸猶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憯於厲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蹴蹴然不安也。

林註：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

虜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而修謁也。倨堂，有傲意。應微，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為降殺，昔無此，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毒如蠆蠭。解，少。規，求也。小獸所求鮮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尸居龍見，則冥冥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有順，人自為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强天下之從已，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憯於蠆蠭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其求治太過，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任物之真性，其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鵙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無目而可也，如烏孺、魚沫、細要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舍長親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

自化，若繙經以說則疏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鴿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

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鴿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為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册而已！詎復應務耶？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為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膚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鴿白鴿之相視，已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兄弟同母，必乳絶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為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若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鴿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為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册而已！詎復應務耶？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膚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鴿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為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册而已！詎復應務耶？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人、間暇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語大功，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天地平也，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動，動則得矣。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德全而神不虧。

夫恬惔虛無，蝉聯而不得已，天地之本，而萬物之總也。故曰：以靜則與陰同德，以動則與陽同波。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其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則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旁薄萬物，以一爲紀。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而不耀，其名不可得而聞，夫恬惔虛無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故曰：夫虛靜恬惔，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治也；明此以北面，舜之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下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之上，漁父山林之士之服也；以此進爲而撫世，其功大名顯，天下一也。

故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撄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惔，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無爲也者，天地之德也。而以物爲本者也。故曰：在上位而無爲也，則臣有其職者憂矣。無爲也

故曰：夫恬澹、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遥也。然此皆各自得，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為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漠無為，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為高至導引以為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則不為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修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澹、寂寞、虛無、無為，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盖無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為無為也。

林疑獨註：凡為亢者未必知脩，為脩者未必知治，為治者未必無為，無為者未必能壽，為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蔽，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寞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為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焦、子推。赴淵，申徒狄、卞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洙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藪澤，巢父、嚴光。間曠，公閱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吹噓呼吸，胎息六氣之法。熊經鳥申，澤神五禽之術也。忘有得有，忘得入極。天地中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為天地之平，虛無為道德之質也。

林鬳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為尚，高論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静，即入山恐不深之意。為脩，好脩潔，教誨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世間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為亢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無極，無定止。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滯偏見，自以為得之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為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

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❶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虚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静之至也；無所於忤，虚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虚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内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脱然無係，動静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灾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至德常適，情無所槩。静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夫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吕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惔，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静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静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不為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來。盖為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灾，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皦，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為德之邪。喜怒倏起滅，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静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静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虚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虚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惔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為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

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禍者，非之召。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萌？言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為福先禍始者，知也；不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去知與故，則循乎自然，無天灾然後無物累，無人非然後無鬼責。生浮死休，任理直性，含光藏不思慮者，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耀，非滑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見無為，恬惔，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為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變，為靜之至，以明非樂之為邪。不無忤，為虛之至，以明喜怒之為過。無不與物交。又至，以明好惡之為失不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為粹之至也。

碧虛註：憂患入於不平易，衰氣襲於不恬惔。神德全完者，諸垢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真，得陰陽之體，不為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忘物累而不驕。人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惔，憂邪莫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為，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無為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樂，履道者忘喜怒。喪己者，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至粹者，莫逆也。

虧齋云：平易恬惔，即是無為。神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也。寢不夢，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猶蛻也。隨感而應，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休，汎然無著，何思謀之有；光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魂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接，不為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惔、粹，即是自然之德，如此發揮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逐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柙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為，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為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為，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為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真人能之。

郭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己，可以不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舍晝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偽，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不變，所以盡性。惔而無為，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

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為神，柙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寶，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為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為同帝，亦强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為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又舉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真水亦如之，若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侔造化，善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冥一，通乎天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為上，謂虛其靈府，塞其六鑿也。質不為塵染，則素；神不為事撓，則純。體備純素，非真而何？

虞齋云：以水喻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無為中有為乎？養神即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柙藏，況精神乎？化育萬物亦此神，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為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為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為二矣。

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粹精。真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静虚恢
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
申以柙藏干、越之喻。劍之於身，輕
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
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
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
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
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
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
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
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
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
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 十九

## 繕性第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
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
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
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
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
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
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
也。

郭註：己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
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己
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
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
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
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為而任其
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
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
無傷於分，豈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
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而仁
迹行；無不理者，非為義而義功著。
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
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
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迹則
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
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
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
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
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
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
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
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
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
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
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
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

❶《闕誤》引張君房本『休休焉』作『休焉休焉』。俞樾《莊子平議》謂『休焉』二字，傳寫誤倒。

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中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仁足以容，義足以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己德矣。所謂德者，奚以冒彼為哉？禮樂遍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性於俗，則所競者偽，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出乎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己，故無不容，博愛之謂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碧虛註：處塗而避汗，在垢而求照，非蔽蒙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知而不用，故有知不役，善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雖假種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衆己，通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為本；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為原。處冒之，則物中和而不淫者，樂也；整容貌而中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真，欲之所貴者正。今也繕性於俗，則真沉於偽矣，而欲以俗學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正淪於邪矣，而役思以求致其明，則思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為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之言性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何以知為，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愛。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以中心真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不冒者，我自正。不冒者，我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德積露而彼自化，冒則物必失其性非以德加諸人也，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饑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真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靜不越乎道矣！道以恬恢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絶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忠字詳《郭註》、《成疏》，奈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疏，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為俗所治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滑者，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

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❶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為先識，則無復任性。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粗迹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為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世之學聖人改火，伏羲制文，始有為天下之心，雖能順人心而不能使之為一，若此者，誠以夫至一之際，雖燧人、羲、黃不得容於其間也；而世之學聖人戰蚩尤，雖志在安民，然不順於群生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欲之善，則離道以逐善。行者，德之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為險，行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

為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文勝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始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安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一也。性者心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為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為道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為先識，攬是非，攖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迪心而適以滅心，是揚堁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黃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絕學，則心靜；棄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虞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中，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

❶正字爲『後』。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世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睹；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達，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隱於山林間為哉？反一無迹，華胥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遇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疑獨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乎道，時也。時命大行，則世與命俱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達，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達，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隱於山林間為哉？反一無迹，華胥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遇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友木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為，反一無迹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己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己，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内，豈非存身之道乎？

碧虚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吏漆園，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采薇，子陵垂釣，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傅説版築，吕望磻溪，深根寧極虚。所謂隨時隱顯，也。

鬳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愚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己之遇不遇介懷，此特為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譽者，全其内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志者，全其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説，蓋原於此。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❶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内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無忻懽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營外而虧内，是為倒置也。

吕註：存身，則静而已，行身非徒

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己失性，是為倒置者也，宜矣！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辯飾知，真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命道德之理，而心知窮德，小識所以傷德，詳道注：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它，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為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它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為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

碧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為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衒，有益必有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圉，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寶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虞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有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己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圉，隨物損益，受役多矣！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夫人在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憂樂之外也。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寶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虞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有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己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圉，隨物損益，受役多矣！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夫人在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

已。巍然，言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它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為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内，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會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己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屨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當是存身，上文可照。危當是巍。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絶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辯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

❶『不』下缺『以』字。



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虚❶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至於北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誇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而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為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不通。今為儒者則非釋，為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束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

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為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礨空蟻穴，糊米粞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真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蠱不可以語冰，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為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為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

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故秋水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鯤鵬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林氏《庸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也。洋，海中。

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曏，明也。今故，猶古今。遥，長也。掇，短也。證盟❷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跂。察其一盈一虚，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率❸，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曏為曏，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曏，則所謂曏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曏今之皆故，則遥而不悶，掇而不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虚，故得失無心，知分之無常也。世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侍百年之王，則遥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掇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虚，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為知所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而求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為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人之憂，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之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虚，故得失無心，知分之無常也。世役，勞形怵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之後，為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虚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大，以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為多寡。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為厭跂。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為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大者不為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滌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衆已近理大所費甚微，故其量莫極也。鬳，昔。遥而不可明，即今掇而不可證，物遷不可悶，日新不可跂，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生死為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悗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毫末具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

虞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無故，王倪對齧缺之間是也。後有下面四知字，皆指人而言。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間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間是也。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無故，王倪對齧缺之間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

❶趙諫議本『虛』作『墟』。
❷『盟』爲『明』之誤。
❸『率』爲『年』之誤。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 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❶。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爲。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無已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蟭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之精。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門隸，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爲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

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蓋至小為微，精則又小。孚者，糠也。自大觀之猶為細物，自精視之已為大之盛也。物之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内，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為利動而不賤門隸，抱關而為貪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為在從衆故也。凡此所以為大人之行。高，不為夷、惠之清和；卑，不為盜蹠之殘暴，又豈知爵禄之為勸，戮恥之為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内而至約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疑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賤役，求利者，我不求利，以自貴，不可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不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以數盡，曰秭曰兆，亦不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及，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求利者，我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不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以數盡，曰秭曰兆，亦不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及，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精粗局於形，故

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為辯，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為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己而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內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諈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

適性為治，失性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因其所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為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為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睹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睹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為是，則之噲以絶；以湯、武之爭為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篆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

疑獨註：若物內外，言性分之內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強為之別。或爭而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若堯是桀非，亦各有時而已，故或讓而帝，或讓而絶，或爭而王，未可以為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驥、鴟鵂之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皆其一偏，其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為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為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則不可行明矣！禪之與繼，不因時順俗，則謂之篡；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無，趣則有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為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或遜而帝，或遜而絶，或爭而

王，或爭而滅，同而異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天地、陰陽常相為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

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奪理久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噲、白公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是非治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逆俗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

虞齋云：自貴而相賤，雞壅豕苓時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

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❶『故異便』三字，馬叙倫《莊子義證》曰當在上文『自大視細者不明』之下。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 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耗，衍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爲少，榮爲多；施則有化。

---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天下所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消息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遥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柰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固將自化，安排去化之謂也。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小大，則於為不為辭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不為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衍者，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强生分別，非道之真理；道之真理，則一而已。以道觀之，貴不為加，賤不為損，多非

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説。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為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為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少謝多施，宜也；也；稟分有數而不可一定，故曰不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久長；有畛則不嚴毅；福私，則無心；無心，則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別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説。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為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為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不可一定，故曰不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久長；有畛則不嚴毅；福私，則無心；無心，則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

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間哉？

虞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束，則與道相違。施則有多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諭此心以道為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翼拱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特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何者不為？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蹇矣。

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處，不以形為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為不為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為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❶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

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己不為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乘變應權，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已，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皆非為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真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察安危、審禍福、謹去就故也。是以於禍福，知其不可奈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有德者內守天理，外修人事，然後位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之者，以人滅天。饑渴馳驟，以故滅命。黃馬驪牛，則以得徇名也。

疑獨註：大同呂説。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已；全已，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反其真而已矣。

明權註：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要極。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真而已矣。

平，庸詎以外傷內，以物害己哉！為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蹢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

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

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

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

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

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薄

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察安

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

危、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説，聽之自然。天中有人心，即前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蹐蹐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即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真，故人事命天理也。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扃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内，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己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何暇它問哉！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音符。位乎得，當是德，詳文義可見。

❶《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天』字作『乎』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秋水第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無窮，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且夫天地之於一氣也，猶百骸之於一體也，孰知其所重？萬事之於一理也，猶百馬之於一皇也。道無所不在，德無所不容，仁義，行之門也；禮樂，所以飾行也；趨舍，事之變也；動作，時之制也。若夫任物之情者，奚拘拘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天地與我並存。且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道之爲物，適得而幾；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數之所不能分，辯之所不能及也。時變而不居，道行而不名，物散而不聚，論而不議，夫固將自化。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秋水第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悗然而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遥。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為，而天下莫不逍遥，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呂註：夔以一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多足憐蚿之多足，蚿以無足而危，蚿萬足而安，蛇以動其脊脅而行遲，憐行疾，多憐無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行疾，與夫行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為人所指，踏皆不能勝，及其折木揭屋則能勝矣，喻聖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夔之一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目睹於外，心動於内，所以以此慕彼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疑獨註：夔一足而危，蚿萬足而安，蛇無足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觸法者也。以一足憐萬足，憐心多也；以行遲憐行疾，多憐無碧虚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强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夔、蚿、蛇、風相憐之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為物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為也。跲踔行危，貌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而弗辨者，蘊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為大勝者也。

虞齋云：自一足説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所指，踏皆不能勝，及其折木揭屋則能勝喻蚿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説，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説箇小不勝為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説詳道注：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為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蓬矣，以有方為不適，故憐目。目之有矣，睹無有為不足，故憐風。風蓬為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也。

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蹈，無體而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造化噓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為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請退者，明夫不立巖墻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為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蓋內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貴至富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者知非，請通不得，則易處；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强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載司馬舊注

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坎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坎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其妙若此，豈察辯所能得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己能而强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知不知，此觀之汒然無所容其喙也。

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錐畫地之類也。

反失故步。此鄙公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道，終必失其舊業矣！

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猶井蛙之將命海鼈也。海大故水旱不能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戚哉？寓言以是非為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者耶？時利宗乎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躡沈溺，已超象外，隱淪神化，東西俱忘，爰自寥天，復乎原本，若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之類。是故學行失步，匍匐而歸；學智忘真，汩然喪道矣！

虞齋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

疎，同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汩然失措，蓋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故魏牟告井鼃海鼈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疎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反於大通，與道為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子也。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

庸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為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功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呂注：莊子之所踐，如魏牟之言，則無所忤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鵷鶵，而以惠子為鴟，梁國為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鵷鶵，鳳屬，其趨向大，棲必擇木，食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禽也。鴟者，穢惡之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鴟據腐鼠而嚇鵷鶵哉！

庸齋云：莊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非魚，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知之濠上而已，不待為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

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己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詳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己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為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為衆矣！而與我為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遥，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人魚為異，故興難辭，是失齊物之旨。惠不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尋惠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莊也。是以儵魚遊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虞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録》忠國師無情説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户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即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與我之蔽耳！物將有自其物，則為兩者之蔽耳！物將有自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本末皆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

視生如死，視己如魚，視豕如是也。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己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間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視南華之壘若不足攻，暨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忘於魚，故其知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友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

則彼我無間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惠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本章，庶協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為愧衒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井鼈、海鼈，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强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

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為無樂邪，身已存而無憂。擇此為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見善則過當，故不周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濟。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愈壽而憂愈長，益遠於性命之理矣。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為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樂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

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為哉！

陳碧虛註：若係為據等八目，則其樂未必至其身，未必生天下之所尊，所樂者皆外物來寄，不可必也。今以不得而憂懼，非愚而何？金玉軒冕比形疏矣，薾然疲役久生奚榮，列士敢為而身不免者，以為天下見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在全王而已，俗之所為所樂奔競，誙誙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為樂而以無樂無譽為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守分内，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為相合，澹然而衆美從之。上下有為而不交，則和氣否塞矣。眛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物者無物而有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能無心，安得無為哉！

林氏《虞齋口義》云：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次叙富貴壽善，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説前三段了，後以列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循，即逡巡。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説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形，不得謂之善矣。舉世羣趣，誙誙然必取之意。我以無為為樂，而俗反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為，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推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沉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疑獨註：莊子襲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為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莊子答以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無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冥於真空而莫得其朕也。精鞠而為物，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未有象，陽之始也，芴未有朕，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為無窮。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為形氣，混乎冥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膚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為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為形氣，混乎冥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疑獨註：莊子襲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為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莊子答以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無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冥於真空而莫得其朕也。精鞠而為物，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未有象，陽之始也，芴未有朕，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為無窮。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為形氣，混乎冥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膚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為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黄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黄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假借，皆塵垢粃糠，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碧虚註：二人或以支斡離散為善，或以滑稽介獨為善，觀化空於冥寞之丘，峻極之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假借，於空論之，生為塵垢，長景況之，死為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今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何患哉！

膚齋云：黄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癰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而變也。前言蹶蹶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又何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為説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為者也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為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莫遁焉。儻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疏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静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黄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黄帝土德，主静休，亦息静之義。静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則無情者亦或化為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 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棰，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❶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説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説，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子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施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温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忤化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為兩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

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内求不得，將求於外，合内求外，非惑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注：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説，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窒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顔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强教之則必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盛金囊。綆，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然而已。彼將内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鰅海鳥于廟，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因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為浮名，義設於適者，不為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虚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𪓐，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脱，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箄，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歡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𪓐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注：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刳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死乎？子果歡而悦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𪓐與蠙衣、陵舄，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蠐螬、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輅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黄軦之於九猷，瞀芮之於腐蠸，羊奚之於不箄，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𪓐，古絶字，絶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𪓐，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蠙之衣以至程、馬、人皆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静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虚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頤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説文》反𡿺為𪓐。遺類水涯，著苔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舄，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蚓化為百

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舄，車前草。鬱棲，糞壤。烏足之根，為蟾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為胡蝶之別名。此下説化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蟲，次九猷腐蠸，次羊奚至青寧為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鴝掇、乾餘骨至瞀芮、腐鴝掇，初出形潔若脱，千日能飛，其蠸，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也。末後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無窮。斯彌為食醯已下，明有情之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物觸類而變。瞀芮，爛草。腐蠸，螢而不生荀者，曰不荀久竹。青寧，蟲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麥之為胡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人參、蝶也。腐蠸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馬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生筍之老竹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蝑，俗云敗竹，園多刺蝑是也。《尸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看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貘。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化為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虡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是火傳不知其盡也。曰歡。却如此倒説，此是弄奇處。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種不同，子》南華舉似差略其文。夫動植生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化之理，耳目不可遍及，非格物君子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不能盡知，蓋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斷隔，愈看愈好。鬱者，水上初生苔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而未成。鼃蠙之衣，則已成苔，附土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腐蠸，次羊奚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瞶輅黃軦瞀芮久竹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貘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貘，程是貘之別名，貘又豹之別名也。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

貧賤憂戚，玉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叙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悦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❶正字爲『視』。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為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輔其自然也。

呂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為，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者，人安能免於為形邪？欲免為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為形為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

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為，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貧富壽夭是也。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為形累。為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奚為不免，欲足為哉！雖不足為而其為不免為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為大夢。大者既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夫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其若然者，與天為一，與化為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為有，散則為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己之天相萬物之天也。不求不為，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貧賤，知富非强趨，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富貴，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為，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是達生達命也至矣！

劉槩註：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為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為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為，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貧賤，知富非强趨，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富貴，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為，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是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膚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即前云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也。為與不為，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

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而自遺矣！四大假合成體，散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為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却，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為，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為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為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為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為一，斯其極致歟！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為萬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之地而地，在人為人，遇物為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為世為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也，非知巧果敢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冥然與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干將鏌鋣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飄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心故也。不虞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遇物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

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倦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為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至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卻，物奚事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猶干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之以喜怒之色，奚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鏌干、飄瓦，以其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為中之自然；天之天，無為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密行，故能冥通。不遇虎兕，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為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終始，歸乎太空而已矣！壹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

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窒、熱、惴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蘊乎天理，鬼神莫睹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怨矣。故以之治身，則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以無知為失，則近乎真道矣。

虙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物同耳，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已。前叙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化之理而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焉得而止焉，不淫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壹性合德，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内既全而無卻，外物奚事入焉？醉者墜車、鏌干、飄瓦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為賊，況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出於林中，見疴僂者承蜩，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虚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静，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之不處身也，若槾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❶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所失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疑獨注：疴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妙，疑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蜩鳴之時累丸至危，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習承蜩之法也。錙銖，數之微一者，數之始。猶掇之者，離一而入無矣。橛株，形容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耳！

碧虛註：蜩可以作醢，故承取之。初習承蜩，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而不落，失蜩猶錙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如斷木，臂如槁枝，蜩集而不疑，故取之如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豈特來蜩之翼而已哉！

盧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此借以論純一主於蟬而不知有它，此借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是事，但以為技而不知有道寓焉。乃凝於神，凝當是疑，後削鐻章可照。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註者憚，以黃金注者殉。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若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内者，其唯無所矜而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重乎！

呂注：觀操舟、金注之説，則形全精全至於其神無却，不足以與此。

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累，無往而不有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没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却陳乎前，而不入其胸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瓦，金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没，有所貴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註者憚，以黃金注者殉。其巧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胸次，内有餘裕故也，喻瓦缶賤器，投物必審；鉤金重寶，射物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也。藏既内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善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循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入而藏者，入而又入；出而陽者，出而又出；柴立其中央，無心乎出入者也。得其實，則名必極矣。畏塗十殺一人，人道之患也；衽席飲食之間，陰陽之患也。人道之患易見，而人知避；陰陽之患難明，而不知戒。《老子》云：動之死地，是也。

碧虛註：養生若牧羊，好逕故後，不得不鞭也。單豹養内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内，皆失鞭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離羣，昧於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溷俗，忘於自治；柴立中央者，朱愚不通，少適變也。三者無係，是得常名而臻極致者也。夫畏塗麄顯易戒，衽席微暗難持，故美善之為害也久矣，而天下不覺也。

鬳齋云：拔篲，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説天道人道之意。無入而藏，不專於静；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静，若槁木也。盡此三句，可名為至人矣！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戒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説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犦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間❷人獸也。

呂註：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

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

疑獨註：為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為貴，為彘謀則願食糟糠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微意可知。

碧虛註：解牛皮為鼓，正三軍之衆，為牛計者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彘所以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

鬳齋云：玄端，冠也。犧，芻養之也。豚，同篆。楯，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畚筥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趺躓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為彘謀如彼，而自為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痀僂承蜩，用志不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説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拔篲，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鬳齋口義》同根拔之拔，拔篲，掃帚也。諸解略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篲皆服役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説，拔當是帗，傳寫小差，《監韻》：帗音拂，與翇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豚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輴，畫輀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菆塗翣蔞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蔞翣。蔞，同柳菆，聚也，聚木盖棺而塗之。龍輴，則篆畫龍文也。經意盖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彘之生，彘猶不為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❶俞樾《莊子平議》：『凝』當作『疑』。
❷趙諫議本『間』字作『問』。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 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峳，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

桓公瞿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泊陳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庸齋云：詒詒，氣逆之病。沈，溝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爻辭，則世間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

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已無變，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滈池君獻璧之事，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子為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雞，不為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雞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己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虛憍恃氣，軒昂夸大也。疾視盛氣，碧虛註：不生心，此養之至也。雖鳴無變，則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心灰形槁，物莫與爭矣。

庸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為物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

汩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為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汩偕出而不為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臍之旋入。汩者，洄洑而涌出。私己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入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遂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鬳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無它音，宜讀同傍，去聲。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跂慕之心絶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禄，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强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賞爵禄，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息内念也。忘吾形體，忘

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侯疑其有術也。

虡齋云：鐻，鍾鼓之拊，乃筍簴之類，所以懸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禄非譽，忘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又静心，是為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凝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唯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為慶賞爵禄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不適，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知。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歟？

疑獨註：稷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為有文者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鉤，百度而反，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倕能旋疾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為利慾所桎梏也。忘足則屨無不適，忘腰則帶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虡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百，打圍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倕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適，安也。會，猶造，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

虡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有孫休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己養鳥養，各有所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

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説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遇豐歲，事君不遇治世，居鄉里為人所擯，居州部為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虚；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遥無為。真君之為出於無為，故為而不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夭，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知而驚其言，遂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虚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遇，乃不知天命，妄興憂歎也。夫至人之行，不願人知，忘其肝膽，況喜怒乎？遺其耳目，況見聞乎？脩勇賓逐，皆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也。今休將為而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伐，苟免幸，類完人耳。蓋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為，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聲至音里巷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驚乎哉！

膚齋云：賓，讀同擯，棄也。明汙、驚愚，言其自異。款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譏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説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内虚，遺耳目則外静，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人之行，不願人知，忘其肝膽，況喜怒乎？遺其耳目，況見聞乎？脩勇賓逐，皆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今休將為而恃，欲長而宰，要人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雖者之於鏌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説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

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至若岩谷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

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祗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

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内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黄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為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虚，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

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無譽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為，則可上下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自然。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

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為，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為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是生，鴈以不材而是死，是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

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為，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為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是生，鴈以不材而是死，是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

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為，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無譽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為，則可上下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無譽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為，則可上下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

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為，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為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是生，鴈以不材而是死，是

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也。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為人所役用也。有天下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為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君乃謂真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國之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謂躓礙。留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居，謂滯守。形與物夷，心與物化，俗縻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矣。夫道通甚夷，斯寄物以為車，以少費寡欲而為糧，其患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而不遊，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留遊，送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分。自此獨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非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生由則欲得為之染；洒心所以去欲；離形所以去皮；心不白，論虛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註：南越，明地。建德，聖人之國。愚朴寡欲，善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不知義之所適，真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禮也。三者自得於内，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也。刳形去心，遊於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越，憂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着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内，使之少費以嗇神，寡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德，道喻海。不見其崖，背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堯非有人，則能以貴為寄；非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為下；故無累無憂，盖俗魯侯去累忘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虚舟以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攖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虚註：刳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既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為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又憂道遠無糧，攀緣未絶也。少費寡欲，無糧自足，鶉居而鷇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絶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虚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虚舟，則物不害虚己可知矣。

鬳齋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今人禮浄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它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倨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譬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虚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為之灾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内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

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為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為。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為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諳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遥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山木第二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郭註：怕❶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倘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傅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朝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斂以為鍾，喻嗇養精神，以治心也。為壇祭鍾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月，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為用，無敢設也。復朴，喻復性。無識怠疑，各任所適。何思何慮也。往來勿禁，各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曲傅，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斂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是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邪？彫琢復朴，制度淳古也。倘乎怠疑，倘儻無退也。勤誠將迎而無仰奪，順其拒扞，任其附己，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辨，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虞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然，無識而若怠若疑，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無容心之狀。

强梁，不順。曲傅，順也。皆隨而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無容心以處之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翛翛，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真❷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為己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紛紛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為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修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為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人師仰。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功矣。捐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於大澤，亦猶意怠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名還與衆人，此所以不隳不虧也。

虞齋云：意怠，燕也。迫脅而棲，言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不變，無心若近人為巢。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褐食杼，盡棄人間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為功名，人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為之柔馴，況於人乎！

人欲無聞於世，子何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注，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為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摽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孔子謂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痛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為利而以赤子為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去

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冷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内，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逸。既合且逸，豈假文采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已也。外物，謂親交徒友輩。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宴客曰待。不以身外為文華，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交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絶，又為世道，汎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絶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之六十一

❶正字爲『泊』。
❷正字爲『直』。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十二

山木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非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失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强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

虛己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粗也。廩，履帶。履壞，故以帶係之。魏王歎先生之憊，乃引騰猿自喻，莊子答以是貧非憊，已得時；今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得梢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今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召患必矣。

虧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猿尤精。結以徵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禄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弃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宫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顔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❶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若鵕鴟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哉！故曰，鳥莫知於鵕鴟，目之所不宜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無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所為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為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禄，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鵕鴟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無所為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為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

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木聲、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已，安用廣己以造大邪？無始非卒，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終，順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見厄而遂愛己之生以造已，安用愛己以造哀邪？知今之歌哭有聲無宮角，不役於五者，則知所以為始，卒為天人者莫不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無受人益，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合天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飢渴寒暑，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己之事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禄窮桎不行，亦天時也。天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己之生以造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陰陽之患，窮桎不行，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合天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己也。吾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知其為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鷇鴳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歌焱氏之風，心樂乎道也。有具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宮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己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己之生以造哀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桎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非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飢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桎不行，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合天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地之行，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無受人益，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造不異天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四達，言其襲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禄並至，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將以利物，豈係於己？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充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然而須襲人舍者，以窠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禄人

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禪之者，變化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碧虛註：據几擊琴，詠歌古風，孔子恐顏回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哀，因告之以人遇饑渴窮桎不憂則易，爵禄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命所至猶不可逃，況所以待天乎？爵禄之來，期於利物，非為己也。命屬乎內，爵禄榮外，亦命也。天下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襲人舍者，以窠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禄人

事故難却。然歷險難而不忍去者，廬墓在魯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情者始卒莫與焉。具形兩間，人也；窮桎爵禄，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膚齋云：廣己，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桎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禄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無功而禄，君子耻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鷇鴳，即意怠。畏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鷇鴳之無益無害於人，則亦無譏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所以為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有天，亦天也。性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禄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禄

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睹，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常相為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誶，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所宜，斯守形而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足以為辱，是忘是也。動與物交即濁水，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雖足以照以此也。夫子，指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

碧虛註：夫物相為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內照之明也。吾聞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其禁，則遠禍；踐境違令，則招咎。喻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脫烹伐者也。

疑獨註：樊，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只忘其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惑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惑愈大，性命之理皆忘之矣！世人為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歎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彈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逐而誶之。莊子知其身，是以欲而汩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天理也。入國問俗，誤入栗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藩籬之藩，音訓俱遠兼氣形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己亦忘其象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

茂密之地。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頃間之語，則三日為當，傳寫小差耳。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妍美者自驕，故為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為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

鬳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為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殽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灾，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歛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複，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❶《闕誤》引江南古藏本『物』字作『化』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 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意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己，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為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物，以身率導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也。悟所學為土便，因真而別妄也。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為知魏國為我累，有大物者難忘也。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庸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則易離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以有夫魏豈不為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國為累，故未得深究無為自然之道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人為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

侯之問，遂言大略。其為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德。虛緣則無為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此為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聖知之言，仁義之行，脩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外者耳。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内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絶學為全真；悟魏國為身累，則知無位之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規誨者乎？其為人也真，疑此真字為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嘗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温伯雪子所以屢見而屢歎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祖者也。

碧虛註：明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槃辟也。陋於人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心契常道，則目擊而妙存，其可道者禮義容聲而已矣。

庸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

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諜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

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卻，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日之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待隱謂之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夫有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不得變而為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動自無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為死也。薰然成形，又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為哀何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人生若馬之過肆，無駐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不問賢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

何異？唐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絶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洎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為陽，故存；入為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卻，合陰陽為一體；效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為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百年一瞬耳。人知以死為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也。著，明也。忘乎故吾，吾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唐肆，鬻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者之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吾汝服吾也亦甚忘，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奚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瞠若乎後使吾忘汝。服，猶思也。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絶塵，喻妙理卓絶，應變無窮，夫迹之滯礙，形之變化，猶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道無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日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目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蹶；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可為。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

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為規度也。日徂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云：中唐有甓。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於此亦可患焉。汝既知有奔逸絕塵，一解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揚子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為春，日夜無卻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沉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虞齋說為近。又疑當時闐闐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薰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羣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 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田子方第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為而自得。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為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之蟲不疾易藪，水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為而自得。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郭註：熱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脩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為而自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後為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藪，魚之言意之表。試議陰陽，以擬之出天地之大全也。

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數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吕，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以為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為，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歸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非是陰陽也，孰為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所得日新，所玩無故，得在己之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道，大常也。獸易藪，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為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聖人以道為貴，其次貴身，則有患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為一，自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於汐，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

碧虛註：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睹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為也，而不睹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為之宗主耶？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大常也。獸易藪，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為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為貴，其次貴身，則有患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為一，自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於汐，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大全也。

虞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晦明，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至美至樂，贊道之妙。魚獸雖

易水易藪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為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以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為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不言之祕，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為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祕，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為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為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以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為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為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以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大常不壞也。

---

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祕，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為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

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祕，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為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祕，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為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

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疑獨註：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真儒也。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真儒至也。

碧虛註：為王佐者一夔而足，興儒教者何假三千，故羊質虎皮，必有惑者。盛德若愚，豈無知者哉！

虞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間世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其為真畫也。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間而意定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解衣槃礴，所以為真善畫者也。

疑獨註：爵禄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禄，未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內矜則外莊，內足則外間。由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子者莫南華若也。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碧虛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觀其行；事父母而忘生，衆必察其孝。急於人用者，學未至；迫然自得者，藝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乎？

虞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禄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其為真畫也。

爵禄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內足者外間人之不取；宜其得之不精也。再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四體充悅，非謂牛肥也。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 十五

### 田子方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斲斵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斲斵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為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性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斲斵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斲斵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斲斵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為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性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

卜，遂迎而授之政。列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缺斛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顏子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予奪，在乎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刺焉。

劉槩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響也。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為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盧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缺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者，聞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夫夫，義同。

壞植，説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一説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為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曰篁，植以為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為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之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復沓，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疑獨註：御冠之射用知之審者，故能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此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背行逡巡，御冠汗流至踵，則猶是聖知之粗可見矣。若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之外；不射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碧虛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故可措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沓前箭，所謂擘栝而入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不動也。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虞齋云：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臨淵，背行逡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之射也，所謂純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得説，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黄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説，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黄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説，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黄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貴人賤哉！

人，所以不得説，不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託肩吾以明之。翛翛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為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説，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劫，羲、黄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虚註：鼻間栩栩然，色澤欣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且有生是妄，逆旅誠虚，軒冕去來何異蚊蠛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道德之鄉；顧眄四方，御氣窅冥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説，質真故莫渝，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地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禄弗能縈。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人賤，則所樂也内，其視三仕三已若畫；其氣無體，故没至柔而不濡。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禄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己，以其潜蕴於無内，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

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内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己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徵，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譏楚王之存存者已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徵，謂不敬老、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為災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虞齋云：此即刖者有尊足存之意，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己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己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己也。己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己，則國雖存而己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冠，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 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未知孰死孰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我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爲道者日損華僞。華去朴全，雖爲而非爲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无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未知孰死孰生。俱聚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爲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真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而玄之極，隱則不皦，弁則不昧，无為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為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趨明以求之狐闋之丘或不盈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為謂則不知，是真知也。狂屈欲

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為，而仁可為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為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相偽而已，所以為亂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為，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絶滅之。及无為而无不為，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隱幽而弁顯，喻陰陽之中。无為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反於帝宮而問焉，黄帝以喻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道，所以為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遂曰我與若知之，彼无為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能體无為之道以行有為之事，故以无答為真是，欲答而忘為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為无為，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是已。上仁為之而无以為是已。義可虧也，上義之而无以為是已。禮相偽也，故為之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為，損之又損則至於无為，无為則萬法皆空，唯變所適也。今已為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為死之終，《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為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為一，吾又何患？神奇，人之所惡。本乎一氣，運轉无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冥乎无言之理而至矣。

疑獨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弁起，知无所息，故扣杳冥以求安。无為謂以无答為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宫，靈府也。黄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无德可至。仁者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裁斷，弊則矯飾而浮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无為則无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腐

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粗妙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為謂之不答，示至理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語默冥會。終以黄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為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鬳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隳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聰，此為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无為，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為矣。求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為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之發，終无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吾又何患為徒、為一也。萬物生死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禍福為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弅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為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宫，則求諸内。黄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處、无從而已。真是，謂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耳。聖人貴一，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黄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内；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至人无為，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

豈待為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質。四時運行，不待為之？昭然若存則亡矣，挈然有形則不神。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也。

呂註：天地无為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為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美，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美，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為至人則无為，出而為聖人雖有為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上古而不老，是已六合不離此道之內，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道常日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呂註：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為一，而未嘗往也，非真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為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此段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言之意。蓋為出於无為，作本於不作，若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間也。扁然而萬物，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虞齋云：大美，即《易》云：以美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為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非真見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彼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 十七

## 知北遊第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知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却，而沖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齧缺假寐，則聞其言而隳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為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犢，言其神全。无求其故，日新也。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晦无心，不可與謀，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沖和集。收知覺，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及照，視不浮外，其道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

居。此皆歌頌齧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

虞齋云：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德美，謂其足以潤身。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犢，視而无心，赤子亦然。无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芒忽貌。彼既无心，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誨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内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犢一句，形容德美道居，无心无為，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形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委隨而自化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蜕而有。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形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吕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委隨而自化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蜕而有。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形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吕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委隨而自化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蜕而有。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形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吕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委隨而自化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蜕而有。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形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蛻。彊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韁解鏁之要訣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調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冥冥，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則猶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智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止分，容恣无量也。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己，明道之贍物在

於不贍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稱道也。无所偏名，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反於宗者不逐末。噫醷，物直聚氣耳。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順所遇，宜過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興，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弢墮秩，言其獨脱，變化氤氳，无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默而塞之，故得也。

呂註：精神於道，猶為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奧，體强思達，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巍巍，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内；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為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喑醷，謂非所美，壽夭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馳張莫拘，墮秩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无值，故辯不若默；真聞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无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冥冥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為來，不往為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夫以博辯為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人。非陰非陽，言莫測。直且為人者，適遇此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者，喑醷，氣之暫聚耳。世間果蓏，皆有性命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書之在袟，唯獨脱者則能墮解之。紛乎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

也。此固人所共和，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至也。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得，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神者，沖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錯雜類分，胎卵莫侔也。其來莫知，孰謂之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遍滿，於何為門；入則充盈，於何為房。无閡无剩，彌羅皇皇也。遇此沖妙之道者，與天為一，應物无窮，天不得不高，四句皆指道，《混元》云得一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寡；以慧答道，則其辭訥。絶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能加，而淵乎巍巍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焉而无匱乏，此明沖妙之不益不損也。直且為人，道貌天形也。將反其宗，入於寥天一。喑醷，結聚而為有生之物，頃久復散為无。校壽夭，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理；人品不易，莫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和為德，應偶為道也。人生世間，交臂易失，唯湛寂者无出入，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即物之初。喑醷，氣不順也。自其不化者无死生。解弢墮秩，即決疣潰癰之義。紛綸宛轉，欲化未化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真宅也。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者不化也。在形屬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强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為齒列。不違則順之，本初而觀有形，適足為累。百年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无所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邀索而見此道，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為悲哀，此有所包裹而不明，如在弢褁之中；能自知覺，則解弢墮褁矣。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返其真宅。不有不可見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之形，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來，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資焉而不匱，則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也。有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即物之初。喑醷，氣不順也。自其不化者无死生。解弢墮秩，即決疣潰癰之義。紛綸宛轉，欲化未化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蓏微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强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為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无所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邀索而見此道，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為悲哀，此有所包裹而不明，如在弢褁之中；能自知覺，則解弢墮褁矣。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返其真宅。不有不可見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之形，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來，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

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説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為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為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掊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衆形而不匱，至无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為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為人，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反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迕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己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弊衰也，若以理燭破，則弊衰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散人劉得一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

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舉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為。寥然空虛，志寥然，則无所往；有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有終乎！馮閎，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故冥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真所謂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有生，瓦甓无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无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為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履稀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為无，非所以為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為，則澹漠調間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也！故彷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然則為稊稗螻蟻為瓦甓屎溺者，誰歟？

郭註：貴而上者，去道愈遠；賤而下者，取道愈近。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知求道為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豕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履豕之要。今問道所在，而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為，則澹漠調間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也！故彷徨馮閎乎虛曠而間，言其氣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合於虛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至也；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彷徨馮閎乎虛曠

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有際在物，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不能容无際之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際，與不際同，際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己，既明物物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

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之變而已。

碧虛註：固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監市履狶以喻之，腕下有肉則知上肥矣。道體虛无，何處无之，无既不逃乎物，物亦不逃乎无，道則浄穢无間，言亦粗妙俱通，是以周匝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育，猶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志已見而无固必之意。同合而論，无所終窮，窮則不徧矣。嘗相與无為乎，為則不咸矣。澹漠調間，寥空其志而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知其所終咸也，以至於彷徨馮閎而不知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

道體无際，化物亦无際，有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无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无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无衰殺之理。

物物者能之，故雖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而性无積散。

當相逃，妙用无乎不在也。

庸齋云：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由是知道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物際者也。

道體无際，有際在物，不能容无際之際，故能容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不能周徧咸矣。混三者而遊於无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調間，皆形容无為之妙，能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无盡。物物者，道也。與物无際，通生萬物之謂也。

窮而至於无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不際者无際，故能容一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從，源趨流出乎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奚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户晝瞑，奚荷甘日中參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仗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堉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吾知道。曰：吾不知。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知道。曰：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形自形耳，形之為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不應則非問道之數也。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吉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為足以求之於无窮，而无窮不知也。无為非本无為，知其无足為而无為，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為深，知之為淺；不知為内，知之為外也。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為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

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无以問為也。无應應之是无內，則未得其未始有无應之是无內待問窮，若是者物於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泰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道則與道為一，非學道知道者比。无形无聲，曰夷曰希是也。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之知。夫道无聲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而有聲聲色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不形，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內，不若不問不應之為愈也。以不應之應，答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崑崙，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碧虛註：天下君子所繫，言道為百王師。今於道得之秋毫尚知隱祕，況其全備者哉！窮冥者，耳目所不及。論道則窈冥亦非，故泰清問无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為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為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名可道，事之徼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聞則不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為理屈。不知內。照以无內，照之應待理屈之問，猶與瞽者議黼黻，聾者論宮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崑崙之崇，太虛之邈哉？

虧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況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為道。夫道无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為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為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也。不知深矣內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淺矣外矣，是有乃能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真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為理屈。不知无內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无應應之，是无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没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豪末之在焉。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歎，弇堄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能无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問无為，无為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篇首黄帝云不知真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有，曼衍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无窮；絶有斷无，妙從何悟。微乎！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强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强應，是无主於内，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説之不通，義當是卬，《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絶學之意。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无有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則无照矣。此光曜不得問也。窈然空无應而强應，是无主於内，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説之不通，義當是卬，《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郭註：拈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都无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為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鍛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而好此藝，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无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假不用為用，故長得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虞齋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不用者，道之為而无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為无不為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為。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問未有天地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冉求問於仲尼曰：

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為先物，道乃至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為不神者求，所以為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為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為先物，道乃至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未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非形非氣，所以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為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

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昭然，謂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

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未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非形非氣，所以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為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

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任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昭然，謂幼稚聰慧。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專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為不神者求，嗜好无厭，欲美頑質也。老同幼則无古今，生如死則无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自而散，有為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无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芻狗百姓而百姓愛之无已者，亦

取其不先物故也。

虞齋云：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之昭然，虛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也。无古今終始，言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末應，謂不必更言。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生字，其義亦然。死生所待，一體而已。體猶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為物，不得為在天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窮已。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无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問；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為澆漓。太古无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為之治，其唯善求已之先天者歟？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蓋使之反照心源，得无所得，不昭不昧。无古无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死死生，謂其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為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鏊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鼇，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和者，无心者猶能和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强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鼇，鼇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剩也。囿者，田狩之地。圃者，場圃圃狹於囿。宮，狹於圃。室，狹於宮。言人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鼇者，和而一之也。盖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

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間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資之存不匱，變之出无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哀者邪？

碧虛註：殉物曰外化，全真曰内不化。蕩性曰内化，持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迹同物化；一不化者，本未嘗化。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如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囿、圃、宫、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別是非，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光塵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迕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静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其所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貴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為无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為知，其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可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與人相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

虞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為内不化。内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柔以和光；内不化者，介以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而外應乎物，與接為構，為内化；與物靡刃，為外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歷所過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必欲與之相勝哉。

豫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為内不化。内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柔以和光；内不化者，介以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而外應乎物，與接為構，為内化；與物靡刃，為外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歷所過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稀韋、黄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内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鑿、鑿，謂五味相奪也。囿、圃、宫、室，謂其以此為窠臼。不傷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可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與人相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

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囿、圃、宮、室羣居之樂，而為山林、皐壤獨善之舉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鄽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絶學无為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真知，无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真人之所哀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凡人固不能无言无為，但无心於言為之間，則言為之累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譬。无為、无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黄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也。黄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喑醷而自生，勃然出，自墮，則居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静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為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稀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❶唐寫本『者』下無『物』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象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始異其棄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吕惠卿註：老聃之道，絶仁棄知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皆去而遠之；唯擁腫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實故也。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妾皆取淳朴之人，而去其畫然知、挈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為之使，三年大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壤，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為人之杓也。杓，小器，便於衆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虛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鞅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驚情泊，後欣俗阜，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潛隱，民莫得知，豈肯為人之標杓耶？若當俎豆，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槩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為，而未能无不為也。

林氏《鬳齋口義》：擁腫、鞅掌，猶支離也。灑然，瀟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筆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樂貌。豈无得而然，言天實為之，天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覷破。不釋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册號《洞靈真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何粲註：羽山在徐州。莊子言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畫然、挈然，皆顯示貌。為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掇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為不知己，恐民歸附而為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予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為彼所尚，是立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禄，而勉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韜光未密，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圃之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孈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弒父，臣有弒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阬。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禄，而勉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韜光未密，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圃之攖身利禄，則粗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混融无迹也。

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作為，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互相軋相盜，則有知為欲之大，民性為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壘細民感庚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真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粃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簡髮、數米，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心；慮民相盜，故絶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阨而不顧者，皆因堯、舜遺迹致弊而然。獸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鬳齋口義》：鯷、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今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盪，同蕩。以堯、舜二子為辯，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勤，言為生甚苦。穴阨，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為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絶仁棄義之説，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為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絶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為篡竊也。而任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横生，豈敗哉？

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梟薄，切為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蘧蠙，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攬乎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不强相效。

《老子》云：營魄抱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无思无慮，可以及此言也。趎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為用，以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為之孽也。趎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雞，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疑獨註：趎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營魄抱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无思无慮，可以及此言也。趎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為用，以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為之孽也。趎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雞，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庸齋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今乃為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雞之喻，義同前解。

趎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絶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趎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盲哉？知亦有之。今趎非形有聾盲，正坐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闢，即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為主，所謂我者反為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無所施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無不解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及揆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趎何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

呂註：趎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贏，同籯裹，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趎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決，蓋為夫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趎失道之真，猶童櫱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為人之道也。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采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朱愚，丹心愚蠢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為患，既目擊道存矣，又況有言乎？海非藏親而无累，斯為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株愚，取形若橛株之義。

《鬳齋口義》：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衆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鬧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內外護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及其懼消慚釋，陳述三條，覬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為仁義以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无異矣！惘惘，无歸貌。欲反性情而无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為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株愚，取形若橛株之義。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內外護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全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

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内；欲惡韄於内，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得无失而後為通，偏韄尚不可，況内外韄乎？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内，雖繁乎以執之，網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止，謂止於分。已，謂无追故迹。舍人求已，全我而不效彼也。无停迹，无節矣，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波亦波，斯順之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為召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韄，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韄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内捷，内捷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兑，閉其門，是也。心術韄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内中有主，則不入；自内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人家有不肖子云：塞其兑，閉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

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孰矣。然而鬱鬱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韄猶羈縛，捷謂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韄也，不可使至於

也。知吉凶者，誠明能止。已則不役，求諸己則自信。翛然侗然，无所係累。能兒子乎，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无忤，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庸齋口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好惡，所以自愁。孰，同孰，謂用功之久。鬱鬱，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韄，以皮束物。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又將反而求之於內，曰內揵；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網繆而不可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揵。言學道不得其要，內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乎？趍陳愚惑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今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休歇。舍人求諸己，不務外也。兒子，啼而聲不乾，可進矣。趍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己有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己，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兒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己而復乎本來之天。其嚘、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沖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

二韄，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趍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己有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不可伸，小兒久握而无窒咳。共其德，猶云同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无心。不與物同波，此可為衛生之常道也。

南榮趍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

也！

郭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皆與物共，不以利害相攖也。趎謂己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為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以為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灾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而來！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硋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為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為怪，故世俗所不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復舉前話，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趎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不以利害相攖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欲自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為物欲所蔽，聞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為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碧虛註：趎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不以利害相攖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以為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為物欲所蔽，聞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為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碧虛註：趎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不以利害相攖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以為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為物欲所蔽，聞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為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碧虛註：趎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不以利害相攖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以為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為物欲所蔽，聞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為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碧虛註：趎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不以利害相攖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

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為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冰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因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違詰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翻覆答問，至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奈何趍之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 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雜篇庚桑楚第二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獲助。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為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恒，為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為，則敗之而已矣。

疑獨註：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為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得泰。宇泰定則沖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脩，為之，非為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為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

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為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為天之所助，而夤畏奉天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强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强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强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性分之内，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虚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内發，天廷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蔽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學，學其所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至辯，辯其所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游，欲其鷖没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敗而何？

《庸齋口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譬胸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行人所不能行，无徹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陶成己德，何望乎發天光於所不能知而而得天助哉？乃今難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

泰然而定，則天光發，則人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

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自有窮通，有爲而致患乃人也。安之若命，其成不滑。靈臺清暢，憂患不能入也。有持，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爲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遊分內者，行不由名。期損己以爲物。行无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己所无，猶借彼而販賣。人見其跂，而自以爲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跂者。其身不能自容，則雖己非己，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爲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可知矣。志之一節將形，謂无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爭，藏於非陰陽而有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知此，則所謂誠己發而持持之耳。知此，則物入而不咳，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人者无親，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爭，藏於非陰陽而有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陽而无心，故萬物不得而盜已。

林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與物入而不咳，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爭，藏於非陰陽而有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陽而无心，故萬物不得而盜已。

褚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與物入而不咳，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爭，藏於非陰陽而有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陽而无心，故萬物不得而盜已。

於外，所以行乎无窮，所以志乎期費。為人也。逐物无窮者，謂券外者，志乎期費，則賈衒，人見其行乎无名。出於券外，好危跂，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券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見其好跂，其足危矣。猶魁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无親，无親者盡人心，寇甚陰陽。故懵毒之氣，无所逃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懵毒，不知心之為害尤甚，兵害猶可避，心害无往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凝冰，過怒則熱焦火，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寇，五行不能賊也。碧虛註：賢愚之性莫移，為備物。進退之儀有漸，為將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肅，外弗見侮。无為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桎，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不知其所持无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不誠己，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券內者，行乎无名，故自明。



券外者，志乎期費，則賈衒，人見其危跂，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券自利耳。惟庸有光，充實而光輝常內之人，與人愈有。券外之人，苟且舍己外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跂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容身而已。无親者，人不保附而孤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疏棄，人道絕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懵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寇也。心和平，則不能也。

《庸齋口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為害尤甚，兵害猶可往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為之，何足以滑我胸中混成之德？持，謂應物。深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為未化。一脩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句三持字，語甚精微，人未能誠己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入於其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靈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事，如今人言業已成行之業，如此者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己則非敬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中，發不當則无以達彼，皆為之失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券內，不也。業，謂世間有為之事。不趨乎越己分，人无得而名。券外，求在人善必趨乎惡，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

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无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為幻，況於惡乎？然而為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為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胸中而不合離，愈為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仰而无愧也。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撼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間，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欠筆。

❶依《闕誤》張君房本『人見其人』下有『物見其物』四字。郭註亦然。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 十三

### 雜篇庚桑楚第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道通，其分也❶，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窾。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本剽，有長而无本剽，宙也。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无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反守

分內，其死不久。不出而无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宇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无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以无為門，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為有，而自有；非謂无能為有，若无能為有？何謂无乎？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遂无，則有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无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為通，其成也乃所以為毀。无者遂无，則以我上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无為而自備，則成虧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有不能為有，必出於无有。則何適而不通哉！道无死生，出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也。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所謂无有則非无有，而无有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御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為鬼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成有毀，道則通貫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剽。鬼同也。唯有形而无累，常象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欻然自出而不見其本，欻然自入而不見其竅。出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長者，道。本剽，終始也。有以上為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為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出，則有實性，實性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之中，而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

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然而本无有也。有必出於无有，而无有一无有，斯為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徹，有无咸備，然而物各有分，不可一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蟻得水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素備也。所以惡備者，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真蕩而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開兌濟事曰出而得。若乃失者同於失，是謂得死也。天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冥冥之物不二矣。學道者以虛為身，以无為心，非定而何？造化无本，太虛无竅；雖无本竅，而理則有實，而未識何處。妙本无夭，是謂有長，而不見始末，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四方上下莫窮，有古來今无際，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形皆自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蓋有不能生物，所生在於无；動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有无皆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混為一无有。聖人藏乎是，與造化俱也。

虞齋云：世人分成毀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无而私求備者，但求其有，故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為得而能神；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備而衛生之道愈疏。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通物，物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有无者，天地間實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為實，則其人與鬼无二。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豈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萬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混為一无有也。聖人之心藏於无有，亦藏於密之意。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通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无不備足，聖人慮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惡乎備者，為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愈備而衛生之道愈疏。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无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萬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毀滅其

真性，認物以為實，形雖存而與死无二，所謂行尸是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无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无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真性。長，謂性所自來。真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无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无乎處者為宇，則所居而安；以无本剽者為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强名曰門，而實无有也。若執於无有，猶不免乎有，併无有一无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无有，故能无所不有也。剽同標，末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胸中，故譬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是者已復差之。黬，謂聚氣。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言前，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膍胲，喻各有用。偃，謂屏厠。寢廟，則以燕享。屏厠，則以偃溲。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厠矣。是非彼此，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己是為足以為是非之主，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直脱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蜩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疏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黬，非其體也。而二

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无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黵，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膍胲，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无不在，則不可以言是而已。二家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為正；至其弊也，以己所是為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鷽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陰陽，故物有生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知生為喪其无，則知死為反本。然而死生已分矣。自有物之後，生始於无有，既有生俄而有死。是以有生死；雖有生死之別，皆出沖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之一族。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而不離乎楚都，猶氣方黵聚而生，俄披散而死。不知天地密移，而妄執是非，以有生為是，則以披散為非；以沖氣為是，則以黵聚為非；是非无主，故非所定言，在學者辨而析之。喻膍胲麤穢可散也，而大祭備物不可散，生死黵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廁，又重喻是之可移。生為是非之本，知為是非之師，故乘之而无窮。以為果有名實，因持以為己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蜩鳩之同於偏見哉！

《庸齋口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為喪，寓形宇內。以死為反，歸其真宅。纔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分

已。上焉无物，太極之初也。次焉有物，陰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死生為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譬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甲氏以封邑而著。著戴，即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皆楚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公族，却於四也字下，著一非也結之，就上生下，絶而不絶，此作文妙處。

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者醷噫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强自分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是者未定，故不可知也。臘祭之備膍胲，牲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俎謂之散，所祭之牲本是一物為不可散，喻人之所是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葉，百體只舉足趾，文法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是者皆可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禀質為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无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无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别，蓋謂貴戚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黮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黮耳。俄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膍胲，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為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无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❶高山寺本『其分也』下有『成也』二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慾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者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蹍市人，則稱已脱誤以謝。兄則傴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為，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為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為强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碾足不得不辭以放驁。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蹍足不嫌於不愛，以傴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傴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為俗禮，以親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為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為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繆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為達，則去與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胸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為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

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蹍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傴翊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己，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信不渝，故辟金也。悖則不通，故徹之。謬則不脱，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一則静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為德之欽。能生之生為德之光。命之在我為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為莫非自然，人為則偽，所以為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静，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碧虛註：凡有脱誤於人者，情疏則不免辭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己則治，有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虧矣。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芻狗萬物，親疏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豈俟金璧以為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繆網者，心空也。慾惡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能閼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慁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漠世，事有為之患豈足以猒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有，有生於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為，所為非真為，道之失，故不接不謨，安用知為。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瞢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真以治身，何所不治？内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鬳齋口義》：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蹍足之喻義歸下文四六不盪於胸中，此教人下手處。欽者，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為，為而流偽，則為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為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説話。

蹍足以親疏而分敬驁，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偽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脱誤蹍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為，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盪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静，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

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為？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為，則知無為者其性未嘗動，為之偽謂之失，則知有為者其為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為構，相與為謀，唯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苦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為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出怒不怒，出為無為，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為無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之外哉！

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出怒不怒，出為無為，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為無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之外哉！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工於天，即俍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遯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拸而棄之。脊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為天人矣。彼脊役形殘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工於天，即俍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遯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拸而棄之。脊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為天人矣。彼脊役形殘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

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謵而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為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為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為常出於無為。不怒無為，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為欲當誠己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為之用也。介者，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不倦服。習至於有成而不餽其師，是忘人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為入於天。人不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己則有所擊累，敬之則喜，侮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怒，則出為亦無為，故不暴其氣而性靜，不逆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碧虛註：工取中者拙乎藏譽，妙自然者疏於人為。天人之迹俱泯，斯為全人也已。禽蟲多自名曰能蟲，飛走不相代曰能天，全人惡天，不以心緣道；惡人之天，不以人助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誤入羿之彀，士固入國之籠。羿得禽則威，羿威而禽斃；國得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好，故為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性，因以為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為而不為，則沮其欲為，為之則曠然無為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為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為，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鬳齋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己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惡天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為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為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拸去華飾，盖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胥靡城旦舂之人，不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

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謵，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為己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徐無鬼》篇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與造物為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為於世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為而無不為，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

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己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俍人所以為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翾飛跂行，蟲能蟲也。烏慈鴒友，蛛網蜣丸，蟲能天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為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為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為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飾，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至於復謵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為無為，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無作為也，物不因細，故以發不為己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為所當為，一以百姓之心為心，有以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為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今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己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為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為，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趎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己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憯鏌鋣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

同一體。寢廟偃厠，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虚。凡涉物累而障虚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臘具脃胲而可散不常，羿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虚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毁譽敬侮而造乎不為不怒。静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奥，若顔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猶孟氏聞南華繼絶學於百年之後，吾相狗也。下之質執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為天下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十五

### 徐無鬼第二十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狗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説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説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内外無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悦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吾君者，從説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説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内外無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悦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説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

呂註：無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己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己无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猶忘之，則忘己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内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絶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悦。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悦。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虚空以羣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謦欬而不悦者乎。

疑獨註：無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無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無鬼謂雖居山林，未嘗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無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鉤、規、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絶塵，不知其所矣。横説者逆，從説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為横，兵法為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虚空之境，野草柱塞鼪鼯之徑，人跡人位率皆空虚，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跫然亦喜矣，又況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犬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悦，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謦欬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悦也。

碧虚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即前所謂内外韄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盖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為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粗而入，然後導之而造夫精微也。

吴儔註：無鬼盖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悦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鬳齋口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

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雞，此馬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邮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弢》，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入去國之喻，不待釋。

謦欬喉中之聲。

褚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來為絶技。武侯聞之大悦，何耶？蓋善説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絶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皐之技，至是亦无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邮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弢》略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悦，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義偃兵，造兵之本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其可乎？無鬼曰：不可。愛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不拒焉。或疑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宫，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脱矣，君將惡乎用夫僞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悦，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義偃兵，其可乎？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

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愛己偽矣，偽則名張而競興，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為為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偽生於後，民將以偽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偃兵，亦无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名。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尅非己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偃也。

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偽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

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錙壇，則玩而覿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為也。以此養其私，不能全其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奚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者，元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況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為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得不勞之。武侯又許，此所以病，不得不以道，故也。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鬼直言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遂問為義偃兵之要，魚處涸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答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興，皆由為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

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偽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驥錙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此矣。

《鬳齋口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為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美惡之成皆有迹，故曰器。以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克伐怨慾行而傷其內。為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為順，失為逆，无得則无失，故曰无藏逆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況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覬天下之歸己，得之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戰撓，雖勝而不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無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害善勝，則民死已脱矣，何偃兵求哉！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 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徐無鬼第二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為天下莫過自放任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夫事由民作，今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為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知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瞀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有患耶。為天下者亦猶養之外，超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道之所在，故曰大隗

所存。不免出而應世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内，適有瞥病。又復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為，又奚事焉！黄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去其害馬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虚註：黄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俞治國有旨哉！馬之真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民之真性，齕草飲水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牧而是去其害馬者，喻劉槩註：無思無為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故曰予自遊六合之内，適有瞥病，同民患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襄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為累，故曰今予病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為天下之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為養性之本，去害馬者，為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吴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諭道之體。具茨全覆，諭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黄帝之迹觀，似猶未冥於道，而欲見之七聖蓋未能虚廓洞達，暢乎無垠。非唯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者，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塗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即具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其害馬者。為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瞥病，目眚。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内，拘於形器而不能偏燭無外，斯為病也。有教之去其病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外。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内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

合內外之分，所以未為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為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逍遥，具茨之山不待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辭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敬容，仁義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尤則夸者悲。錢財不積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物之徒樂變，遭時有用，不能無為為也。夫時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無為也。凡此衆事，皆為物所係，各蔽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郭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疑獨註：物得所嗜而樂。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嗜而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無能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為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為業，商以市井為業，庶人無暇日，旦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夸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為，有為主於變，以變為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為也。凡此衆事，皆為物所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為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為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為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為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黜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

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美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惰勸。禮儀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為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惰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為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庸齋口義》：思慮百變，談説有條，凌轢問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為喜，一日無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禄為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為重。草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贏。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臾，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為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評知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為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為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為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害作矣。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設施註措，妄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為哉！貪者不積則憂，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温凉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同太虚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 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鈃鐘以束縛，其求唐子而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是為公，則天下皆堯。莊子以為不可，而惠子以為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日瓦缾貯水，湯中煮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為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為之調瑟，堂室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弦而室內五音皆無當。弦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寶貴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己非。寄而躋闇，則寓迹不高。夜鬬者，所爭無明。未離岑，則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鬳齋口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為真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以水而為冰，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弦皆動，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為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皆以音為君，舉不離於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陽召陽，則夏不熱，冬不寒，何異？遽乃自以為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拂，猶抗。子以雄辯為極，故莊子引齊人躋鎮，屈服也。躋，音擲，住足也。不能行之子用以守闇，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而求小鐘乃加護之，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為是，猶亡子於外而求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為闇者，此別是一句，與上躋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

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以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詆惠子之病，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弦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為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為是；至於楚人寄闇而鬬，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椳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椳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

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

欲為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為也。莊子自謂吾失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矣，即伯牙絶弦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逞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

《虞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為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之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説，以豁暢胸中之奇，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敏乎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無失，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

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横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碧虚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引為《郭注》，緣此四字，不類注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❶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己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亟，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為善士，未可大有為。不己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而下畔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黄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己若者，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内視，

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强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己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為人，不諂不傲，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悕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為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為政寬兼忘天下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鬳齋口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强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為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己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敖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鋤色者，去其驕人，不疑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躑躅者罹灾，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以無識而敖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為物靈，有知有識，而欲敖忽同類之尊者乎？不疑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鬳齋口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為矜能掇禍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

長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睹吳王而攫搽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莫非彀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耶，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為善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為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為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睹，齊國三賀，為我先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悟有心之謬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盧齋口義》曰：先曰賣，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為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為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睹而國人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噓，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山之又遺，而世累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鬻賣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己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謬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虞齋口義》曰：先曰賣，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為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為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睹而國人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噓，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遣累，則遣之又遣，而世累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鬻賣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己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謬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賣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為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❶正字爲『諱』。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 十九

## 徐無鬼第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鄙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誡。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己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唯自然乃得

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閑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二人無為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為，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吠，士善行者不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為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己也。能反己，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指揮。

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默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橐籥萬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泳，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為物所遷也。歸根而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秉羽扇，而甘膚齋云：弄丸，戲事。出於人為不自然。德者，得於己。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

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為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則己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熊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秉羽扇，而甘膚齋云：弄丸，戲事。出於人為不自然。德者，得於己。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

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羊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宍，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奧，未地，屬羊。東南隅曰宍，辰地，屬鶉。羊因牧而有，鶉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鶉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爲此物相攖，順理也。不與爲事宜，無擇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爲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人事，何爲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梱遊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爲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吳儁註：九方數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故其相梱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爲祥，而不知遭刖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徵也夫。

《庸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鶉生於室，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爲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

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為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徵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閭者也。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肖，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鶵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遺肖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徐無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一覛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唯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

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羶也。舜有羶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覩，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唯外賢則不偽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



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謂之仁義，不免假夫禽貪者器也。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之本必生於堯、舜之後是已。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郭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民聚。利以和之，則民至。譽之，則民勸。致其所不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者衆，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以為穿窬之資。舉世皆竊

仁義之名，以為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而欲周平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温。姝，自美。濡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婁，自斂。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温暖姝美自悦，未知夫道在無物之初也。曲處。乳間股脚，温煖之所。蝨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温暖姝美自悦，未知夫道在無物之初也。曲處。乳間股脚，温煖之所。蝨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内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悦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人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狠，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狠意。目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虞齋口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譏學者不知未始有物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碧虚註：暖柔姝好，自悦也。濡，潤；需，頃，偷安也。卷婁，牽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為未始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頃域，喻囿心於富貴。卷婁，傴僂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為名，人皆歸之，反以為苦，終身不得休息。借蝨居之，自以為安，不知其不足恃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狠，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狠意。目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悗然德化，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也。

奎蹄曲隈，豚之所介也；豚，蝨也。卷婁，處丘也。處丘，空虚之丘。豚之所介，蝨之所居。介，音戒。蹄，音啼。隈，音烏回反。婁，音縷。

奎蹄，形象蹄，身之卷，自屈。婁，自斂。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温暖姝美自悦，未知夫道在無物之初也。曲處。乳間股脚，温煖之所。蝨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内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悦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人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狠，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狠意。目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悗然德化，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也。

奎蹄曲隈，豚之所介也；豚，蝨也。卷婁，處丘也。處丘，空虚之丘。豚之所介，蝨之所居。介，音戒。蹄，音啼。隈，音烏回反。婁，音縷。

奎蹄，形象蹄，身之

內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訾；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為履，愈失其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于中，不免繼以偽，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闢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為濞薄，許由恐其為天下笑，盖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叙煖姝、卷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為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為域，衆蝨以豕身為域。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徐無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

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以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為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己寶，謂知能。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也，此為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為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堇，烏喙。雞壅，芡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遞為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鴟目晝暗而夜明，鶴脛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攖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

府藏，則為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為己寶，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偽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而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堇、梗、壅、苓，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為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己病。鵂目、鶴脛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讒深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攖拂亦不輕矣。水離土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為己寶，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鬳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為帝，其餘為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為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殺身。鵂目、鶴脛，又重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不覺恃其有源，自以為能，皆危己而我無所攖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胸府，自以為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讒深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攖拂亦不輕矣。水離土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為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跖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鵂目、鶴脛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攖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胸府，自以為能，皆危殆也。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無心。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尅，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之徇為能，殆成而不給

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己寶，此真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殉，貴在謹遏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方，知大方，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所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

榷乎？揚謂發其幽。榷，謂劾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為有用，不知之為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為體。大信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榷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為之！夫人之惑，己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

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為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悗然蛻解。大目，天光昭然，徹視。大均，平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蛻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頡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榷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脛不可斷，鳧脛不可續也。稟生受氣，盖有由然，唯識侔造化者默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鬳齋口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

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為大發揚而榷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諶，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陰至大信，皆因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為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祕。又何所施其頡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榷乎？《漢書》：揚榷古今，揚，舉也。榷，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惑者妄情之偽，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鬼説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已之過，盖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黄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絶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唯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隰朋之

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歅之相攖，時為帝，致知棁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睹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堇、梗、壅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曰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己天以燭物之天，己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則陽第二十二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有過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禄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静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從閱休，將以静泰之風鎮其動心也。侵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禄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娱矣；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禄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静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從閱休，將以静泰之風鎮其動心也。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

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閔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禄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閔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閔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閔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為衣，暍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為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禄為顯，使王公化高為卑，於物無逆，與之為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

不若釋楚王而從閔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為利禄之計，王果引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欺罔，心神交固而湮況乎嗜欲也。救凍暍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畚，伯鸞之婦賃舂，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禄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間暇，而化卑也。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為，而趨進者弊弊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馮以干禄為事，與有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庸齋口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己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令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閱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閱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摇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迹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之安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與之名也。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見物，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摇作，芸芸也。雖静而復命，不害乎摇作，然而然，非性而何？摇者自摇，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己，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聞，來即鑑之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呂註：人心網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内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摇作，芸芸也。雖静而復命，不害乎摇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非性而何？摇者自摇，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呂註：聖人解脱束縛而通大道，為師也。復命者静，摇者作動，皆以天性也。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聞，來即鑑之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綱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為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

《鬳齋口義》：綱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為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 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則陽第二一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常不化。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囿之也，任與物皆殉，其以為事而已。聖人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洫，所謂復命搖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適足也故曰嬴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則無所不睹，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為，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為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

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為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間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為者何不舍其所為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

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為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為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為嬰兒與之為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為傅，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為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嬴法兩見於湯，湯雖為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為湯之傅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況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鍾鼓於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間，音閑，謂廣野。環中空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若厭沒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殉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偽於綢繆，何為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為師傅，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傅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為師傅。除日無歲，則終始不囿。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周盡一體之道也。

《鬳齊口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其中則草木緡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間去聲，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為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

時之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唯無事為之跡，併與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無。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於一。洫，猶《齊物論》老洫，泥著陷溺之意。與道為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為師，不為其所籠囿，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為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為而尹有為，湯無名而尹有名也。此名在世，是為剩法。兩見，身與名為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為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為伊尹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旬而為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為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為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人之中，無所不睹也。昔冉相氏得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湯同時，是亦為之傳也。曆家積日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為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為之傅，師其道之無為而不為政術所囿。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囿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為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剩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湯同時，是亦為之傳也。曆家積日無幾時，則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

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三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嘕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悼所爭者細。映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劍聲小，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嘕，有所受也。吹劍者映，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悼所爭者細。映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虐掠為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行欲以小憤興兵，侵暴鄰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鄰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為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為小矣。王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

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殼之内。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内，似粺米之在太倉。稊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嘔然而鳴，吹劍者吷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

《庸齋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説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惝然若失，悟所争之不足争也。管竅吹之有聲，吹劍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説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 則陽第二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穆穆何爲耶？蓋華子欲伸後説，故以此撓動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遺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爲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

水而沉。著，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迹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皆為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而望。穆穆，衆多。埋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鄽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為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圃，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沉者處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

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為老聃役而未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為聖人僕役而未昇堂奧，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瘭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為之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疏，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

呂註：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為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内之欲惡為萑葦。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為孽，奪其真之所為也。

疑獨註：為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疏略而無成功。封人推己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耰，其禾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遁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以徇衆人之所為，動之死地者也。蒹葭，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熾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癰疽疥癩，内熱溲膏之病，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為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溲膏，即便濁之病。

《庸齋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説》倣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猶萑葦，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日長，如蒹葭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真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虚引《説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為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餐。以此為治形理心之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癰疽疥癩，内熱溲膏之病，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為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

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菑，謂已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夸跂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僞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曰興僞，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睹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睹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逆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郭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碧虛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禮也。傷其德政之失而至此，蓋由榮辱立、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爭又滿，欲脫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今則反古道矣！藏典法而愚黔首，設不便而罪違戾，委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而誅鈍弱；民之知此？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後言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矣。上既失真，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耳！

《膚齋口義》：莫為者，得非為盜為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為貨財之中，是召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為在上之政。為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為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為之計，民知內竭而不可為，故繼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郭註：殺人大菑，謂已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夸跂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僞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曰興僞，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睹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睹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逆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郭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禮也。傷其德政之失而至此，蓋由榮辱立、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爭又滿，欲脫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今則反古道矣！藏典法而愚黔首，設不便而罪違戾，委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而誅鈍弱；民之知此？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後言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矣。上既失真，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耳！

《膚齋口義》：莫為者，得非為盜為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為貨財之中，是召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為在上之政。為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為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為之計，民知內竭而不可為，故繼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澤，若已納之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强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强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灾，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為先罹之？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何為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失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足之意。

覩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絶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見虞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則陽第四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睹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

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中不覺其遷。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所不知，聖知之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言不如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為然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侔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非道理也，求侔於我者也。侔我者未必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者人事，不知者天理；人事有為，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為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睹

《庸齋口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物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為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侔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非道理也，求侔於我者也。侔我者未必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者人事，不知者天理；人事有為，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為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睹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為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

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盖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為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鰌為賢而奉御之勞，搏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為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戈，荒也；得謚為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辭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鰌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狶韋曰公死卜塟沙丘，掘得槨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為其子得之，則公之為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

《鬳齋口義》：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搏，執贄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丘古人葬處，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為靈公所得也。

靈之為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弢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為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狶韋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槨。滕公佳城

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為，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滯迹，無爵無謚，脩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迹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并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為宜，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于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為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必在此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官，不付之衆為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趣舍於其間。比于大澤百林無不備，觀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强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為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謂之道，是猶認狗以為馬也。

疑獨註：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而不知合并天下以為公。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同為異、合異為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并天下名之異為一丘一里之俗為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碧虛註：《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部，五部為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為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為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合同異之旨。山積衆石，河合百川，大人合并郡國以為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遠。炎凉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名，非道强名之；物物自為，非道强為之。道無所為，故能無不為也。冬春之代謝，皇王之濛淳，於此為禍為戾於彼或為福為宜，比乎大澤衆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木石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萬，

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帝之先？大道合并形氣而為公，强名曰大，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未始出其宗者比哉！

《庸齋口義》：聚井為丘，聚丘為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為同之喻。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為異，萬物各一理。合百體以為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馬也。合并以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出乎胸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不賜，不以為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為公，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貌。倚伏，無常，或有所拂而反為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合異以為同也。稱物數而為萬，總形氣為天地陰陽。道者為之公，皆以其大者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漢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譬大澤之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天地統之；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己情故不免於殊向。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丘里之言，合異以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者言之耳。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是章類《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此則頗關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知者所當請問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 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盖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所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皆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物理所窮，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故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自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昇降消長，相照相盖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

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睹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睹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睹所謂無止無窮哉！由是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物，多言盡道，希言自然也。言而盡物，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意則愈疏，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如四時循環而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此議之所止也。莫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睹所謂無止無窮哉！由是或使、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

起。太公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勁貌。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内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殫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睹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為也，其如自然，何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事理互陳，為言不當物之情？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謂其或吠是人所知而莫知其所以鳴吠，謂其或其莫為耶，何緣而忽鳴吠？使耶，他物何為？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為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為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為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逃乎累。失物所賴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涉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





煞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睹，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人；莫為，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為為言教，則不能超物。故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為，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為過，謂有物司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季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論，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實，則有名為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兼明，為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為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矣。道之極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近在目前而不可睹，以為或使，又以言。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為莫為，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始未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鬳齋口義》：照，猶應。蓋，猶合。即既動而止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止。但泯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體。或使莫為，皆未離於物，與之終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真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我有真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真

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睹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為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為，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為，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為全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歟。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噓吸而有信，莫之為耶？或人善達物之網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者？嗚吠，為風氣所使；生死，為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為於無為，使於無使耳。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殉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睹，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傅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內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為喻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歟。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噓吸而有信，莫之為耶？或使之莫為，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為，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為全

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為禾，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辜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蘧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産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敔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絯，所謂錯行。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慰敔，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内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大而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盖道未至於僓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寇，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則震而為霆，發而為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為兩陷。蠪蜳不得成，其所欲為；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飬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絃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憒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己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己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憂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己以俟在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爍金，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絃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梯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為陰陽所制，無憂樂於胸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以為天地大絃；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之賊，陰陽所以為之寇，為憂樂所陷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佞倖，兩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憂國故血化為碧。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大槐。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虞齋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

滅，亦此類。孝己、曾參皆以孝而害身，是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絯，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灾之事。兩陷，謂人道、陰陽。螴蜳，怵惕不安，心若懸，言其繫縛自苦，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内熱生火，焚蕩胸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為物欲熏灼，其為月者不能勝之。僨然放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褚氏管見：外重者内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為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盖濞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為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興教化故也。若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顔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為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為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黄，喻性中和。木之為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為之累而氣動于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内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脱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敃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内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虚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為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為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僨然而道盡。僨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於我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世鉤，銜没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纍，趨灌瀆，守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章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急，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諾莊子以邑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轍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知鮒魚之急也。

任國之公子為巨鉤大緇，有興事造業之意。犗，犍牛。大魚食之，至禪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存心遠大者，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鯤鮒，魚之小。縣令，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饑，激江水以迎轍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鼠肩之謂也。任公子為巨鉤大緇而得大魚，於期年之後，世之輇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物異驚而相告，盖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平聲所謂荊篠之竿璽，絲之綸是矣。縣平聲高也，謂高名令聞。

《庸齋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常與常時相與者。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輇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令，猶賞格。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鯽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略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為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為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涸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忿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為優。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 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擘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言，以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翼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覈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綱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末僂。視之傴然似營他人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脩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為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絶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為，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以此。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謂其將驚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

疑獨註：末肩，背僂，傴僂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遭難，守道堅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略事業弗逮耶？以惠為悦而驁物者，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堯而惡桀，若泯絶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逆，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及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

《鬳齋口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世。躬矜

汝身，矜持之行容外飾。知，思慮。驚同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為。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絶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驚，一作驚，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騖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譏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騖。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謂内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强為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不可掩耶？蓋譏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騖。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謂内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强為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為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

碧虛註：龜十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為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雞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忌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生焉。

《鬳齋口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鵜鶘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為己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為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為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己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循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己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

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為；性所不能，不可强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因俗而為卑。決絶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絶，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世澆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異，皆滯於一偏。以之為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為德，則有所不載。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故靈氣覆墜，心情火馳，雖與為君臣彼也。所教者，彼之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為風波之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至人之所遊也。能順物而不失己。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為彼也。《內篇》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是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能跬步矣！譬之種植，必多地，則不能生。人而不得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為用明矣。《逍遥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絶，唯不學而為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反，遁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絶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為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為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情火馳，雖與為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為風波之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己。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為彼也。《內篇》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是也。

疑獨註：人以跐蹈之外為無用之地，若掘之墊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跬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為用明

遥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

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遁逃之志。果決，卓絶之行，刻意以為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謂不遊學而廢業。火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遞為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汙隆，外應物而内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鬳齋口義》：墊，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遁，逐物。決絶，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為也。覆墜，陷溺。世故火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没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為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為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日，則皆為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為是非。順人不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以彼為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黄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遊者，逍遥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能者不可强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多，否則又為決絶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遥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為天下貴，悖道則無寶。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虚，則婦姑勃磎；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

乎争，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竇乃開。閬，空曠。遊，不係。勃谿，争處。攘，逆也。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美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柴，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為聲色臭味所壅，則為聰明為顫甘為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蹂踐，得失交戰於胸中，幾何而不至於跈。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周固生白，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遥無為，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瀆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跈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為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誸，知不得不出乎争，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内，而不能相通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鎒脩也。

疑獨註：徹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徹，則無所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内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内求諸己。然後六根解脱，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徹，則為物所壅，相陵賤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為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徹，息則六者之主。人之好惡不中者，盖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胞有重空，乃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争。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争

名則暴矣。諑者，言之急。爭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諑。知好勝，故出乎爭。柴，謂衆好內實，故生乎守。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衝地而生，未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為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反聽，納息漱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徹，妙極無加。不然，則哽礙騰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閼而氣息弱者，由欲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竅穴，晝夜昇降，與之無窮；乃為嗜欲所室，空竅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閬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為丘山之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為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夸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諑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柴立不移而自保守，免為物所害也。官事果乎衆宜，在私則決乎自殉。德形則名衆宜，固執不通之弊，知顯而暴爭興，春澤則草木生銚鎒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庸齋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嗅嘗為真顫甘，心所知為真知，之所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德為真德矣。哽，謂不通。跲者，足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為耕種迹人見。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衆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是而所以知覺，恃此息也。或至於不當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徹為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理者，豈天靳之耶？天理之在人身，有天遊矣。

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氣，交天地之和，升降而滋榮之故。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鬬，喻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心蔽塞則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人見而善者，平日耳目隘窄，不能存為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

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閬，謂此身從空而有，自内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睹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盖外有慕則内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知出而争興，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嗅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祕旨，學者宜深思之。顫同膻，跈，同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外物第四

静然可以補病，眥媮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爲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

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撽，謂剪齊須鬢以滅老顏，字又作剪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為，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撽，猶馭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為天下之功，賢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小人，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蹲窾踣河，蕩失真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獲魚、兔，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苟罥，探微之士奚用巧事於談說乎？

《鬳齋口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滅物欲，可以優遊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胸中本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所，猶事撽同馭。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盛德馭世。君子，以聲名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眥，披嫩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此言好名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

名。紀他慕之，蹲於竅水，蹲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踣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説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騿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作騿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踣河，是皆認迹以為真，併己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是篇首論内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疏。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内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於淡，遊在内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虚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閑，山林為善而放蕩為，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説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終身焉耳。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虚。室虚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為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反不若下愚不學者是之猶有忌憚而踣河，皆由上貴卓絶之行，是以下立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潔脩之中，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為而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善求其要而已矣。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盖喻恃知以脱患，不若忘知之無患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七十，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自有❶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理自爾耳，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或？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巵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己則應而為是，異己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

因其心之所重耆艾之人而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古昔者皆是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為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和以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孔子、顏回之類，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無言而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唯言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其同則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卮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讁也。卮滿則傾，空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七見信，皆是局於陰陽之數，不能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諭。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卮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卮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父之譽子，難為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己同為善。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卮言日出，中正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

默，則寓、重、卮言皆齊。蓋以不言之也，不言之理自齊。寓、重、卮言不齊，是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為二之義略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卮言中正，豈有情哉！無之情，則無是非愛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不可，由於道故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為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止其爭變也。《庸齋口義》：卮以貯酒，飲之有味。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之人耳！曼衍，自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為言，則歸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一，皆為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之。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草曼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重言以祈人之信，皆有為而言，言之末也。其為言之本歟！

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論為優，則出胸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卮言，解者不一。夫卮之貯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卮所能量。滀，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卮，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盖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為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

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迕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卮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與言，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卮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絶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夫若忘言而無瑕讁。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遣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為，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横心所念更無是非，横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絶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為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今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為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為之意。我無為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己，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册，豈直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鬳齋口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鳴，即言。律，即法。義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敢對立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榦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璩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

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己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噩從無隱范先生點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❶『自有』二字應倒爲『有自』。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 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在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以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不問其具。係祿之罪，又何有哀經懷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為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祿為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胸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為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蓬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庸齋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禄之外，椎剥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禄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禄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禄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禄為輕，親之待不待，禄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為。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知有死生之説。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然，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虚守静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云六諸本皆缺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自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性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以然而然，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以為無鬼邪？而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耶？而無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

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逆。通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為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為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為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衆歸其德。鬼入，深造窅冥。天成，無為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為，動之死地，為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强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序，其要在乎獨化。

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乎旦暮耳。

《膚齋口義》：野，反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納造化於胸中。天成，與天為一也。不知死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為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生為有生，執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自。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為，謂動之死地，為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强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碧虛註：野，反朴。從，順從。通，徹理。物，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造窅冥。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為為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為，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絶句，私謂貴愛其生，

奉養過度，本求益己，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為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為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為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强陽運動，相隨往來耳。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無意，故不可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强陽則我與之强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問乎？

呂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日火則屯而既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皮固自有焉。

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鬳齋口義》：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子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强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强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火强陽之説。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問。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則莫見，有若相因此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静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强陽，謂人稟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争席矣。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尊形自異，故煬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争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譎成光，則户外屨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

郭註：子居，楊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潔己。脱屨膝行，言其謙疑獨註：睢睢盱盱，矜夸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巾櫛，恭。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

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睢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僻，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

《鬳齋》云：睢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煬，炊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聃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為常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不可教。子居聞告，蹴然不安，容為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絶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南華老仙渡水不是篇以寓言標題，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曰出而不窮。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説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説劍》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孰謂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曰出而不窮。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説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説劍》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麤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内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

煩多議，以啓後疑。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讓王第一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爲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楊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卷，喻懷道之深；石户之農，善閉而敦本。善卷之言為己而求自全，石户則指后之為人；嫌其德未備，皆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亶父避狄，不忍以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己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物為輕，此譏當時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衆害不能干。重其生者，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真者，忘生而生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者，不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勁節葆力，所以立大功；放浪榮，故其辭讓易如脱屣。夫物莫大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用養，養物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其胸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為？堯、舜大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

物尊生，輕外重内，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為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吕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為，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己。恐害民則能愛己，恐害己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為君，以其德著而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争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甚善！自是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吕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争，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自見。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碧虚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争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争一毫，折鏌鋣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甚善！自是且不為之，況韓國比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失一臂矣！戚不得也！昭僖侯與魏争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争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自見。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此顔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顔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顏闔處窮而通，真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為天下，則聖人之迹也。絲緒之餘，土草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為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為，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跰足胝。以立功視治身，特餘身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為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利禄如燕雀耳。

虞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所可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苴，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粃糠。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為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罪之，此其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遺列子粟，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禄？苟殉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庸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則亦遇賢而能非真知己也。譽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睹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説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倖富貴，故引屠羊説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公之位也。吾知其為富貴矣，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説見之。

碧虛註：誦《詩》、《書》而發蒙，居屠沽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庸齋云：大王反國，悦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昭王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禄者為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説以為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説優為之，使舉國臣人化説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

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悳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矜而肘見，納履而腫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貫，郭，吕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自遣也。顔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忘心，顔子是也。

碧虚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閭，過原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周旋，交構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養之慝，盛輿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為哉？原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内，不殆者無位不怍。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顔子見之。

鬳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衣塞之抵風雨也。華皮為冠。縰履，曳履也。假仁義以文姦曰慝。緼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腫噲，虚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顔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壅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盲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絶、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

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説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為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吕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虚，今牟心未虚，所以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牟為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為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

碧虚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閟神靈則廢虐，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閟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庸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姑順之而勿强抑强，抑則同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騩闕，音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强抑閟。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虚，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强閟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閟者也。原其本意，蓋為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過閟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 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顓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僞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通之能累？方其陥於陳、蔡、陳之陥，柴立乎二間之間也。懼蔡、陳之陥，柴立乎二間之間也。

虞齋云：不糝，無米粒。藉，陵爍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為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顏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蔡之陥而後聖大固窮之節見，可為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音瀟瀟灑之意。扢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已，非

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顔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悦，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讃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虚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字説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膚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禄，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没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説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禄，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没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説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禄，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没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説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禄，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没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説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為。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為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為方銳，卞隨、務光無為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污而自投稠水。泊讓務光，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污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輕重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為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説光，湯欲傳惡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礪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為聖人，以信於後世。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

其意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虚註：淳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禄，與政為政，與治為治，從人欲也，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而就有道，豈苟爵禄者哉！采薇西山，養志幽林，其稟性高潔也歟。

虞齋云：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為政，為而無私。遽，猶汲。行貨，謂以利禄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不以為資，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為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為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德化，願為聖人氓，共樂無為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禄，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望也，則治國無為可知。與政為政，無私於己。與治為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己，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悦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興之並世，恐汙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祀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頹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虚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

何也？曰莊子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涖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之間，而宜不失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之間，而宜不失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 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跖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悦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吴、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曰：夫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悦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

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絶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

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因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為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磔，怨憤投竄，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夫徇外者，病没世而名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内者，趨當生之樂以為達，亦順往而不飾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吷然之息，託於其間，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韙，仲尼亦不能奪也。

《鬳齋口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揚也。禹偏枯，言其胼胝。磔、大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真之性。伋，同汲。豈，無也。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横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為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盖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為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説趙文王三劍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强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視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樞户，義當是摳，苦鈎切。枝木之冠，取嫩木皮以為冠。摓衣，摓腋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窮爲匹夫，未必賤；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篾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為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為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為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興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禹行舜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苟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為行，不可一日無也。為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為行不若為言之愈；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為行徒抱其天而不知

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子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為；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之美惡也。苟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為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為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為盜；以行考，則受幣為臣。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為上，則是弒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為行則貴賤疏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苟得引聖賢中之背倫失紀者以為證。且為名為利皆不順於道，各執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券；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為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赴富徇成，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為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禄次之；利禄已明，故名顯而義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信音伸，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伸，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衣惡食，强聒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恥與之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為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脱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皆無約語。所為者任已，所不為者契。喻自然，能循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順其天理而已。但助汝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為是非所折，故曰圓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矣。行易則逐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為。子張以此為行義也，趨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絶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為多伸也。

虞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為是。若棄名利，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為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為義徒，失時為篡夫，蓋言仁義之行，皆為詐偽，非天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名為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言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執圓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

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為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説。

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藏聚，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絶俗過世人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不得逮，賢人

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争，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物莫不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簫之聲，口嗛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静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為，故棄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佼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争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

富貴，但得與之同生同鄉，則以為超世絕俗，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為人之所為而不能任天之自為，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為為者好為，所以為者無為而無不為。唯人不知無為，是以雖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謂知和所尚，持無足又言富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强，知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無位而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又謂智者之為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是以足而無所爭，無為而無求，今之不足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為貪有餘，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為廉。貪廉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內，反照之心，足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戲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計患慮反，恐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天下自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皆就利辭害，非興名譽而名譽興焉。無足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苦體絕甘，何異久病長阨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為福，有餘為禍，財其甚者！今富者惑於外好，遺忘本業，倭塞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高，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沒溺於欲，體澤則馮陵有為。積財若堵，馮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德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內，無所不思，防患於外，無所不備，財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為天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繚繞其意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碧虛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興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忘，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為勝。而內有主者，不為物遷，達古今者不為事動也。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

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阨，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觀權勢取慰者，溺為身疾；觀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

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虞齋云：此人，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為流俗所化。非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耶？為其所為，乃人為；所以為者，天理也。棄天理而弗循，雖天子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俗云財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為非，我亦安能辭避？此設為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為，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為主，不敢違於法度。德足於己，則無所爭。為不在人，求無所不利也。知和躬於名，故動不違度，而賈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譏其外也，求天理法度而監之。反身而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為福，有餘為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為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無足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雖存而如疾阨不死耳。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平為福至財其甚者數句，極妙。嗛，免為大次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謂塞滿其口。俟溺，不自在。馮氣，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怒而氣不通。慰，猶足。取竭，事做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盡也。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滿於胸中。藏於內者恐人刦取，運於外者恐遭寇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盡性，即全生。竭財，盡去其貨。單，獨也。繚意絶體，謂纏縛其身心。天下雖以我為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非，我亦安能辭避？此設為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為，以百姓之同得於事為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躬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賈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譏其外也，求天理法度而監之。反身而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為福，有餘為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為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無足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雖存而如疾阨不死耳。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次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俟，音該，奇俟非常。馮，音憑，憤畜不通也。醮，同焦。樓疏，窗牖。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絶其體，謂忘生也。

劉槩云：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

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褚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强辯飾非，抑人揚己，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為善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鄙塢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幾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 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悝尚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絶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此唐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鐔。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膏傑，則吾所好，無異鬬雞，氣盡力憊而死，言其所以為鋒鐔鋌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劍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强者，如此而已矣。

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況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劍而莊子以劍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人之道，乃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劍之弊。言天子之劍，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為之鋒鐔鋏，包裹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劍，則資治於人，故以知勇清廉忠聖豪傑為鋒鐔鋏，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劍，答以即日所持而行者，無異鬬雞，氣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為劍，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劍傲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也。古有寶劍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覺，影無曲直，響無清濁。匣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旁，上

舞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遲速，擊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劍者，一夫之勇，象於鬬雞，一旦命已殆矣，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説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説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



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説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己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説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説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



舞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遲速，擊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劍者，一夫之勇，象於鬬雞，一旦命已殆矣，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説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説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



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説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己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説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説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



舞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遲速，擊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劍者，一夫之勇，象於鬬雞，一旦命已殆矣，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説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説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



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説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己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説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説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

之，是謂勉强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餐，禮義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説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為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奧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 漁父第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拏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❶人，謂之慝；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八❷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静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

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皆然，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疏：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滑。事應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禄不守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麤，貴多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怒深則暴亂，憤極則攘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稅多則窮匱，能反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奔塵而

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淡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以歸敬也。

劉槩註：同於己則是之，故趙王以仲尼為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尊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積於內，神動於外。莊子為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跖本末先後未嘗相廢。真積於內，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為天下，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稱譽詐偽，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已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為，皆為人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而已，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今不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求諸身，而汲汲為人，不亦外乎？不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迹，及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意。強哭、強笑、強親，不知天爵之貴者，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禮者，文飾於外，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以世俗之祿為祿，甘為流俗所化，故世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不宗焉。諸氏管見：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陵龜蒙之徒，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

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齎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❶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足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己。內不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矣。夫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

❶《闕誤》引張君房本『惡』字作『德』字。

❷『八』爲『人』字之誤。

藏身也不厭深眇。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形，而成光可諜，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乎貴老而重已，則齏其患而自貽也。齏，同齎。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為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諜，有密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老。鼇者，物碎而雜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解，而密察之心形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漿人利薄權輕，猶競趨我，況萬乘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為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屨而升堂。戶外屨滿，言歸之者衆，果為人所保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為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者，物感則應焉。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諂佞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為相孰？孰，猶知也。相知，則熟矣。巧知之人，不免憂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汎若不繫之舟也。

碧虛註：內誠不解，心未虛。形諜成光，事威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賈利不多，而遇我若此，況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屨滿，人果保附。垂訓苦口，猶醫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求無為，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遨遊而已。

鬳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貴者老者，人所當敬，今反輕彼而敬我。齏，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賣漿之家，敬我若此，況為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為用，使效其成功，此乃齏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為師矣，此保字便有不足之意，看暋人之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屨而入，急於迎暋人不及穿屨，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無保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焉用之，言汝何以至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晦，乖異出見

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益也。

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嬉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筆也。

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覺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户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悦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説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争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虚而已矣。碧虚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鄭人緩也呻吟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能為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己化而不能視己為良師，遂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之，又何説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争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虚而已矣。碧虚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鄭人緩也呻吟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能為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己化而不能視己為良師，遂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之，又何説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争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虚而已矣。碧虚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鄭人緩也呻吟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能為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己化而不能視己為良師，遂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之，又何説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争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虚而已矣。碧虚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鄭人緩也呻吟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能為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己化而不能視己為良師，遂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

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為柏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己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己為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為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衆人安其所安，天也；所不安者，人也，亦有天存焉。齊人之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裘氏，地名。儒者之成名，必至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而得之者，特其粗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潤，喻澤及之遠。三族，父母妻也。緩之為儒，弟之為墨，蓋因其性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為墨者子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予所以怨死，其真性已化為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楸柏，堅固後凋。言為儒之性不可變，人各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與，人不能強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強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時為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為知，而不自矜，況為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而不可逃。良，是粗耳。莊子所以不取所安者緩乃欲遁之。莊子從而斷之曰緩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無安無不安，乘理應時而已矣。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妄念而成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寒之資以為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形，非緩自能為儒又能教弟為墨也。學者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勝心所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為道者乎？遁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衆人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聽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形，非緩自能為儒又能教弟為墨也。學者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勝心所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為道者乎？遁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衆人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形，非緩自能為儒又能教弟為墨也。學者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勝心所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為道者乎？遁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衆人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虞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弟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我家上松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是埌，音浪，冢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使弟為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為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井飲相捽，私有其水，所見與緩

同。夫有德者以造物為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遁，謂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為儒，翟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己能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槩之以理而偏助翟，為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冢上，其精靈已化為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為堅貞之木，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為楸柏，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為別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為後世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戕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❶據成疏『多』上有『無』字。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適，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而失致。是以至人泊然無為，任其天行。為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為至也。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此以言與不言之時而以言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楊子在可以不言之時而以言為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為之欲熾，故乎志，鏌鋣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用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窮理盡性以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

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怒交戰於胸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祀禮。竿牘，書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為，徒敝精神於蹇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如此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虛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為腎，主精，衆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於嗜欲之境；至人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所不之也。而小夫不知大寧之道，亦可悲夫！

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默然，天也；心有惻隱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內照，孰可欺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崛奇者，其益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為此，大言耳。至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物不可必，故至人僨然任之，以免恚忤；若强欲必之，則有抉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敝精神乎蹇淺，小有所志，大有所亡也。迷惑宇宙，不知大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睹泰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乎寥廓，施用於寂寞，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

鬳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絶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争競。用兵，争之大者，若順其争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争自恃亡身而已。饋遺、書問，皆蹇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迷惑乎宇宙，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為之地。甘瞑，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為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為深失也；世有淺學諛聞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吕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

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為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耆嚮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為何物，屠者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絶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强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是亦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虚，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為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一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宋人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悦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悚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

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咤，莊子引醫痔為喻，鄙之之甚也。

碧虚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榮，貪利者忘辱也。

虞齋云：痤，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汙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時而遺臭，道尊萬世而流芳，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為安，一為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即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飾畫，則非任真，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則彼仲尼能宜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動而過分，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註：《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猶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大為小，名實殽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其中無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予自頤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性命，何足以為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為貞幹，以誤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楊子云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疑獨註：哀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為小，名實殽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其中無主而不正也。顏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危國，方且修飾羽儀，盛其文彩，從事華辭，則不務實。以支為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忍而制之，言其非真以此視民，而不知民之不信已。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性命，何足以為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為貞幹，以誤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楊子云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與過，害人五藏。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不逃內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患，不能反，則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

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為飾，支蔓華辭以為文，刻意臨民，故俗多偽。受事以勞其心，宰物以役其神，己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頤與，並音黨與之與，予從推與音，彼，指仲尼，汝爾衆也，言仲尼之德宜衆黨與，推予養衆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偽，不若己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惠責報，刑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冰炭戰於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望乎平治哉！

虞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為指，不知本也。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為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益。頤，養也。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誤汝則有之，不如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不可與士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偽，非所以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示勸於世，不若勿為之愈。民之難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治，以其知多，實由為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為，猶商賈之不可與士不同，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食，病之也。人身之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為，何內外刑之能及。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為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願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懁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懁也。堅與縵、緩與釬，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為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願而益至有緩而釬，言人之情貌相反如此，亦不能無迹，但為難知耳！莊子之九徵，以迹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睹，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嚴而情益傲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疏遠者，有貌堅確而情散縵者，有貌徐緩而情争悍者，其内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徵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渝，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清者溷處而不汙。若不質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鬳齋云：有貌雖愿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内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懁急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縵弱者，有若寬緩而實惼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鋭進。若熱，言其速退。以九徵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為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

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愿至若熱，言其内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虚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咈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率心為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困畏，怯弱。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内，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造物為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賊莫大於是。内知識具而敗其則，五官之動，迷而不視，則所謂賊也。五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不知所以得。率心為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自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子、操心慮患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强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以自好而咈其所不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傴僂至循墻，皆言退讓之威儀，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堯、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此言君子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遜。德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

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偽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真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為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己之所好，則訾毀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為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肖者其小，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馳逐景物。內增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訾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似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窮通之能累哉！

盧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有思前算後之意，是又有心中，又有眼之心而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己有能而訾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時而達。緣循，柔順。偃佚，隨起倒貌。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大。內視，謂忖度其所欲為，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

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毀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轉凶為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為難，故不周而招責。達生者，傀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予頤與，予字難釋，當是汝。肖，音消，義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韰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失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説，乘天衢，以攖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没淵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禄累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鶉生？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韰粉之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見矣。

鬳齋云：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緯蕭，織蘆為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使其君覺悟，

禍必不輕，奚微之有！殘食無餘也。

太廟犧牲一段，與龜曳尾於塗中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為奇，而驪龍之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虡齋説為當。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夫役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冥其神魂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遁化異物也。為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為棺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為己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為物所食，奪彼予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徵徵者不徵；以不平平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以不徵徵天下，則天下自徵，非

有心於徵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徵，則有不徵，徵出於不徵，則無不徵矣。唯平與徵，神者主之，則明者為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今以日月星辰為之，豈不備耶？任烏鳶螻蟻為兩平，奪彼予此為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分別為明，明者受役；神則冥漠虛通，無物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為明不勝神也。而世之愚者，恃已所見，探彼隱情，奪為我有，用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也！

鬳齋註：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奪烏鳶而予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為。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為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為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浮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為過矣，用之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塋隧之雄廣，固不待言，盖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為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葬之説，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于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盖本於無，而外蒸蚤蝨，內變蟯蚘，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蜕，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籍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徽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為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為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

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瓌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為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户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為楸栢，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甜疿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甜疿。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聖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一。不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物必有終也。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百二三

天下第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和，《樂》以導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疏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稱。用其迹而無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而不可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地之純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地之純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

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為天下裂矣。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真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人殊迹，聖人出而為君子，則道德散而為仁義；禮樂又散而為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賓；表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器有小大，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而蕃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己。史所不能有，明而有數度。《詩》、《書》者，法史，搢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于治而已。夫老、莊之槌踶仁義，欲矯枉以歸直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其所欲為，私察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英已去，糟粕徒存也。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途。以窈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

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熏然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老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有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窺；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為。君有術而臣得窺，非術之奧者；君有勢而臣得為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醇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夭惡；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為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為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為宗至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之意。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兆於變化，則原於一。熏然慈仁，以無有入於無間也。其在陰陽、律歷、氣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纖悉明備。以衣食為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為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句，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説孔子。及散為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為而自為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為天下裂一句，結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已能，以有所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為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流

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為非為。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言之。次叙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為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為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為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為而政有治亂者，為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為大全，無異指蹄涔為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為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為不可加，為下當疊為字。欲焉，應是欲為，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 天下第三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用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

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備。太過太循，不復度衆有德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所能也。物不足則鬭，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鬭為非。不怒，但自刻。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既自以為是，欲令萬物皆同己。先王則恣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子特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不異，皆為之太過，已之太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憂悲，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則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治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己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

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

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

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

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

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

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跂

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

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

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為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優為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疑獨註：大道既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鈃、尹文者，其終若惠施之徒，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為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為之則太過，終已之又太循。生不歌故為《非樂》，以節用為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鬬，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己，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黃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末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觳，使人難為，其去先王也遠矣。盖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己也。昔禹湮洪水，决江河，親操橐耜，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勤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分，別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辯者為聖人，願為之尸，冀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真天下之好，求其比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厲己、救世之急，但儉嗇太過，己能循而衆難遵，非樂、節用，生憂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鬬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為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況絲竹乎？死無服，況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譎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今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觳無潤，使人憂悲，衆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腓無胈至置萬國，皆載其粗迹，未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徼福者，此又學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末敗墨子道者也。以辯博論大者為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無對於天下，强學立志，教侔仲尼，亦才士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鬳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

萬物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遏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鬬爭為非，不以怒為道。博不異者，廣其説而尚同。教人愛己兩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彀，猶大朴。其行難為也，逆天下之心而墨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九，讀同鳩，鳩工而雜治之。奇偶本異而曰不忤，此强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悦，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為《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利，非鬬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好學務博，覩人同己，則心猶好勝，未能克去其私；至於毁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芽蘖也，故學不可不謹。

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悦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

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聏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為急。救鬬寢兵，所謂聏調。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聏調之理然也。見厭强見，所謂不辱。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五升之飯，明自為太少也。宋鈃、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為民，謂民亦當報己。圖傲乎，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為垢而洗之，是以此自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聏合歡，以調海内，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見侮不辱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此所謂調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為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為事也。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饑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外以寢兵戰，内以寡情欲，其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脱而無累，於物任而不飾，於人安而不苛，於衆順而不忮，願天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如此者，故聞風而悦之。華山之冠，宋、尹以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宥大小為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典法為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始，聖人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無所宥。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故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為主，與皆願為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皆自任之過。上説其君，下教其民，有以見為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為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為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子於仁為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為苛察，言必自出其力。苟為無益於天下而察之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内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而止耳。

碧虚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苟，因任故不忮，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是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典法為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

心，宇内稱美，樂推以為君矣。忍辱止鬬，使民不争。寢兵，守慈，民尚雌静，以此説天下，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為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予先生，寧己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圖傲也，豈圖夸傲為救世虚名而已。不為苛察，務克己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為之，外以不争和調物情，内以寡欲節抑己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

膚齋云：飾，猶自奉。忮，咈人情。別宥，猶在宥，隨分自處為別，寬閑自安為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聒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内，請欲置之以為主也。强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説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為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傲，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為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説又曰不為苛察，無爾我之辯，事皆自為而不借人力，以為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為不如已之。其學之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争，内無情欲之滑，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虚而守素。不苟、不忮，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謀疏也，言其莽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己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争；内行則寡淺情欲，律己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躋聖人堂奥，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百五

## 天下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包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輾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瞑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豪傑欲令去之如上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之。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窢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魠斷無圭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泠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者，以為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謑髁，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椎拍毚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毚斷破絶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己、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絶聖棄知之説，而絶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

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是以慎到棄知去故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制行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説，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毚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虚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空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伯毚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椎拍者，支其將往之形。毚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屣，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而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已，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則遍，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己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通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絶聖棄知之説，而絶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

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是以慎到棄知去故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通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絶聖棄知之説，而絶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

風竅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魡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絶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如此然後可以無遺。泠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謑髁，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敲斷桎梏。魡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為，言其枯槁絶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竅然，有音無辨，是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為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敲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為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慮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齊之隱士，其説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為首者，無為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可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己，無為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説曰無患。謑髁，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敲斷桎梏。魡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為，言其枯槁絶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竅然，有音無辨，是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為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敲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為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慮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齊之隱士，其説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為首者，無為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可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己，無為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説曰無患。謑髁，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為非。椎拍、魡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無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己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論，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此等人為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為道者，本以無是非為主，發言如飄風竅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不免為一偏之説。但求無圭角而已。魡斷，與前輓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為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

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為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為非為也。澄己之源，以清泠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謏髁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為治者。次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鞭笞。輓斷，即後文魠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魏然若枯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己，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為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為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窾然，無心於是非之辨，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為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未詳。

老聃差近焉。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何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靜若水鏡；喻常無情。芴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溪

谷，天下樂推而不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巋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迕逆，則水氣無耎。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椎拍、輐斷以為道者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博大真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為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真人哉。

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徼，以物為粗也。以有積為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

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為天下溪，為天下谿，為天下式。知白守辱，為天下谷。知榮守辱，為天下谷，皆在己無居形物之意。

根，溪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己無居，故能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著無

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芴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為同故若和，得不以為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為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蒙。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己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巋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益而內不損，任物自然，不雕不斲。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養之以虛。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柔。鋭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意致。有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大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沖虛，物之宗也。至人無己，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己，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己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鋭，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鋭，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鋭，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鋭，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己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為。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巋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己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精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連狁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其卮、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己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群於物，故與俗處。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之昌言，亦何嫌乎此。

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疏親也。不譴是非，所以群於世俗。瑋，而連狒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狒，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諔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寞，雖有形而若無形，革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主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遍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謬悠、荒唐，是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以列于諸子聞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觀而不以觭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卮重、寓言繼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沖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故萬物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自然為友也。不譴，無所泥。和同。無傷，無譏刺。參差，連狒，抑揚不定。諔詭，滑稽也。此皆自説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已，

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蛻，不離於道。芒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胸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列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己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卮、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

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

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諔詭可觀，即所謂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

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

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爲辯者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説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不知天地之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虚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令施恃辯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爲名，則强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卑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黄黑白之别，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已，於物何庸哉？

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蚊一蚋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内，猶有内，謂之小一。至小則無内，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强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黄黑白之别，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别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蚊一蚋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虚註：太虚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内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虚觀之，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

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樂之，同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為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強名。以胎為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蟇為丁子，有尾謂為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輾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為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黃焉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焉。若狗形白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蹙而形白，則忘白而命蹶。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刦莫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偏為數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蚊蝱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粃糠，以困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庸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為見道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論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為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為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為丁子，有尾謂為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輾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為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黃焉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焉。若狗形白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蹙而形白，則忘白而命蹶。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刦莫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偏為數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蚊蝱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粃糠，以困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庸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為見道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

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為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絶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即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枘在鑿中，而不可謂影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動。矢在絃為止，射侯謂之行；離絃而未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牛、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名孤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為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説，與惠子相應强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為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以為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偏為之説，以反人為能，與世不和適也。内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强辯於外。隩，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蚊蝱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為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聞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絶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内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又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説高出千古，所恨網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為網山林公、亦子不讓而對，偏為之説，以反人為之字學可，再傳為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鬳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膏粱之途説，余亦晚睹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褒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虚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

將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槩統論云：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之在下者，猶在一曲。老聃之書，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淨，墜於田、彭，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為復朴以絶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

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誦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為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説，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睹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嘅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内外，識究天人，静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謝陽舉點校）

# 002 莊子內篇訂正

經名：莊子內篇訂正。元人吳澄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 莊子內篇訂正卷上

臨川吳澄述

### 逍遥遊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大小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咲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❶，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 堯讓天下第一章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右第二章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右第三章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右第四章

##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

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右第一章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説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有真君存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❷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爲有。无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❸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説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

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惡乎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而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保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

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右第二章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予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右第三章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埃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

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右第四章

##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右第一章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與，其人與？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右第二章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右第三章

## 人間世

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諳。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齊，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伏戲几遽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而況散焉者乎。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右第一章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悦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泰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右第二章

顔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

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右第三章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❹，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右第四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❺日而不已。子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❺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右第六章

莊子内篇訂正卷上

## 莊子内篇訂正卷下

臨川吴澄述

###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虚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❶，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❷，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右第一章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子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説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

莊子内篇訂正卷上

---

❶『竟』據通行本應爲『境』。
❷『茶』據通行本應爲『荼』。
❸『知』據通行本應爲『是』。
❹『牛』據通行本應爲『數千牛』。
❺原本爲『二』據通行本改爲『三』。
❻原本爲『支離攘臂於其間』據通行本應爲『支離攘臂遊於其間』。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産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争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命也。人以其全足咲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産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右第二章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右第三章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豘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亦不得類焉。亦所愛其母也，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以翣資；刖者之履，無爲愛之。凡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尔，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右第四章

闉跂支離無脤説衛靈公，靈公説之，而視全人；甕瓷大癭説齊桓公，桓公説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右第五章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説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怒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 大宗師第一章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

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右第二章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右第三章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右第四章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❸。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夫，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咲，獻咲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右第五章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之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鼈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右第六章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命也夫。

右第七章

**應帝王**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右第一章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右第二章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弁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右第三章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鑿之狗來籍。如是，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右第四章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七竅，七日而渾沌死。

右第六章

莊子内篇訂正卷下

❶『唯松柏獨也』據通行本應爲『唯松柏獨也正』。

❷『唯舜獨也正』據通行本應爲『唯堯舜獨也正』。

❸『以善喪蓋魯國』據通行本應爲『以善處喪蓋魯國』。

（孫映球、湯麗芳點校）

# 003 南華真經循本

經名：南華真經循本。明朝羅勉道撰。三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 莊子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 南華真經循本釋題

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莊子爲書雖恢恑譎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但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虡數目顱，脰肩即顱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强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絶，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書中一欠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清虚，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説，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內篇逍遥遊

神遊寥廓無所拘礙、是謂逍遥遊。莊子欲歆動學道之人，故首以此名篇。內、外、雜篇，猶前後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固已辨其巧雜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黜讓王、盜跖、説劍、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爲一篇，其説精矣。然愚尚謂刻意、繕性亦復膚淺非真，宜定爲二十六篇。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內篇命意已足，外篇、雜篇不過敷演其説爾。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極北極南，如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鯤，《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鯤，故內則卵醬，讀作鯤。《魯語》亦曰：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不間。

鵬不載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謔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謔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為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搏，隨風圜轉也。扶摇，旋風也。風勢相扶摇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摇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

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

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説元出《周髀》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為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説。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

橫渠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説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為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天。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為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郗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説者多作而已矣，逴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

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圖南。

坳堂，堂上地坳處。芥為之舟，芥流轉如舟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説鵬之所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闊

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遂徙矣。此一節説鯤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鷽音渥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蛁蟟音貂料，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蜣蜋，或水蟲，或糞中蠐螬所化。鷽鳩，鷽本山鵲之名，以其類山鵲故名鷽鳩。月令鳴鳩拂其羽。疏引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鶻鵃音骨嘲。《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制》仲秋鳩化為鷹，《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鯤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搶，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為蜩鳩笑鵬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餒則怯矣。二蟲，蜩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為所知之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馗，小曰菌。菌之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寒螿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鳴子啾啾，歲暮子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説，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拆椿字為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

小大懸絶亦如人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光去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摶扶摇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踴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絶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濱廣斥是也。鴳，鴽也，內則爵鷃蜩。范疏引公食大夫禮，以鴳爲鴽。李巡云：鴽鵪是鷃，即鴽，即鵪。《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是鴳亦化之小者。故以比蜩鳩。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蜩鳩笑鵬之説。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鷙擊之習，蜩之化也，僅脱於汙泥之中，低飛榆枋，無復遠見，其窮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之浩蕩，亦飫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摶扶摇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説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説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虚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遥之胸次。

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並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啻字義同。前一等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等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毁譽，而内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胸中，以為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等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出一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為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為主，六氣為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等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

故曰：至人無己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為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己則并己而亦無，何有事業。名鳶鵬，一名桃雀，即《詩》所謂挑蟲，俗謂能生鵪。偃鼠即鼹鼠，大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自亦無，何有事業。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醮爵二音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賓。實為主而名為客也。吾將為賓乎，不肯務名也。鷦鷯似黃雀而小，又名鷦鷯，一名桃雀，即《詩》所謂挑蟲，俗謂能生鵪。偃鼠即鼹鼠，大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也。歸休乎君，許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名，故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音莫姑射宋廣平《梅花賦》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

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爲一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肩吾連叔不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説將去更不回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徑庭者，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貌。處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軟活處，若作兩句讀，誤矣。旁礴，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蕲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焉，疲困也。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蕲乎亂，孰肯以洴澼絖漂絮者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也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

此言一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衷上之以爲瓢破之爲二，則瓠落無所容。

瓠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為瓢，則其瓠淺落而盪漾，所容不多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鼬鼠也，狀如鼮，赤黃色，大尾，能啖鼠，俗乎鼠郎。郭璞云：江東名鼬。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敖平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毗赤切，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犛音厘又音茅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遥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遥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遥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强同蜩鳩斥鴳於鯤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遥遊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内篇齊物論上

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蠭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儒者則必息邪説，距詖行以閑先聖之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真初不與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聽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問公孫龍子，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子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榻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嗒焉，合口也。方噓，開口出氣也。嗒焉似喪其耦。

俯而凭几，俄仰而噓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喪其耦者，神以形為耦，遺耳目形骸如死然也。

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頃為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己三字若無異義，而我之與己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嗒焉之際韜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者，子綦反問子游知之乎，卻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以人籟引起地籟，而以地籟引起天籟，言汝若聞地籟、天籟之説，則知吾之所以喪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音溜乎？

大塊，天地也。翏翏，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者廣。

山林之畏音委佳諸鬼切，山卷曲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窐，三者似器之形。

似洼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窐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

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豁者、宎音咬者。

號哭之號者、宎音要者、咬音咬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譹如號哭聲；宎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于、竽通。韓非曰：竽為五聲長。

喁者，衆竅如魚口之唼喁。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泠風，清泠之風。飄風，飄忽之風。厲風，猛風也。濟，止也。風至極，則止矣。唱和二字是形容籟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乎？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動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刁，掇言刁刁然可掇也。此一節言地籟翏翏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人生正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地籟則前所説衆竅是已。人籟則笙竽之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音紀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己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要形容天籟，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皆若自己為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為之邪？怒字不可專作喜怒解，言許多變態暴怒出來，如風之猛厲而衆竅暴怒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閑閑，防閑又防閑。間間，一間又一間。炎炎，爍人貌。詹詹，諄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此不同。

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

邵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魂，即康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腎而形靜。寤則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半切、窖者、密者。

縵，繒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卿雲歌禮縵縵兮，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窖者，掘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

三句言人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謞者相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為計如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栝必期於中。

其司是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殺如秋冬肅殺，言其焦心勞思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是之謂樂出虛，蒸成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形容天籟者也。

其衰殺如秋冬，言其終老於嗜慾之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日見銷爍，有如此乃其心已近於死，不可復生也。

此乃其溺於物慾所為，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厭淹入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厭沒如緘縢閉固，言其終老於嗜慾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自其發若機栝，至莫使復陽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調調刁刁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教倒地了。下文因廣其說。

見筆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音慴，姚佚啓態；

慹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

姚，治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菌。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是之謂樂出虛，蒸成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歎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過旦暮得此，以為所由生乎。此一節言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子綦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陳上。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咸其自取也。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有我亦安取許多變態。子綦此説亦近之矣。但尚欠説，到此變態之所為役使處，子游不知之也。所為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真宰焉。真宰者即無極之真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具以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真宰，故血氣為之役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斂，寂然然而人莫得其朕兆。無可用工處其為可行驗之，得道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此老氏大道之指，而丹經之所由出。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腎藏有二，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悦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吾與誰者為親？又設為自問之辭，莫是汝皆悦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既是如此，則皆相為臣妾乎？莫是皆為臣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為君臣乎？曲折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真君存焉，言百骸九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真君也。真君即真宰。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真。無損益真者，自如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真，與生俱生，未嘗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真，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天籟之説，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真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爭辯，唯當明此真宰而已。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來。成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

之名有真宰，為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真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真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而謂昔已至。寧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為有以知天下之事，況我乎？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鷇鳥初出卵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鸛鳴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為準，鷇音未定則不為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真偽，因何隱而有真偽？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之辭，却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不實之說，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以儒為非，則自以墨為是矣。儒又自以儒為是，則以墨為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吾之真宰，猶言且理會自己工夫，說甚閑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真宰所在，芒昧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是非寔生於彼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為彼，而彼又以我為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為是，而我又以我為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為彼。與是何也？彼自以彼為我，則不見其為彼矣。彼以彼之非為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為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矣。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為彼，彼之指我為彼，皆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則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為彼

矣。彼自是則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為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為彼，則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為是矣；彼以我為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為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不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彼是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解說樞之義，樞者門牡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照前結句。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類喻其為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非馬也。若合天地為一指，則人之所謂指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為一馬，則人之所謂馬者，非馬矣。蓋執著觀之，則必指為指馬為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為指，萬物可為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著。但當可乎其所可，不可乎其所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强謂之

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所者端的之意。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莛，屋梁。楹，堂東西兩楹。厲，惡人。西施，美人。莛橫而楹直，厲醜而施妍，恑怪萬狀，皆以道通之而爲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其分，裂也。或所以爲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爲毀壞。故凡物無成與毀，反復通之則只爲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毀。只從毀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毀循環而觀之，則成可以爲毀，毀可以爲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爲一，故爲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既通則得諸心矣。既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既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爲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爲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平，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是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枝策，所以憂瑟者。

梧，以梧桐為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為有成與虧便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為無成與虧便如昭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也，欲以明示衆人而已。彼衆人非所可明而强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既無成矣，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不必分別孰為成、孰為不成也。却繳前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內篇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為類。如此以為是，而彼亦以為非。為是；此以為非，而彼亦以為是；固相類矣，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為一類，則與彼之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無亦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為真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夭，然名為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為一，則不容有言矣。

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又以道與言，對說畛，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詳於論，辯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壽夭。夫既為一，則不容有言矣。

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音慊，口銜物也，為心有所銜之義。

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

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為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忮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詳於論，辯詳於議。

五者本圓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忮而不成。五者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葆，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為五節：第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字結，第五以葆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明之，盛也。大意只説外則因是，而内則自明其真。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三子者，三國之君。猶，尚也。三子處於蓬艾之間，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堯時賢人。天地之照臨何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藋披荆棘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為。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齧缺之師。

齧缺問乎王倪曰：；吾惡乎知之？曰：吾惡乎知之？曰：吾惡乎知之？

也。人之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鵲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鵲子聞之，則以為妙道而行之。吾子以爲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長梧子名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鴞炙。

譏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謬妄。為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鵲子說妙道語。道家烹煉以日月為藥材，以宇宙為鼎器，故丹經有手搦烏兔，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運挾者，持之以用。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上文元說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脩煉為小術，不足為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為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

脗合者，太極判而為陰陽。人具一太極，則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為也。滑涽者，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而人所當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為之者為尊置之者為隸。即前所言：其有為為之，而人當明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

君乎？牧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上貪闇切。
黮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能正之？
分貴賤，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聲聞而化之。爲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之，又加一等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上貪闇切。
黮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能正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聲聞而化之。爲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衍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發於無極故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音影曰：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爲是，則此事固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吾所然者若果爲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不然，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髣髴無有中與影爲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蚹蜩翼邪？
蛇蚹，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蚹行，蜩以翼飛，二物既蛻，則為不能行不能飛之形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蚹蜩翼，一旦神去，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飛貌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寤忽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為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析為三大段：自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為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為第二段。於中小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真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為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為第三段，不過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小分四節：第一節言道德之進乎日，所以申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齊而齊耳。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内篇養生主

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實視死生爲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曰督，亦取此義。為善者必有名稱，為惡者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其為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為惡則無近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外。但順吾之中以為常。老氏所謂中者，抱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爲文惠君梁惠王解牛引喻養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用力而肩斜。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紀以膝柱之，砉音闐然嚮音響，然，奏刀騞轟入然，

砉聲，猶微響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貍字之訛首之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又曰：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舉此二樂章者，為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諸侯歌貍首以射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刃者，刀之鋒鋩。硎，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

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或然已解謂上，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音披大郤隙同，導大窾空處，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苦梗切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

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

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庖用刀之時，吾見其為之甚難則又不敢自恃，惕然為之戒懼。昔之不以目視者，視為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為之遲緩，昔之游刃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謋然已解，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為之四向顧眄而目空無人，為之躊躇少立而滿愜其志，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氏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偏則為介，刖而為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人所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遭則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求也畜音嗜乎樊中籠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為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寧無禍患？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

老聃死，秦失讀爲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佚非老聃之友邪？秦佚曰：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友，豈能無情？今弔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秦佚曰。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為是老聃之徒，而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會，猶感也。遁天，遁逃天理。倍情，違背真情。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遁逃天理違背真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罪人，責弟子典喪之過。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音玄解。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順則死不足哀。

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為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説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罄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為過哀。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為養生之主。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内篇人間世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道。

顔回見音現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出公輒，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甚衆，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焉。即陳逢滑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句。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汝也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

目為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諳，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及也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矸確實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讀作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句。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汝也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

目為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為擎跽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以汝言為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音祭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音墟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聲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已。黽勉而專一，所以入乎人。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以充陽之性自為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定，人莫敢逆之也。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言逐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內直而外曲者，由內徑直而外為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上合於古人也；內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為徒，天子與己皆天之所子是已。與天為徒者，言逐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為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

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擧古人之成説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説教詔而實所以為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為害，此之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不能間諜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慎脩所志，守尔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思，惟虚而待物。

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骸無所聽命。實自是人要絶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此四句言顔回當泯形迹黜浮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句聞以有知知上去聲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為喻，衛以其國為樊籠，顔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赫奕之名，謂之入游。

則雖入而有遨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幾，近也。此是教顔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道。

絶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絶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跡何如無行。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此四句言顔回當泯形迹黜浮偽。

瞻彼闋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内有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虚室無蔽碍則自然生白，而百祥萃止。虚心無蔽碍則自然光明，而萬善凝止。

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為吉祥，亦取其虛空無碍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黜之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古之帝之所行終，而況散上聲焉者乎！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禹舜之所以為樞紐也。伏羲几蘧所行以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化之。有如言散卒散焉，不與正數。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言必以懽好而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人之刑責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遞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以為難。

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遞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以為難。

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

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書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巧而鬬力，如漢書卞射武戲如起於戲巧，無他姦計，是為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牟，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音美惡，惟覺氣息茀然不平而已，於是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及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何必作為巧偽以報白齊君，但致楚君之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為迂闊，終之曰：此其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魯之隱者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詭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㩦於外而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蜋以臂能當物為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平聲矢，以蜄盛溺。

蜄，蚌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

以喻衛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户結切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小大不同，有以一尺圍者，有以八尺為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文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伯匠石字，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户則液樠草干切。

液出樠木上。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音現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木賦》謂：有文理。

夫楩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二字句乃今得之，爲予大用八字句。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為不識者所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為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為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不是相物也，木與物既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凡且此生者與衆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為彼是物，汝亦天地間之物耳。奈何其相物，若分別汝為人、木為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匠石覺而診占也其夢。弟子曰：趣平聲，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彼既趍取於無用，則其為社何邪？

為社是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為不相知者强以為社也。名為社，乃詬厲厲病之。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為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者所伐死。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為不識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芘其所藉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爲棺槨；咶詩上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子綦自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宋有荆氏地里名，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切者斬之；

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欐同，屋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去聲傍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為患，

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額折故鼻高，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頤隱於齊，

齊，與隮同。傴者不見其頤，隱於臍間。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徐沽切，

臺竺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為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

兩體爲脅，

脊在髀裹，故以兩髀為脅。

挫鍼治繲，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並祀神也。

足以食音似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功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爲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

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趍。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趍焉，則困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托興言之。

吾行卻曲卻音隙，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內篇德充符

符，驗也。言德充於內，而驗於外。雖形質之不全，不足爲累。列子有說符篇。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刖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

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衆人尚未往耳。

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借魯國之衆，以為重。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玉去聲，猶長也先生，其與庸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落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句。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物何爲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已，以其知言之，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為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仲尼答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

處。以喻常季不必以奇異看王駘，只就他得常心看便是，他高處唯止能止。衆止者，止水之所衆流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又以松柏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衆止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柏獨冬夏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紛衆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衆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衆止。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徵者，守其初志必有徵驗，使人可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實非為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軍分為九軍，更遞以戰也。求名者，求為名聲，即保始之徵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為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為吾府藏之物也。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彷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

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所可比儗，豈不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師》：登假於道。亦音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亦升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自有其實非為人知也。由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物字應前物何為最之哉。

---

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謂？申徒嘉曰：先生伯昏無人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以人爲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取於人以大其德。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為善者莫若堯，猶與堯争善，是欲勝於堯，為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刖矣，乃猶欲與堯争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遭刖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説己之過，則己無大過，故止於受刖，其形之不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説己之過，則人以為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刖，其形之不當存者尚寡。

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善射物，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之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己不免於刑，亦命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内。德也。形骸外，刖也。重言不亦過乎應前。

子産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説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因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務全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右為尊，雖刖左足，猶有右足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未能容其刖。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尊敬貌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尺六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寡人為醜乎，因其醜而自反。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憂憫貌若有亡也，若元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食乳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舜眴，驚覺而動目也。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耳，不得類焉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己焉爾者，豚子安知其為母，但知己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己所食也。不得類焉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日相處非以形交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雲氣其上，有柄如扇以障柩。資，送葬也。刖者之屨，無為去聲愛之。皆元其本形為本，翣與屨為文。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近君不可毀形。取音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浮去聲。《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妻者期不使。

以戰死刖者引起天子五御及娶妻者，而說歸哀駘它身上來。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枚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而與物混然。為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為夏秋冬，但見其為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其罅隙處而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修，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它。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仲尼弟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以哀駘它為至人，而仲尼為德友，亦是滑稽。

闉跂支離無脤

闉，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闉跂者，形不全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脤，猶名無趾也。

說音稅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脤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顧脰。注：長脰貌，蓋肩與顛同。

甕盎大癭又是一人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音鬻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妖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應接也。工，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智者為妖孽，約者為膠固，德者為役於應接，藝能者為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智巧？不斲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道？而有得不嗜貨利，何用行商？四句中兩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焉。得天鬻則為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所食，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此言有形；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謷，放也，放而得之意。此言無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又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為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困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為，是負天之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辯者也。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　點校

## 内篇大宗師

此篇言道之秘要，故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爲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所爲者，盡人事之當然也。知之所不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避凶之類。天而生者，順其天而生也。知之所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得終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尚有可慮處，人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也。但其待於天者，正自無定。如顔夭跖壽，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則安知吾所謂天者不屬乎人，所謂人者不屬乎天。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方真知天人之辨。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拒同。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額。

在心爲志，未馳騖也。

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至也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出於喉，其實氣海爲息之根蒂。

屈服者，其嗌音益喉也言若哇於佳切又音蛙。

屈服，諂媚於人者。其喉間之言，如淫哇之樂。

其耆音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之深則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嗌言若哇者，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拒同。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

在心爲志，未馳騖也。

其容寂，其顙額。

達跪二音，額廣平不蹙也。

凄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元氣混然，何分四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通而一之，何分利害。
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不能役使人。若狐不偕古賢人、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
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
紀他徒何切、申徒狄，
殷時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不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謙退不足而不輕於順承。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也。觚，器之有稜者。容與自得如器，雖有稜隅而不堅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氣象張大，雖虛而非徒事華藻。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音摧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猶揚揚。崔自抑意。雖可喜而有不得已。
滀救六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滀，充積也。雖充於色而止於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厲，醜惡也。雖不事脩飾，同乎流俗，而警乎高放不可得而制馭。
連乎其好閉也，悗亡本切乎忘其言也。
連，連綿也。悗，廢忘也。雖連綿閉塞無可窺尋，而悗焉廢忘未嘗誇說。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禮者，立身之本。本所以為體，刑者輔治之。法本所以為翼；然刑雖具而寬仁不殺，故可以為體；禮雖嚴而舉世可行，故可以為翼。德主自然，本如四時之運行，無心知以周物。本如人之循行，有迹然知以不得已而應事，則亦出於自然，故可以為時德之修，非出於勉强，如偶有登山之迹，不知者真以為勤於行，故亦可以為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也一。其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其好之者，固與我為一矣。其弗好之者，亦視之如一，則其與我為一者，固一其不一者亦一矣。其一者自與天為徒，其不一者自與人為徒，天與人本不相勝，何必置好惡其間。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與音預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虛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物之情，物之實理也。以天為父，父者子之天也。卓此道，卓然尊於父也。真此道乃君之真者也，化其道，

化於其道，而毀譽自無也。死生有命，猶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所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反求此道而已。此道在人尊於君父，而人不自知。與其紛紛是非毀譽之場，何如超然於此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吾生，善吾死，此善字屬造物。善夭善老，善始善終，此善字屬人。善夭者，雖夭而非惡死。一化與萬化不同，萬化是萬般變化，由人所為。一化是一超，大道不雜他。逕又從生死說來，有生必有死，而世之貪生避死卒不免焉。譬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自以為固。不知夜半猝然之間，舟為有力者移去，山為有力者侵伐，出於意料之外而不自知也。夫壑大而舟小，澤大而山小，小大包藏各得其宜，而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無所包藏而自無可遯之處。言與其有心於藏，不若無心於藏也。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者，如耕田鑿井不知帝力是也。天下亦物也，故言是恒物之大情。前只說物之情，此又添恒與大字，以藏舟藏山藏天下。似說得怪，故下一恒字以推廣及於天下。故下一大字却引歸藏於人身者，而言人身難得一犯著人之形猶為可喜。所貴人之形者，其中藏得萬般變化，其為樂何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即藏天下於天下之謂聖人得藏天下之要，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札瘥妖厲之患，人猶慕其治而效之，況藏道於身，實為萬物之宗一化之原，近而且切，有易於藏天下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揭夫道二字，以見太宗師在此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即齊物篇所謂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有交媾之情，有徵驗之信，而無所作為，無有形象可口傳而不可手授，可心得而不可目見。蓋以其無形也，乃陰陽五行之本根，未有天地先有此理。鬼與帝藉之以神，天與地藉之以生，即老子所謂天地根也。人與造化同一樞機，故身中亦有一太極。老莊論道止於如此。後世假藉鉛汞龍虎等比喻，益明且切矣。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皆讚美之辭。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惑；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襲取元氣之母，北斗為天綱維。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黃帝得道升天。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山海經》曰：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兩句屬西王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云：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去聲於列星。

司馬云：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崔本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猶命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嗚謳，謳

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司馬云：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崔本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猶命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

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嗚謳，

需役、於謳者，假役夫歌謠之名。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子祀、子輿、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此子輿自言：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拘拘，攣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曲僂發背，

曲僂則背發露在上。

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三句解見人間世，句贅指天，

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贅其形如贅瘤也。此五句皆述子輿之形。

陰陽之氣有沴音戾，

此一句纔説他疾。

其心閒音閑而無事，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無事不以疾為苦，跰躚扶曳而行之，貌而鑑于井，自然其形既僂矣。又復病，又將自此拘攣轉甚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子祀戲言，汝惡之乎？

曰：亡音无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去聲，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浸，漸也。假，設使也。時，猶司也。縣作懸解，音蟹。懸係解散，猶解倒懸之義。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忽然自解謂之懸解。不懸物於上，勿有人用力結之則無自解能自解者，有人心係累既深則不能自之理。言人不必定要為人化，為物又何妨。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言不知將化為何物？或化為至小未可知。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道家以死為化，叱其避去勿驚動其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

子來戲言，汝惡之乎？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言不必定要為人化，為物又何妨。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成然，猶安然。蘧然覺而匆遽之貌。人生乃是寐死，乃是覺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音梟挑上聲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撓，挑者。猶戲弄三人皆能如所云，故不復應答，但相視而笑，無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間隙。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往而待，為治喪事也。三人皆魯人，故子貢往焉。

或編曲編曲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汝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結語辭。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本意緣人情，而生情不動何用乎禮？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聲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方者，法度也。與造物者為人，言順其所生而與之為人也。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人之生世乃所以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平聲疣，以死爲决疣音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憒，亂也。衆人之耳目，應前禮乎之問。前言遊方之内，今所見如此，又未知何方之依。

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孔子自謂：吾不能如彼，乃天所刑戮之民。雖是如此，吾與汝且共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問其方，却問其法度如何造詣也。相造乎水者，穿池則養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則生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相忘乎江湖則不在於穿池矣，相忘乎道術則不在於無事矣，相造又不如相忘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孔子常不偶於世，故子貢以畸人為問。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居喪次。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特也怪之。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平聲矣，勝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已有所損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死有先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音紀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音以乎？且方將以化哉？

上化為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為先死者化而為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夢而未覺，安能知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指學道之人，形之變雖若可駭然，不足以損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

人生住世倏如一旦，然不足以死其情。

孟孫氏特覺如字，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爾汝之稱。乃字正與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為爾汝。今孟孫氏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心而由其所以相爾汝者，言視而後適歔笑者，忽自歔其笑也。其親如傍人之親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之乎？

本只下單且字，添一也字，令句語軟活可讀。且夫，且也，其義則一。因上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為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敢如孟孫氏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下文申明其義。

且汝夢爲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為魚鳥未足異，夢為鳥而直戾天，夢為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邪？莫反是夢邪？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

且汝夢爲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為魚鳥未足異，夢為鳥而直戾天，夢為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汝也奚來三軹？語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恣睢，自縱貌。轉徙者，不拘常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皆託言人名，無莊者不假莊飾，據梁者據其强梁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錘與鎚同。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乘其已成之道？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大宗師之謂！欻墮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應前遊字。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又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音現，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許規切肢體，黜聰明，離形去上聲知去聲，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去聲也，化則無常。唯化所適，則無所私好。

無物不同，則無所化則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汝也。

唯化所適，則無所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及泰氏李云即大庭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牛，其知去聲情信，其德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內篇應帝王

此篇所以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云即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李云即大庭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去聲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云即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李云即大庭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結人心，固亦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己為馬，或一以己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

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敢不聽而化諸。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蚊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内。正己而後行，確然信實為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二蟲之無知乎！

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敢不聽而化諸。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蚊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内。正己而後行，確然信實為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

莽眇，輕虛之狀。壙埌，音廣朗，猶曠蕩也。帛，疑是彊字，音强上聲。古篆之訛，上强訛而爲臼，下力尚不

失篆體古篆彷。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感動也？又復問。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嚮，趨嚮敏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遇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刑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平聲執斄常作狸之狗來藉繫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侍賴其恩。

有莫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迷愛其術，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

文，未盡其中之實。而固以為得道歟？未為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人得而相去聲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相法有此語。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曏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曏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略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殆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子之先生不齊側皆切，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曏示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鯢桓之審，

列子作潘，音番，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瀋，亦汁也。

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沖，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沖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為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却水渟滀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渟滀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者，《列子·黃帝篇》曰：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淮南子》亦有九璇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有未盡

用也。止水之淵以況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鯢盤桓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沖衡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壺子曰：鄂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音威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波流，如波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分爾我。因以為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以而逃也。

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鯢盤桓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沖衡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示之以是終。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之事而申論至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為名尸主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應前虛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為物所傷。

下文却言其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為儵音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壺子示季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內篇凡七文字最為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駢拇

前七篇皆特撰篇名，終篇此意此後，皆摘篇首之字以名之，初無特意，不過敷演前義耳。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音玄疣音尤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為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為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二字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吕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簧鼓，如笙簧之鼓動也。曾，曾參。史，史鰌。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纍瓦器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敝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上正字，疑即至字之誤。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音歧足多指貌；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上聲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目，憂思而目蒙然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囂，許驕切，聲也。自三代以下，天下之說仁義者何其聲之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墨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音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

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鉤，為曲之器。誘然，猶津津然。九字句故古今為一，而不見其虧壞。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莊老尊道德而小仁義，故有是言。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喬舉也仁義以撓天下也，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因臧者善之名併名其一曰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筴，音榮，竹簡長二尺四寸。塞，悉代切，《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注：博塞也。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音竹係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知俞兒，

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音竹係也其性乎仁義者，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惡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雖有義讀作儀臺路寢，無所用之。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為門。因以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與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

及至伯樂，

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曲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燒，謂燒鐵以灼之。剔，謂剔其爪甲。刻，謂刻入其肉。剔，謂去其皮節。

連之以羈絡頭羈絆是，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橛，口銜也。飾，馬鑣飾即頷下纓。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熾，又植。陶之壞。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音企爲義，而天下始疑矣。

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采。

蹩躠，踶足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踶跂，企足而强行，故以喻為義。

澶漫爲樂，摘音尺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

再以馬為喻，又進一步說。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

喜則以頸交加相與靡順，怒則背必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馬知去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

衡，轅前橫木。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

而馬知平聲介倪並如字闉扼句鷙曼詭衺竊轡。

介，甲也，戰馬必帶甲。闉，城門也。扼，持也。城門所以扼持姦慝。鷙曼，驕縱也。詭衺，詐為受衺也。竊轡，竊出轡外也。言馬習知人情，未被甲而已知甲之端倪，未出城而已知城門之扼處，遂驕縱不可駕馭，詐為受衺竊出轡外，有此情狀。

故馬之知去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玄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縣跂者知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胠篋

將爲去聲胠丘間切篋

胠，腋下。傍開其篋，如從腋取之。

探囊之盜爲守備，則必攝緘縢，

探囊，以手探取其中。攝，管攝之。緘縢，封識之具。

固扃鐍，

鐍，古穴切。扃，關也。鐍，環舌。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都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切，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耒者，耜之柄。耨，除草器。《說文》：頭長六寸，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田成子即陳成子恒也。春秋莊公二十二年，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懼禍奔齊為桓公工正，匿其氏為田氏，陳田聲近故也。五世至釐子乞為景公大夫，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民，由是得衆，遂專齊政。卒子成子恒弒簡公，立平公，封邑大於公，所食歷襄子般。莊子白，共九世至田和簒齊為侯，傳桓公午威王，因宣王辟疆。莊子宣王時人，故云十一世有齊國。田和，以前雖未有國而育姜代陳，已見於卜

笠，故並數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第弘肭音以。裂也，子胥靡。

靡者，胥靡。胥，相也。靡，隨也。罪輕而不至朴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邯鄲，趙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大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又，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帶也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逐字鄧析子作遂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弗折衡，而民不爭；

以鄙協璽，以爭協衡，句中作弄。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力的切。劃也。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也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爛音爛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轍跡，列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峭）格所以施羅網之木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聖執以為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

上一句説知，下二句説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音麾）四時之施，喘耎（音軟。動蟲之小者）肖（音消）翹（植物之小者）蠢動之所，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使天下人人喪其所已得以其所固有，是以大亂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者❶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宥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今人讀之差異耳。如詩宥密亦不他見在者，任其自然猶言在他。宥，寬也。在宥天下者，無所作為。治天下者，必有禮樂刑政。若在之宥之，則何有治天下者哉？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故。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

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

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天下始喬詰、卓❷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中道而不成條理也。喬詰卓❸鷙，不可制馭之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音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因喜怒上發出賞罰一段。

而且悦明邪，是淫於色也；悦聰邪，是淫於聲也；悦仁邪，是亂於德也；悦義邪，是悖於理也；悦禮邪，是相於技也；悦樂邪，是相於淫也；悦聖邪，是相於藝也；悦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相，助也。助之即非自然。禮有儀文，故以為技；聖則多能，故以為藝；知則察人之過，故謂之疵，鬻卷，不伸舒之狀。傖囊，猶槍攘多事貌。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失，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跪坐以進之，即老子所謂坐進，此道吾若是何哉？言吾如此等人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充其怒至於能殺人。

貴愛其身甚於為天下，則乃可以寄天下。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上聲焉。吾又何敢治天下哉！

解、擢，皆所以傷之。尸居，坐如尸也。龍見，如龍之變化也。淵默而雷聲，默然如淵之深沉，而若聽雷聲也。皆静中變動，非徒枯木死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静；其動也，縣音玄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充其怒至於能殺人。淖約柔乎剛强，柔而能剛也。廉劌雕琢，剛而可柔也。疾，速也。撫，猶其字皆指心而言。縣而天，此心動行也。其，動也。縣而天，此心動

時，如空中懸係於天也。僨驕者，不可禁之勢。

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胈股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畫也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牛引切鋸制焉，繩墨殺爲，推鑿決焉。天下脊

與不救不踖之，踖同累足而行也。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跂者，促抵伴離地，攘臂者，舉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

意平聲，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音接。槢，械楔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音漕焉知曾史方不爲桀跖嚆許交切矢也！

弓矢所以為利用，言曾史乃為桀跖之利用。

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山❹，

《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山。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汝所問者，至道是物之本質。而汝所官使者，陰陽二氣是物之殘零。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合也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荒矣，而佞人之心剪剪狹小也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去聲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遂者，往而竟至也。陰陽之原，先天太極也。

官者，如官司府藏之中物。

所官使者，陰陽有藏去聲。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為土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百昌者，凡百昌盛之物。

故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去聲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遠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惻然憫世而憂道絶之意。

雲將東遊李云：雲，主帥也，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

倘，音敞，自失貌。贊然立者，致恭而立如執贄然。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

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含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

今則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

則吾柰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

身求之，乃今也得。

此不在身外反而求之即得矣。老莊之所以眇觀天地糠秕人事者，恃其有此耳。今襲其學者皆空談而闢之者，竟莫得其實。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有人異己，便是他不肯服從。故喜人之同己。而惡人之異己者，欲人皆服從而超出乎衆也。然以出乎衆為心者，何嘗出乎衆哉？因衆人之同己而無異論，然後耳根方寧静如此，則是吾之所能，不如衆人之所能多矣。人何嘗出乎衆哉？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言治國者，皆欲出乎衆者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物者，只是一箇大物。物物者，逐物分之也。不物者，不役於物也。天下乃是渾全一箇大物，豈可分為物物。纖悉治之惟能不役於物者，任其紛紛不足以撓之。故云：而不物物，故能物物。曉得物物者之非是物，則豈特治天下不煩碎進於道矣。得道之人，獨為至貴乃能出乎衆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適復，往復也。挈汝往復，擾擾之民以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己。無己烏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伸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囁，必狗尾之續貂。

❶『者』通行本作『昔』。
❷❸『早』通行本作『卓』。
❹『上』通行本作『山』。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為別章，崔本亦然。然連上文則為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頓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所尊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剉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澹音溜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澹，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澹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務為恥。但立之本原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得其要道，而其智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此又從人心上説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吾儒説得平坦，莊子説得痛口耳。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為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粲然可見。當删之。

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子則所為愈過矣。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讀作本字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為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故深之又深而能精焉；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粲然可見。當删之。

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子則所為愈過矣。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讀作本字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為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故深之又深而能精焉；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

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粲然可見。當删之

而異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爲緒使，

為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爲物絃，

絃，公才切，束也。為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

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衆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為衆族之父，但不可以為衆族之祖。衆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色類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為人臣之禍，上為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去聲，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

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與盍通猶廢也。行邪？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落，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與盍通猶廢也。行邪？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落，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

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為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緡緡，如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句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有尾。無耳不聞也。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老聃曰：云云豈得為聖人？又呼而告之曰：予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如無耳者，所言有説得許多有形象者，有説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過幻詭之言，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忘已則純乎天矣。

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閭薤音勉見季徹曰：魯君謂薤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覩覩然驚曰：薤也汇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謂大

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為兄弟哉。心居，心寧止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為，則心寧止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音忽，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朔音如泆湯疾速如湯沸溢，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然之質。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目無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

於于，語助。猶俗嘲儒之説之乎也者云。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音隳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遜自處於陬隅，頊頊然敬謹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汇乎淳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語下別。汇乎，即茫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為復朴，體性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苑風曰：子將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句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

理而行其所為，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脩為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為，則手所撓、目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為至。又問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為悦，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從，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視其軀殼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稚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稚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稚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秃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亦不過。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

世俗及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不事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却不以為諂諛，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諂諛，而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為導諛。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己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佛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己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説舜，下文却説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説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下皆惑矣。予，赤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曲，則嗑然而笑嗑音呷。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並如字，瓦爲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邪！

此又以樂為喻，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邪！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為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樂之行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不尋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此又暗説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卻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厲醜惡之人也。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因嵵好公中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楊。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内，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内支盈於柴柵，外重平聲纆繳音灼，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乎。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静者矣。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聖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

非以静爲善，故制之使静。

萬物無足以鐃乃孝切心者，故静也。水静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静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虚静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虚，虚則實，實者倫矣。

虚中有實，自有倫序。

虚則静，静則動，動則得矣。

静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無爲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虚静恬澹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去聲，堯之爲君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静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即大宗師，蘧萬物而不爲戾蘧粉之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萍入。）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比，校。詳，悉，）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音勾）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謂。）子（指舜，）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夫天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徵猶典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敷袁切）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一說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去聲其説，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平聲，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説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導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用力貌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下皮起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世俗所見為

---

如弩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為不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人，即為盜賊矣。

夫子老子也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句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未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揉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不以之爲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有機緘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

孰居❶無事淫樂而勸是雲言隆雨言聲是？孰隆施去之西一東，有音又上上聲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洛，與落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為，不及者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

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爲，利澤施及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豈肯大息而誇説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上聲，除也焉；至富，國財屏焉；至願，名譽屏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者，心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一起，所常無窮，而所謂一者不可故常。皆曒如之意。在谷滿谷，在作一串讀。阮滿阮。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受以為以等待。一死一生，一僨一起，相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惟聞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音隙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虚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

矣。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怠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攻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之張設也。吾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鬼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紬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魯大師名金：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在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眯，物入眼為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却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本言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却急語言患得之。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匡人以為陽虎圍之，便似妖怪眯目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

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句。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足也觀古今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道德，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而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主於中，聖人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仁義，先王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道德，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而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主於中，聖人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仁義，先王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



沛，與沛相近。

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子，陳國相人。

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道德，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而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主於中，聖人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仁義，先王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而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主於中，聖人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仁義，先王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

而多責。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主於中，聖人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仁義，先王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教而教；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汩没者，爲能用之。故曰：正之爲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不得爲正，世人之心

以此理為不然，而必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懵然無所見。如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闕字遂生此天門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嘬子含切膚，則通昔夜也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而求亡子。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質也，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去聲，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正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禮，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許劫切，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聲稱也。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為天下者，其制作婚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有其天矣。兵有順者，以兵為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為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其制作婚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有其天矣。兵有順者，以兵為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為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其制作婚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彝倫攸斁矣。

為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為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鴡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腰同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人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烏鵲育雛，物理之常也。魚傅沫而卵，則不必如烏鵲矣。至於細要負蜾蠃而化，則又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而人之生子，切切焉以為親，不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為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辯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明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目迷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❶原文作『君』，據通行本改爲『居』。

❷此『中』字前疑有『無佗也』。

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石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今古也，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説，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去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不辭勞，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僻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禄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爲多。固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斂約已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爲。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與欐同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於權，明於權者不❶以物害己。至德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衍，引長也。

若以貴賤相反衍而伸之，不知幾等。

自公卿言之，固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以道觀之，本無貴賤。

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踔而行，

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鱒踐也。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得，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坎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平聲。吾跳梁乎井幹音寒之上，入休乎缺甃，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坎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往而倉皇之貌，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聲，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距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坎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區遮切，張口也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不顧，曰：願以竟上聲內累矣。莊子持竿之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音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❸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來只説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特故問我耳。今我與汝夫魚遊於濠中，莊子遊於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❶此處有一段重復文字已删。
❷據通行本補『以物害己。……北海而入於』一段文字。
❸據通行本此處無『惠』字。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貴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低蹲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

樂舉羣趣四字相連。

誙誙音鏗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雖然，無爲可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假之而生生者，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慨同。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音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无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崑崙者，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崑崙有五城十二樓，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墻置翣。注：墻，柳衣也。《正義》曰：墻之障柩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爲墻。墻即柳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倏有障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遂言死生猶晝夜，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死，而睹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髑苦堯切然有形。撽音叫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去聲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❶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田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音呶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句，食於道。從《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有顧。謂弟子，百豐字曰。❷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作過養？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鯤當作鯀，與絶同，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徒魂切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脱，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懽。以為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可盡曉，姑摭其可解者。緡，古文絶字。地至於水則絶矣，而亦有物生焉，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為鼃蠙之衣水舄也，生於水者為水舄，即《詩》所謂言采其蓫鼃與蚌。依，其下以為衣焉。生於陵屯則為陵舄，即《詩》所謂芣苢，俗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蠛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

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崦多人家。每歲季春，鸛鶇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樸取，醃以為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為鴽也。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為狗馬，業盡又變為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為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為方生之人，已死之人為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録》：張橫渠説：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為明白。若如釋氏説，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造化。《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蠱也。

❶原文爲『諸』，據通行本改爲『視』。

❷應在下文『指之曰下』。

# 南華真經循本卷十七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無以為，猶《論語》曰：無以為也。言無用如此。

形者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今能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隙，物奚自入焉。夫

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觸也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善涸者也

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以瓦注投也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掃箒也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

神者，其是與俗作凝。

其疴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

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音茈

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犒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之中則爲之。爲彘謀者何也。

雉羽之文於盾上。聚傻，曲薄所以捲聚物者。傻音簍

桓公田於法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音茈

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犒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之中則爲之。爲彘謀者何也。

雉羽之文於盾上。聚傻，曲薄所以捲聚物者。傻音簍

桓公田於法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音茈

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犒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

水漩入處如臍也，汩水滚出處。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候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音齋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鐻，鐘鼓之柎。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鉤曲搏也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妄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耕於野也，事君不遇世，賓檳同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惡音烏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上聲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説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十八

❶『是』據通行本改爲『視』。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黄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静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虚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實。人能虚

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倘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無識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强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不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翛翛，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執，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孔子曰：善哉。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布貨也？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泠禹是人名，汝指舜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苦結切，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去聲長上聲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矩之間也，危行

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執不便，朱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正緺，正其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

猶犂者其土，釋然也。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已矣。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窒礙。爵禄穹隆非不可喜，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己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鷾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鐘鼓曰襲。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為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去聲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為，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為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為，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為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來者。翼廣光去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飛得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也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罵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蘭且音徂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

吾身，異鵲感吾額，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魏文侯，數稱谿工❶。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去聲，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然則夫子何故未東郭順子。文侯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三句文法一同。

然之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橫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起發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導也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

不待詳察也。

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哀顏淵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爲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瞠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乎前也。顏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為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為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熏烝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為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

忘者存。

瞠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乎前也。顏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為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為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熏烝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為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浚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把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得則有不忘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熽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待於偏處。少焉見去聲，曰：某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讀為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言也。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為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不惡也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❷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親自得道者，方能曉比也。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比也。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也？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可謂多乎。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成德，則同務也，鍥斛不敢入於四竟，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大夫夢見良人，黑色而頎，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鍥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周聞之：政可以及天下乎？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鍥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

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吕望之事，而又若別為一事者。

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音字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彌，於中去聲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逡巡而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邪？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説，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❶『工』原本爲『二』，據通行本改。
❷『小』原本爲『步』，據通行本改。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符云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若指黃帝，彼指無爲謂與彼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音矣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音矣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與翩同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勅六反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員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翩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不圍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並蓄而不知，則能知其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❶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宴，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搏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巍同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蔭醷音倚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説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搏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説矣。聖人之道，彼其外與。言有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句，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隙同，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音隳其天袭。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

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弢、墮袠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為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為豕肥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調而間音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仿徨乎馮皮冰反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争矣。嘗，試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作一連讀。寥，虚也。寥已吾志，虚吾心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來亦不知曾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閎，虚無之門也。《天問》：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淮南子》：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彷徨乎。馮閎者，徜徉乎虚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而莫知其所極。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虚衰殺，彼爲盈虚非盈虚，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衆所謂也。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不際者也。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户晝瞑音眠。妸荷甘日中奓籟者反

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剥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移，訑訑自得歟，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句予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句。弇堄人名弔句聞之句。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爹户，推開户。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於泯没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煆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

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為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凡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之，則生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讀作磨？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鏊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内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内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撄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内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磨？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狶韋、黄帝、有虞、湯武至於今之人乎？相鏊則甚於相磨矣。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鏊，則甚於相磨，何況圃，則狹於圃。室，則深於堂。愈趍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鏊字相照。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❶此處通行本有『一』字。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供役者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音根磊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去聲。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音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史記音跣。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千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為為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样。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闢，開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趎以全形，趎不以為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

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間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趎雖勉強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旨盡矣。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南榮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趎，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為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之人也。悶悶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韄；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熟同。

治灑濯，得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由內外韄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猶未能言其病，然病之所以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

則病雖甚猶未得為甚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吾禮反，

嗄，失聲也。捉，以手拊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乎？

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

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趎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為至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是説至人處。却申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趎曰：然則此所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為至也，吾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為人能，如是不知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宇泰定，必假脩為，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為天民，天之所助則有位而為天子。此皆非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上聲，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己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有恒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者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説耳。

券外者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而禍至者，皆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上聲，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己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有恒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者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説耳。

券外者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者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説耳。

券外者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而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上聲，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己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物馳逐窮極，而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不為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獨立之意。

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反之為人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剽標同，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末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無本剽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已是分生、死為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有生黬五咸於咸二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吉才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黬，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膍，牛百葉。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

移不定，故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脤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故為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信也有名實，因以巳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名節也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黮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生為根本，看得移是者，正緣人以有生是非，信名實，大重。師知則因而生是非，則因而惟知有已。立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蜩與鸒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蹍女展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巳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兵入金。

蹍，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驁，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呴嫗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呴嫗不必矣。辟，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為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謬心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欽者，敬也，有收斂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云性者生之質。

動謂之為，為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❶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而拙乎使人無己譽；夫工乎天而俍音良，猶能也乎人，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己譽。唯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能人能天未足自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而況我之天與之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侈畫音化，外毀譽也。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趼去盡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

人之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而籠之哉。

夫復謵涉反不餽而忘人，忘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不得已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謵與讘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❶『者』據通行本加。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女商，並魏幸臣。

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蓄田反，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自高貌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并以捕獵之事為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者矣。

謂御之而中繩、鉤、矩、規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卹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絶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悦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始鋭反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容反説之，則以《金版》、《六弢》周書篇名。太公《六弢》，

豯》：文、武、虎、豹、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悦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藋拄乎鼪鼬之逕，踉音郎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讀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踉蹡也。位，處也。跫然，行步聲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跫然，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説而亦為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音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讀，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成固有伐功成則爲人所毁，變固外戰。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鬬。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

君如必欲爲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孟子無已，則有一焉之意。

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脱矣，君將惡乎用夫僞兵哉。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真童子，乃予適有瞀病瞀音茂，眩也，有長者教予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驥，騎卒。錙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中，如室内之戈矛。

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以其瞀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説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轢也。誶，問也。每事轢過誶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為己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夸，好大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為，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為。能知此理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之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冰。未足以為奇異也。廢，猶置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去聲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而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冬爨鼎者，冬寒之時能以火而爨。夏造冰者，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冰。未足以為奇異也。廢，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異矣。然其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為奇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

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造之故。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鑪，擊數下，而去聲遂絶。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鍾。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黄鍾之宫，宫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為奇異？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為五，不知孰為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莊子曰：齊人蹢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踟躕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蹢行其子於宋而使為閽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弃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弃之？試推其類其求鈃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弃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弃其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疏、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自已之非也。

莊子曰：齊人蹢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踟躕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蹢行其子於宋而使為閽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弃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弃之？試推其類其求鈃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弃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弃其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疏、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自已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罹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蹢躅行為他國之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争鬬，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鬬，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説與人争鬬，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句漫其鼻端若繩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體也，立者為體。斲者為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惠子之病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告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亦逆也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衰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其於國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也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音掻，曲折而攀援，見音現巧于王。王命相去聲射之，敏給搏捷矢。趨音促射之，狙執死執矢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予，以至此殛也。嗟戒之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音浴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賀其得賢。我必先去聲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則無用如此喙也。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蕲之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尼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誡。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

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牲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音要，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奧、突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句，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句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平聲。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利，親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覛薄結反也。一覛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為定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知，於羊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所謂暖姝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暄同自温也姝姝自美也而私自悦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也。

宴安不自拔。濡，滯。需，待。

卷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成都邑，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卷曲，傴僂，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舜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争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疏，抱道温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真人。前所言蟻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羶。真人則於蟻棄

知，於羊棄意。却插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濠上魚樂之説，故來得不覺。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為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為矣。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為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堇與桔梗、雞廱、豕零相為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者也。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鴟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説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强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言此箇道理：元相厠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為安，反禍為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為大。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為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為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為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為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為始，因上文太陰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音霍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擢，許慎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擢者，反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為有能以己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見。夷節歸。彭陽彭姓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雜篇則陽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

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娱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去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句。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暍者遇冷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此予宅也。以上説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説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説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説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摇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❶行恒無幾上聲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事理轇轕處，惟聖人為能達之。周徧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静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摇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為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此以人喻聖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去聲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暢然，喜也。緡，合也。衆間，笙鏞以間之間。環中，空虚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木緡合十塞其九，猶為之喜，況見所見，聞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乎？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未嘗化。

闔嘗舍上聲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昇置事物不與之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為事也，若之何？言其為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

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為師，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剩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鑿其思慮，以為時君之傅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得名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亦亂人也；善言勿伐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而望也。稷稷，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識也。何以為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音魯牡，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

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句。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為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

以衆為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見辜人焉罪囚之人，推而强之，

推者，尊尚之。强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音灾，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爲皆去聲。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平聲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蘧伯玉自以為知四十九年之非，未可為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交接也：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句，摶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摶，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並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

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絶。不賜者，不以為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之，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為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莫為者，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矣。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

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❶原爲『作』，據通行本改爲『所』。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公才反，係縛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兩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蠪音陳又褚允反蜳音惇，又村允反不得成，心若縣平聲於天地之間，蠪蜳沈屯張倫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音升火，於是乎有僨音頹然而道盡。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蠪蜳，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不得成如此也。事之不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强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頹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所與者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猶言若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介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才評論人才諷說誦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纍，小繩，趨灌瀆，守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干縣音玄令如徙木之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語於下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顪，音喙，協平聲，頤下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裂之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為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為詩止於四句，其下為大儒分付之語。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傲，與前放驚同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不讀本字其略弗及也。抑固窶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此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相引導以名聲，相結約以昏蔽而已。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而不知其為驚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為驚，汝雖以此為驚，乃終身之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柰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傍門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史作豫，且音狙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

二鑽而無遺筴音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音玷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音玷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夫流遁之志，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言有能，有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不能。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實。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為聰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為之顫動。哽，跲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跲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跲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不能。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實。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為聰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為之顫動。哽，跲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跲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跲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為心之喻。

胞有重閬音限，艮字無一點，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音奚；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蓬入，謀稽乎誂當作詼，上聲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句，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挑鎒音蒿，又耨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當作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中空虛，其通竅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靜然可以補病，皆嫉目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之所以駴音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洵祥點校

## 雜篇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卮言，如卮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也。日出者，日日出比言，不止十中有九有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能自譽其子，必籍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己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然為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人但喜同於己，而不喜異於己者，則吾之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為耆艾，然所謂耆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者頤之年為耆宿者，是未得為先輩也。人之所以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之道，則雖有年壽，不過陳久無用之人耳。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可不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然是然的然是可。吾亦以為無不然，無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爭。久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息相為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

序。此謂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讙音悟，立句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讙，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生，有爲去聲，死也。勸句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自，由也，生者有為，死者勸勉云。公以為死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不及，吾心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為。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如何是必有

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為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顏夭跖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衆罔兩問❶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以訓用。强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譬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説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强陽而吾亦與之强陽。强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叟之喻，絶精此老胸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内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邀老子會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而反。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騶恣自大貌，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旅舍之長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晦，故不為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説删去讓王、盗跖、説劍、漁父四篇，而接《讓王》、《説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説劍》、《漁父》、《盗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於十舉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而而而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鞼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諜成光，不能祇於無迹。外可間諜而成光采，遂為人所窺也。輕乎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以其老宿而尊貴之。鞼，猶醃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

敦，音頓，堅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擯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❷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句。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

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❸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為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才滑反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學墨翟之道也。闔，盍也。盍胡，皆何也。諄聶之辭。夢中與其父言資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或報其所不能為者。緩及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捽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世之人皆緩之

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為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之技亦人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不必天也，必人也。小夫之知，不離包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音酣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音磋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岌同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為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為旨支離之說，忍性以視民視與示同而不知其不信。受乎

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為之主宰。而仲尼強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也。

彼宜汝與予顧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顧，猶顧指。誤，錯誤。彼民宜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汝與我但顧指示之自可，何必政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小人也之離外刑者，金木訊

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此顏闔說真人之道，與仲尼夐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懁而達，

順快輕懁，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胡旦、胡干二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敬，近使之而觀其忠，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為一。壯麗、勇敢為一。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儛，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爵反訾也其所不為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有八極也。

緣循，偃佚音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佚者，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之情者傀音瑰，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此文綴上通達宇論之。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因以是窮；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鞏粉夫。

驕稚者，驕矜而孩視之。緯蕭者，織草為器。奚微之，有者為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幾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句，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徵，驗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❶原文爲「門」，據通行本改爲「問」。

❷「汝」原本無，據通行本改添。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方術者，方枝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爲人莫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自問？曰：無乎不在自答。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又問，下是答？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一者太極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

以上總説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以上説聖人，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

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也逐一逐二討分曉，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説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自天人至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説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去聲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去聲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於此句。

天下大亂，以下説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聞其風而悦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爲天下笑。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聞其風而悦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為非樂，言所作為皆非可樂之事也。

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句，其道不怒句。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此古之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道。

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殼，朴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平聲，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梠所以盛衣食之器。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于海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苦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事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

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別一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决。

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為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為主，冀得為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多而治少。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好爲治者，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刑、尹文聞其風而悦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

語心之容者，説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胹，煮

熟也。舊本作日傍者，誤言心之用。

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飫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為之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去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涉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去聲而無私，泆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易，平坦也。泆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趣不生兩意。如做一事，人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謑音傒髁花上無任，

謑，忍恥也。髁，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縱，肆。脫，略。不事行檢。

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槌拍輐直管反斷音短，與物宛轉；

椎以拍之，輐以斷之，皆與之無競。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魏即巍字矣。推他回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

相與笑：慎到所為，以為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訝而已。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是、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音闐，惡可而言句。常反句，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魠音完，斷音段。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慎到也。

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之師。彭蒙者，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閫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竦，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

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慎到未可許其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蓋以老聃為知道，故以此一段近之。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以濡弱謙下爲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畸見之也。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可正告之。清。同焉者和，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笑人之巧。人以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平聲，下同？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之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畸見之也。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可正告之。以卮言爲曼衍即卮言相歡，以重言爲真鄭重之言，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與脫同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音卞，而連狘音卜，和同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莊子固自奇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也。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既贊老聃為博

大真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説著書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畢，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遂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者同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可以爲圓。鑿音漕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靶。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

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為三足。郢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為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氾愛萬物，則天地與吾為一體矣。

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而有卵生何異？豈特禽獸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鉤有鬚即丁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蹍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為圓。鑿本非圍枘，而枘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

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焉，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為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棰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音帝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囿，言辯者莫不囿於其說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柢，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特與桓團、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豈不為怪，此其如木之根柢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為最賢？曰：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音琦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在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音欲矣。

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塗，路也。隩，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句，曰愈貴道句幾矣。

充蟲一偏之說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率以善辯為名。

惠施不能安其為一物以為能。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並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篇末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黜偽刻意

刻意、繕性失之淺拙。讓王以下四篇，失之粗厲。浹非莊子本文，黜之附于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好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黄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道與世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爲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爲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

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❶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善哉。教之者土地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寡人者衆❷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見之。屠羊説曰：楚國之法，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

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信。屠羊説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本作娱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宗，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恐此説不根。史謂：周召行政，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盧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説衆，殺伐以要利。是椎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❶原文為『玉』，據通行本改為『王』。
❷原本有『士本』二字，據通行本改為『者衆』。
❸原本為『思』，據通行本改為『悲』。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 雜篇盜跖

此以下隊仗似日者，魯策列傳，其褚少孫之汎所爲乎。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説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吴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休兵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真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

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子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駟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故勢爲天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諸侯之門，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

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争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 雜篇説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説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争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 雜篇説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説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説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

盧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仕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仗，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左右。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左右。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於，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曰：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

知貴真，禄禄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仗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

## 南華真經新傳序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説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鋭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奥義，深解妙旨，計其爲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子既得王氏之説，反以祕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説，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虚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

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孫映球點校）

# 004 莊子翼

經名：莊子翼。明人焦竑撰。八卷，附録一卷。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參校本：明萬曆十年刊本（簡稱明本）。

## 莊子翼卷之一

### 内篇　逍遥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郭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會其歸，而遺其所寄也。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摇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為遠而無極耶。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逍遥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而衆比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累，累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地，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❶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❶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❷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向言二蟲殊❸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❹。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大小之辨，各有自然之素❺。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審自得也。定乎内外之分者，内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己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者，足於身，故間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

必以自然為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故有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筆乘：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絶無寄，故置無己。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念道，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天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❻。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❼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待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之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迈。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眇姑射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預下同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薄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啓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焚水之陽，窅杳然喪其天下焉。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爲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常以不為為之耳。孰不然。世以亂故求我，無我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其所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物各自異，而我恆玄同焉，彼我之間，不容毫髮，而死生之變，猶晝夜之更，故堯舜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世事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以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消遥也。四子者，蓋寄言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❽。夫堯實宜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

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遥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成水漿，其監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囂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均手之藥者，世世以洴屏澼絖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税吴王。越有難，吴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于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生星二音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離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莫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堂漂絮於水中❾。蓬，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筆乘》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性相近、習相遠，即此意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著處就用為結。

##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其隱去聲同下几而坐，仰天而嘘，嗒榻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隘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號。而獨不聞之翏翏流乎？山林之畏偉隹崔去聲，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稽，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豪者、宎天杳二音者、咬坳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愚，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虚。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耶？

郭註：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配匹也。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自然耳。自己而已，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夥，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似下，略舉。衆竅之所似；激謞以下，略舉衆竅之殊聲。于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調刁刁，動搖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教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鬥。縵者、窖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註：閒閒、間間，知之不同也。炎炎、詹詹，言語之異也。魂交、形開，寤寐之異也。縵、窖、密，交接之異也。惴惴、縵縵，恐悸之異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日消，哀殺也。不可使復，溺而遂往也。厭緘，厭没于役。老洫，老而愈洫也。近死，利患輕禍也。莫使復陽，陰結遂志也。喜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蒸成菌，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所由以生，言其自生也，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不知所為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莫不賅存。説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賅而存。志過其分，若天高、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各[11]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苶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説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註：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未有

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待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强知也。言者各有所説，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為有言耶？然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耶？則據此已⑫有言。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于適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⑬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筆乘》：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説也。雖然，生即與死對，死即與生對。方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為匹

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横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生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要旨。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几物奇圓而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虚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窮之塗，而其無是無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我指於彼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彼與我，既同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作，故均于相非，則天下之非，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之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之是非，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之是非，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之是非

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筆乘：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況人為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乎。知此則真體廓然，是非盡泯，而其天全矣。然聖人無是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極之恢恑憰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冥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為義，但觀狙公賦芧不自增減，而因衆狙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非之天鈞。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汨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註：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14]。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欲使衆人同

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倔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諸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确斯也。我已有謂者，謂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

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枝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于所能，乃最是也。

《筆乘》：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為是為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為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解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為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為是而有畛者，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群分而類別也。並逐曰競。對辯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于自得也。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付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己自別也。不仁者，無愛而自存也。不嗛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不忮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也。道昭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

物無常愛，常愛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爾，非真廉也。勇忮不成者，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虚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蔽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筆乘》：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于封與常哉，為其立于是非之畛也。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謹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秋然乎哉？木處將端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疽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偏旦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⑮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泬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鰌、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徧、麋、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殽亂，言利于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妙悦生之非惑，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于胸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死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夢焉，覺教而復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不窮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⑯之。奚旁去聲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汩昏昏，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蓋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汝下同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蟹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註：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不緣道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卵⑰而責司晨之

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泯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胞然自合之道，其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胞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騖于是非之境也。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説生。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泯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胞然自合之道，其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胞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騖于是非之境也。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説生。

欲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旦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語意亦如此。

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而惡之哉。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不知彼。況大死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故寤寐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

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萬衍去聲，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黯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為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而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敷蜩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許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覺教，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註：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何夷之得有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

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筆乘》：《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叅古今、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適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説耳。其差殊乃至此，況死生乃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也。

##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

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絶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

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以神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批大郤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今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⑱。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筆乘》：介，獨也。即見獨疑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知識俱忘，而滄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

郭註：介，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刖曰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思以善其人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縣解之。

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知識俱忘，而滄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忘，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天之生，人自有知何以至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思以善其人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縣解之。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户觀化，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

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縣解而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筆乘》：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説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猶未了之談也。窮竟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反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金不出乎爐，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為善養生者耳。

莊子翼卷之一

❶『鳥』原作『焉』，據明本改。

❷『若』原作『君』，據明本改。
❸『殊』原作『跌』，據明本改。
❹『足』原作『是』，據明本改。
❺『素』原作『紫』，據明本改。
❻『滿腹』原作『河服』，據明本改。
❼『不』原本缺，據明本補。
❽『耳』原作『享』據明本改。
❾『水中』原作『本本』，據明本改。
❿『朕』原作『股』，據明本改。
⓫『各』原作『人』，據明本改。
⓬『已』原作『此』，據明本改。
⓭『故』原作『枚』，據明本改。
⓮『全』原作『今』，據明本改。
⓯『死』原作『足』，據明本改。
⓰『聽』原作『德』，據明本改。
⓱『卵』原作『卯』，據明本改。
⓲『養』原作『藏』，據明本改。

##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❶，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打，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具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形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❷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❸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而色將平之，而口將營之，心具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形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具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形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

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强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苗人者，人必反苗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工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熒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成，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成而上比者，與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成而上比於古。雖是古為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常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為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筆乘》：若唯無詔王公句，絶詔告也。汝唯無告王公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鬥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者，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註：夫有其心而為之，誠恭易也。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請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使實自回者，未使心齋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官商，應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貴，而無心，故曰鳴也。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筆乘》：為天使，為人使，與未始得使及得使之使相應。顏子間虛為心齋也。而霍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嘆其盡善而又告之曰：女能遊其樊而無動于名，意合則言，不合則止，廣大而無門，澹泊而無毒，一處之以不得已焉，則幾矣。幾者，幾于無我也。絶迹以下重發此義。不行而絶迹則易，行而不踐地則難。為人使，則有我，故是偽。為天使，則無我，故難偽。夫知不以知，如大之行不以步，鳥之飛不以翼者，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蓋非有吉祥也，而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栖志，釋此無歸矣，而猶然不止，非坐馳而何？坐馳，如言陸沈之類，蓋人心自止而横執以為不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騖千里，即拱默山林秪滋其擾耳。夫耳目内通則無聞見，外于心知則無思為，如此則可以言虛而鬼神來舍矣，况于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于物，古聖人所為服行終身者也。

葉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悦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為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爨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凉，明其所饌儉薄也。所饌儉薄而内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非美食之為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故曰：是兩也。無所逃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不可解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為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者，遥以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也，妄言，妄作也。莫者，莫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者，莫然疑之也。傳言者殃，言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引《法言》以證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筆乘》：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死亡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猶能言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則未易言也，蓋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子悅生而惡死。

郭註：以巧鬥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湎淫液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且喪矣。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以巧鬥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湎淫液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且喪矣。

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疆成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為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筆乘》：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鬥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于細卒乎大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于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由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出，則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聽者並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責人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巨者也。君命之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美成在久者，成人之美必優游深交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債事並生心厲，悔將無及也。夫人喜為溢言者，意必存懷而不能虛焉故耳。乘物遊心，則忘己。託不得已，則忘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為以還報哉。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然。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殺之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乃弔切。適有蚊睫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

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也。正汝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❺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為嬰兒七句，言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柰何而欲疆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伐汝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故戒之。為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順理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己也。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焉之至也。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言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欲至除患，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教而診其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櫔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聲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蔓，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查梨橘柚果蓏亦果切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教而診其夢。弟子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余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乃今得之，言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耳。為予也，自言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若有用，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子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本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

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為用，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為保，而衆以有保為保也。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庇其所籟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矢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但即之杙一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不祥也。

郭註：隱將芘其所籟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白顙、亢鼻、痔病，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噲撮子括切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陛爲脇。挫鍼治繲戒，足以餬口；鼓莢播精，足以食嗣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❻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持，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乎❼會通之宜。世

之哀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趣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筆乘》：吾行郤曲，當從碧虛作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庶與上文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二字耳。

迷陽，勉道曰：蕨也。蕨生蒙密，能知避者，舉其性內，故曰迷陽，託興言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廣異聞。

《筆乘》：總論上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乃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常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

無形而心成者，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死生之變化於天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❽，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自遷也。命物之不宜，故亡其宜也。都亡宜故無不任，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化者，以化爲命，而無乖迕❾也。守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美不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皆我；因其所美而美之，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説然無係，玄同彼我，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脱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芾其心也。彼爲己，以其知者，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

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哉。唯止，能止衆。止者，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也。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象耳目直寓六骸者，所謂逆旅也。擇曰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説悦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也。子產蹙子六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説悦子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説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其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擇曰而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登假者，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顧省，而也，在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漠故全德，故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不足以補形殘之過，多自陳其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

《筆乘》：受命于地，至唯舜獨也正。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文句不齊似有脱略。張君房校本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

作：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栢，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栢獨也在，舜獨也正為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不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子六切然改容更貌曰：善射者。于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

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游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耳。故免乎于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有斯笑也。佛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為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遣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子無乃稱者，己悟則厭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尺叔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郭註：踵，頻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臟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柰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沱。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門然而後應，汜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豘子食嗣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城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色治切資，刖⑩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無郤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禄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和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人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也。悶然而後應者，寵辱不足以驚其神也。汜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豘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己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翣者，武

所資也。戰死，則無武。嬰將安施。所愛屨者，為足故耳。刖者之屨，何為愛之？無其本者，嬰屨以足武為本也。不翦、不穿，全其形也。不得復使，恐傷其形也。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死生、存亡以至饑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絶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弗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柰之何哉。荀知性命之固❶❶當，則雖死生窮之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❶❷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兑然也，故曰和豫。通而自衛。才全則德內足矣。奚形之有生死、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若彼之也。與物為春者，群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然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荀知其始所以為之者，則獨何能無槩。然今其變雖日夜遞遷，了無停息，而其所始即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終，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干吾之靈府也耶？兑，如老子塞其兑之兑。與物為春，而和豫，通而不失于兑。與物為春，而日日夜夜無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此雖日接，萬變皆動而不失其時矣。《筆乘》：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其有遠略也。水停而平，則萬物準之乎？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德之和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能首事也。是和也，修之已而成，故曰：禄位才貌舉皆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何成和之脩，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施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為本，戰以武為本，行以足為本❶❸。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

闉跂支離無脤說稅衛靈公，靈公悅之，而悅全人；其脰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智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不見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闉跂支離無脤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孔、顏之際，豈百世之所知哉？故有情及鷄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勉若稿木之枝也。群於人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群於人者，聚群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故有情之所不能也，然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孔、顏之際，豈百世之所知哉？故有情及鷄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勉若稿木之枝也。群於人者，掘若稿

寄。無情者之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具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秖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勞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取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14]。

##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

郭註：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心欲蓋之，人名去也。人之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

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謨士，則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謨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兕虎，入水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欣，其入不詎。翛蕭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悦生惡死者，與化為體。不訢不詎者，泰然而任之也。翛然往來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去軌反。然而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求出離，猶為第二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義，若不勝其衣；容寂寞，若不勝其飾。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廓乎其大而虚也；悗乎忘其言也；同乎天地之情也。其一也，天與？其不一也，天與？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義義，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寂寞，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邴邴，出世為出，即生也，來也，始與受也。崔乎，返造化為入，即死也，往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而奚悦與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即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即老子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于有生之外者而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求出離，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

理盡矣。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持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⑮，魚相與處於陸，相呴吁以濕，相瀉儒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非桀也，不如而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⑯，而玄同彼我也。其有夜日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⑰耳，奚所係哉。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⑱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⑲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因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遣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⑳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貽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故㉑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

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所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而樂，樂豈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乎粹，猶足以師人也。況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也。無也，豈能生神生天，自有而無也。

不待有而無也。

《筆乘》：大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徼者言之也。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情，靜之動；信者，動之得，即老子

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然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人石得水仙，是為河泊。一云：以人月庚子浴于河而溺之。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鼎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强，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强。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内傳》：西王母與一功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説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年之東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物者，朝夕所需，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苦恙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縷發背，上有五管，頤

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其心閒閒而無事，跰步田反躠悉田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沴，陵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浸，漸也。體化之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惴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適？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爲蟲臂乎？將奚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蘧然覺。

寐自若，不可以死生累心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裊挑徒堯反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體，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臟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從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臟，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夫弔者，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遊乎天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無二也。以生爲附贅縣疣，此氣之時聚，禮義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輝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爲之業，非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

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戮民者，以方内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内，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為世梏桎，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己恒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内，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則大，以又理言之，則侔於天[24]者可謂君子矣。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於[25]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26]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27]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滿簡之而不得，天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智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汲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魯國觀其禮，顔回察其心。盡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28]，非知之匹也。故曰：進於知。簡擇死生而不得其任無[29]，春秋冬夏四時行[30]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樂意而付之自化也。死生宛[31]轉，與化為一，猶以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無顔憂哉。已化而生，為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己死之後。故為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夫死生猶覺男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兄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有駭[32]形無摀心者，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有旦宅無情死者，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也。夫[33]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所以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同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賒，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34]所开吾也，故玄同外内，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為鳥，夢為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故，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

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35]，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咫天？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備之塗乎[36]？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黔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義，義功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復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視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何故若是者，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教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以是非為域者，以是非為域者也。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為馬為牛，則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蚊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蚊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肩吾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蚊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肩吾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

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渺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毋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筆乘》：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于為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為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為人，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渺，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于為天下，而為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嗚呼！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39]，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弔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是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吳言箴曰：此章專論帝王之道，言帝王合應如秦氏之出于非人，而又

非入于非人，如接與之戒矰弋、熏鑿吾民。如無名氏所云：游心于淡，合氣于漠。如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所謂無有，亦只是至虛而不萌竅鑿是已，總來只無有二字耳。四不知是無竅鑿曜而喜，是悟出無竅鑿道理。非人，天也。未能出于非人者，猶局于人未出于天。未始入于非人者，與天俱化，非有意為天。徐徐安穩，于于自得，此四字最善狀凡人間間然日以心鬥者，卧則神且不寧，或驚，或夢，殊不帖席纔覺則百憂感心，身雖未起，神已馳逐，拘攣不自在了。至人便無此光景，便是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道理。呼牛，應牛；呼馬，應馬，隨呼而應。初無所定，故下兩一字。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曰情，曰信，曰真，總是對幻字看以己出。[40]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41]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也。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筆乘》：不震不正，崔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灰然。莫勝，《列子》作莫朕；審，《列子》作潘；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哉，列子作封戎。似于文義為優，當從之。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一知也。體

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群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不勞之累。

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

## 莊子翼卷之二

❶『蕉』原作『其』，據明本改。
❷『内』原作『干』，據明本改。
❸『己』原作『况』，據明本改。
❹『止』原作『比』，據明本改。
❺『自』原作『目』，據明本改。
❻『免』原作『色』，據明本改。
❼『乎』原作『千』，據明本改。
❽『彼』原作『後』，據明本改。
❾『迆』原作『迂』，據明本改。
❿『刖』原作『則』，據明本改。
⓫『固』原作『故』，據明本改。
⓬『理』原作『至』，據明本改。
⓭『本』原作『水』，據明本改。
⓮『哉』原作『我』，據明本改。
⓯『涸』原作『湖』，據明本改。
⓰『任』原作『壬』，據明本改。
⓱『旦』原作『里』，據明本改。
⓲『因』原作『酉』，據明本改。
⓳『豈』原作『生』，據明本改。
⓴『不』原作『可』，據明本改。
㉑『故』原作『金』，據明本改。
㉒『也』原作『他』，據明本改。
㉓『不』明本作『怛』。
㉔『天』原作『夫』，據明本改。
㉕『於』明本作『毋』。
㉖『實』原作『才』，據明本改。
㉗『怪』原作『降』，據明本改。
㉘『行』原作『何』，據明本改。
㉙『任無』明本作『異若』。
㉚『行』原作『初』，據明本改。
㉛『宛』原作『死』，據明本改。
㉜『駭』原作『形』，據明本改。
㉝『夫』原作『之』，據明本改。
㉞『靡』原作『麻』，據明本改。
㉟『祀』原作『有』，據明本改。
㊱『乎』原作『子』，據明本改。
㊲『古』原作『占』，據明本改。
㊳『天』原作『夫』，據明本改。
㊴『蛇』原作『龍』，據明本改。
㊵此句後明本有『郭注：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于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桐。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
㊶『起』原作『超』，據明本改。

# 莊子翼卷之三

##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乎仁義之行，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而失至當於體中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牧名聲，使天下簧故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而失至當於體中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牧名聲，使天下簧故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而失至當於體中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牧名聲，使天下簧故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而失至當於體中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牧名聲，使天下簧故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為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筆乘》：按纍瓦作纍丸，竄句作竄身，跬譽作毀譽，正正作至正，不為跂作不為岐，斯理順文從不煩强解矣，疑皆傳寫之誤。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决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叨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二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尖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❶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喬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梅者，謂之不足。故泣而决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是，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决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為仁耳。夫富貴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决己效彼以饕竊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横其囂囂，棄情逐跡，如❷將不反，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❸而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禮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

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瘢痍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狗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瘢痍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雖揮斥八❹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瘢痍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❺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且夫屬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惡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 馬蹄第九

郭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徇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

之。連之以羈馽的，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便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別躠薛爲仁，踶題跂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其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馴家而足，混芒同得，與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別躠薛爲仁，踶題跂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其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馴家而足，混芒同得，與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詣、闉因扼鷙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 胠篋第十

將爲去聲胠祛篋探平聲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乎？所謂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❻，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❼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臭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❽，比干剖，萇弘胞毗，子胥靡縻，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❾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❿。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絶尚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棓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之無害也。大盜之所資者，聖法之所因，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絶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以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絶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筆乘》：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之無害也。大盜之所資者，聖法之所因，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而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攓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邯鄲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蛞蝓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亏㚔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峭格羅落罝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尖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苟

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於人哉？故治天下者作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善，争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摇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啍啍，以己誨人也。

##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拜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鷙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争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迹兢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説悦明邪，是淫於色也；説聰邪，是淫於聲也；説仁邪，是亂於德也；説義邪，是悖於理也；説禮邪，是相於技也；説樂邪，是相於淫也；説聖邪，是相於藝也；説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欒卷上聲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纍卷愴囊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無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俋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儻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桎梏鑿曹枘接榫習也，仁義之不爲桁楊桎梏芮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郭註：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並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永炭之有哉。俋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憤驕。憤驕者，不可禁之勢也矣。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駢者自世，世彌駢，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棠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

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於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斲踞椎鑿，雕琢性命，逐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耻之甚也。桁楊以椄榽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椄榽之為哉。蒿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絶聖棄知，去其所以攖也。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官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問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内，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及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猶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人皆自脩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忘視而

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天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藏，言但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極，徒見其一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緡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獨存者，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遂於大明之宋之野，而適遭鴻蒙。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已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非狂非招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倣效而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倣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鮮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一作昆蟲。意噫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隳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幸溟涬，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上聲渾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徒本反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非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亂之過深也。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遺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同乎涬溟，與物無際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為真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

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乎失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又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為衆携也。衆皆以出衆為心，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異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不如衆技衆矣。衆技衆則寧。若不因衆，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王主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三王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

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⑫，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為者，豈以足為故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體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助，順自為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待民自為，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虞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人道者，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其綍反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⑬。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註：天地均於不為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為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

為，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為也，則天下各以無為應之。通於天地者，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中，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為而羣理都舉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不以王去聲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諭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方也。不近貴富，言目來寄耳[14]，心常去之遠也。壽夭兼忘，所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謂懸解。既忘壽夭，況窮通之間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彌廣。心由物抶之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府同狀，蜕然無所在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澹溜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15]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16]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間昧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物也；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榷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恐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智素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日懈反詬口豆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⑰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⑱。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終數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公才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坐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强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諱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兢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興後世役之端也。物絯，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遂，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⑲：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

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慤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閒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倪邑倪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是以受非毀於知。。窅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己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恒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20]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傚，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咸巾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己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恒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20]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傚，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傚，

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若相放效，强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

《筆乘》：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灾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為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也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己。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己也，己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之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將閭葂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生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内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晋，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

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託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言，行于世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得己忘物，失明白入素，而不治其外。得己忘物復情。此之謂混溟。門無鬼與張赤滿稽觀于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秃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

驗，則不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于親而尊于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雖有枝葉不相照，應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舉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則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楊黃荂，則嗑呵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誰其比憂。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謏。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皆主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郭註：厲，惡人也。若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謬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爲樽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子公反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主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取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栅策，外重纆繳灼，睆玩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

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鳩鴝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莊子翼卷之三

---

❶『而』原作『天』，據明本改。
❷『如』原作『九』，據明本改。
❸『二』原作『三』，據明本改。
❹『八』原作『入』，據明本改。
❺『生』原作『上』，據明本改。
❻『邪』原作『那』，據明本改。
❼『具』原作『臭』，據明本改。
❽『斬』原作『軒』，據明本改。
❾『魯』原作『色』，據明本改。
❿『止』原作『上』，據明本改。
⓫『白』原作『自』，據明本改。
⓬『治』原作『右』，據明本改。
⓭『天』原作『大』，據明本改。
⓮『耳』原作『可』，據明本改。
⓯『石』原作『不』，據明本改。
⓰『夫』原作『天』，據明本改。
⓱『真』原作『其』，據明本改。
⓲『衣』原作『大』，據明本改。
⓳『曰』原作『由』，據明本改。
⓴『天』原作『不』，據明本改。

---

# 莊子翼卷之四

##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情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

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註：天道、帝道、聖道三❶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將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為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面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閒遊則巢、許之流，進為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之齊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筆乘》：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玄聖素王之德，聖道即玄聖素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洞達也。昧然，聰明盡泯也。平中准，大匠取法者，如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將准焉，故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❷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戾。

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於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

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責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夫工人無為及其為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曰：帝王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夫主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道。

郭註：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❸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故是非次之，至於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之報也。夫至治之道，言各當其才也。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泰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主。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勿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志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頓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于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❹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闢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于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郭註：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人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之：敢問：公與色也；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夫。世人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而不足貴也，爲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爲也。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❹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闢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于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人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丙而不與利遷；極物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❺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郭註：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故問何故？巫咸袑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❻，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可知也。故曰：至貴，國爵並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並參也，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焉，孝固不足以言之。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可知也。故曰：至貴，國爵並參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並焉；至富，國財並焉；至願，名譽並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腑臟居內，皮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

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宴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里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並耕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至願者，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慶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與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虚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洩，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説。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歲；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後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黄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吕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至樂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兑也。以

物為量，大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也。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闇然恣使化去。倘然立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於槁梧，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涓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崇耳，未大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減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❼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朔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起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慶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夫子其窮哉。

郭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眯云者，皆絶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

則醜人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而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聖人之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虚虚，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朿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去聲，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吁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脅。予又何規老聃哉？

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匝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憯然是尚之，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咑濡，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而傷性已大。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一，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親，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競，民有爲其親殺所戒反其殺，而民不非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舜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今之婦女而上下悖逆自爲種踵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今之婦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請言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其天年也。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者，不彼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順，故數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人自為種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府十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悅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❽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

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履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進，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❾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入。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與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儒、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為人者，仕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❿以説，則疏矣。

##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德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並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門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態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淡寂漠，虚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郭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道遥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免其平而喪其質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局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

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有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好惡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寞，息平，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少，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惔之德也。至德常適，故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⓫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少，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惔之德也。至德常適，故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愛劍者猶押而藏之，況是人行也。愛劍者猶押而藏之，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為也。純素，勿失，與祈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⓬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⓭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

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鞟⓮，庸得謂之純素哉。

##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而第求之禮樂，則逐末忘本，於性，而德則亂矣。何也？知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

《筆乘》：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習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淨即乖況於繕擬心，即差況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秖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悟者，無有心於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為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

下，興治化之流，濛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惑不可解，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聖人無心，任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皆非聖也。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性。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情全之謂得志。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情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不以辨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入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栗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内而足也。來不可圉，去不可止⑯，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懽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⑰則荒矣，斯以外易内也。盈外而虧内，其置倒矣。

##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用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⑱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虚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尔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尔丑，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虚；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⑯，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

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説，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太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城。

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挹悶，短故為跂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禄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細紛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禄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細紛分之至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争，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己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為在從衆，不賤佞諂，言從衆之所為，自然正直也。爵禄不足勸，戮耻不足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得。大人任物而已，故無己。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争而王，白云争而滅。由此觀之，争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20]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莫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動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争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絶減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21]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

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天地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者，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畛域者，汎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無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北海若曰：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不位乎形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舉者，欲舉之今去而不能止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

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㉒，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物害己，不以外傷內。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已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蹢躅而屈伸㉓，言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利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過也。反其真者，真在性分之內也。

夔憐蚿玄，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㉔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上初稟反上初角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㉕，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鯈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

---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

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遥矣。故雖匡陳美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不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滅跗扶。還旋虷寒蠏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之大，千仞之高，不足以舉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25]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27]極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28]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29]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恨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不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30]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31]，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撄於國中，場兵整旅也。鵷鶵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

---

❶『三』原作『二』，據明本改。
❷『下』原作『百』，據明本改。
❸『任』原作『仁』，據明本改。
❹『刺』原作『列』，據明本改。
❺『以臣』原作『曰其』，據明本改。
❻『廉』原作『願』，據明本改。
❼『夫』原作『天』，據明本改。
❽『治』原作『出』，據明本改。
❾『三』原作『王』，據明本改。
❿『經』原作『待』，據明本改。
⓫『柙』原作『神』，據明本改。
⓬『純』原作『紀』，據明本改。
⓭『姿』原作『安』，據明本改。
⓮『鞹』原作『無』，據明本改。
⓯『失』原作『先』，據明本改。
⓰『止』原作『生』，據明本改。
⓱『來』原作『米』，據明本改。
⓲『焉』原作『乞』，據明本改。
⓳『連』原作『速』，據明本改。
⓴『末』原作『夫』，據明本改。
㉑『蓋』原作『益』，據明本改。
㉒『矣』原作『失』，據明本改。
㉓『伸』原作『神』，據明本改。
㉔『憐』原作『慘』，據明本改。
㉕『霧』原作『露』，據明本改。
㉖『蚷』原作『期』，據明本改。
㉗『妙』原作『如』，據明本改。
㉘『四』原作『曰』，據明本改。
㉙『且』原作『瓜』，據明本改。
㉚『二』原作『三』，據明本改。
㉛『鼠』原作『星』，據明本改。

---

莊子翼卷之四

奉旨校梓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

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

# 莊子翼卷之五

##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此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存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諰諰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憂。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無為、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服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為經也。舉羣諰諰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者，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者，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非為之所得，不為而自合，故物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無從出者，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無有象者，無有為之❶象也。無為、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八者，皆自殖耳。人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

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嘵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支離叔與滑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支離叔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舊説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説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之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于魯❷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臠盧轉反），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秋）鰍（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猝）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

惑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鯤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黿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昔，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都括反。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茂芮汭生乎腐蠸歡，羊奚比乎不箄箅，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郭註：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鯤。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養形必有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故能子萬物也。合成體，散❸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故彌養

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悟物而不慴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一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干將鏌鋣，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也。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居僂屢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一作厥株拘渠；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為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

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籌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稅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犒汝，爲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膢直轉反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當俱耳，不間人獸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熙詒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詰。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蛙蠪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汧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崋，山有夔，野有方皇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丑忍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渻省子爲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拯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臍俱入，與汩骨消，然後入，與汩骨消，然後入，與汩骨消，然後

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向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吾恐其驚而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忘肝膽，遺耳目，闇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此章言善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凡為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之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

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憂爲人役。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者也，因民役物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大莫之國，道德之鄉，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踞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不居者道也，流布而不自明。其所居，顯行而不自明。其所居，處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❼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序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暢，又心無常係。不敢為前為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期於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群俱也。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為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托意。恃功名以為己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故曰：至人寂泊無懷，乃至人也。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弃人間之好也。不亂群，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之不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曰：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收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棄也。夫相收之與棄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絶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餘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絜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

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尋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戀，奚可得也？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强為之，則受戮矣❽。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衣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此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謂無始而非卒？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之所以爲天，又造化爲之主宰。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損益間者，不透性分上虧矣。聖人安然體逝而終之，則受戮矣❽。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物之儻來，不可禁御，于今為始者，于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感應旁道為四達旁道，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己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于形質而已。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庭平也。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謂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⑩

郭注：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异鵲也，目能睹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⑪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誶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朔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是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欲動，口鉗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且其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撑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狙。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謁之生，竟無死生也。夫[13]有不得變而為無，故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

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文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熬聶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

頃，復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

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其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一作僱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熬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欻有，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以擬地，言其交也。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遊至樂，無美樂也。死生亦小變耳，知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之而不顧。有虞氏貴在於我而不失其變。棄隸者若遺土[14]耳。

郭註：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不為而自得也。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郭註：熬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之而不顧。有虞氏貴在於我而不失其變。棄隸者若遺土[14]耳。

郭註：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不為而自得也。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

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頩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䛒瘐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䛒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遍，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非持其釣有釣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者，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同務者，言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䛒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權衡也。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盡之，言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的矢復覆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15]，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鏑也。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適矢復沓者，矢適去，復歃沓也。方矢復寓者，言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象人，謂不動之至。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惟射乎？

《筆乘》：羅勉道云：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范無隱則謂：方矢，猶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郭論為非。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

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説，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世，在我非獨存也。躊躇四故，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黄帝者，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其神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堉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知不知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偽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以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之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俱是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之所美，彼或惡之。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

《筆乘》：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於道，實非減於無為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為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不知。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無所從，亦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一汝視，天和將至；懾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無為者，任其自為。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為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故惛然潔然有形，則不神矣。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觀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⑯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

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孔子問于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枝此者，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其用心不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于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説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袭。紛乎宛乎，其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于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習，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非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故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

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為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為人者，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於宗者，不逐末也。喑醷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果蓏有理，言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弢，墮袠，言獨脱也。紛宛者，變化氤氳也。大歸者，無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闇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乃弔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平聲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當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頻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哀殺晒，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不在，而方奇怪此，斯不及質也。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澹靜漠清調間，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謂寥然空虛。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無

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物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明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尔也。

奼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户晝瞑。奼荷甘日中叁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剥然放杖而笑，曰：天如予僻陋慢訑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綱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爲，無爲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可言，言而非也。知無問問之，是問窮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乎冥冥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知道不當名，無始曰：若夫婪落天地，遊虚涉遠，以入無窮，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虚。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吾以下，皆以至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婪落天地，遊虚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絶學之意也。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

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死也，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有之為物，雖於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有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已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尒，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鞕齊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18]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囿圃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鞕，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

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而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為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莊子翼卷之五

---

❶『之』原作『史』，據明本改。

❷『魯』原作『魚』，據明本改。

❸『散』原作『教』，據明本改。

❹『郭注：……其于虛已以免害一也。』原本無，據明本增。

❺『郭註：……不日成之。』原本無，據明本增。

❻『斥』原作『斤』，據明本改。

❼『是故』前原本有：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兄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

《筆乘》：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據明本刪。

❽『郭註：……則受戮矣。』原本無，據明本增。

❾原本無『郭注：……與體與變俱也。』據明本增。

❿此段下原本有：

『郭註：行所為，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化使物為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

《筆乘》：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于胸中而任之。遊乎天下其利共給，而無目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閽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哉耳』。據明本刪。

⓫『郭註：……有欲』，原本無，據明本增。

⓬『聖知之言……為我累耳』，原本錯亂，據明本改，其後原本有：

『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禄，如盜竊然，豈有心於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者，故曰非己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己之不宜處，目不及視，雖弃其口實亦所不顧其畏人甚矣。氏不能不襲處於人間，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謬聊為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睹，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⓭『夫』原作『天』，據明本改。

⓮『土』原作『士』，據明本改。

⓯『背』原作『皆』，據明本改。

⓰『大』原作『入』，據明本改。

⑰『乎』原作『丁』，據明本改。

⑱『哀』原作『表』，據明本改。

## 莊子翼卷之六

###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一作穫。）。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一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的標二音）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

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曾魚鱉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耳。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無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南榮趎蠸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闢矣，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蜀，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强相效也。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耳。是早聞形膈，故難化也。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也？南榮趎懼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郭註：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蹇；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

乎？兒子終日嗥而嗌益不嗄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揵，關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鞭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鞭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偏鞭猶不可，況外內俱鞭乎？

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無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無追故迹也。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行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

《筆乘》：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此言為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也。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趎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冰解凍釋者，能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

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内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庚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内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慘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内，所以為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遊分内者，行不由於名。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己以為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為安。窮，謂終始也。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内，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竅以出之。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

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死生出入，欻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矣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苦羔反。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黮闇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皮胲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厠也。寢廟則以饗燕，屏厠則以偃溲。嘗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厠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蹝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之。大親則兄，則言嫗詡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者，小信之質，故至信辟金。盪，故稱為耳。此乃耳，大信則除矣。動也。以性自動，則為强動，故失真為，非有為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僞也。得已而動，則為强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拙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習不餽一作愧而忘人，忘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不為，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故反。名得其實，則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拙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習不餽一作愧而忘人，忘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不為，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存懷，故拸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謂不餽而忘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不為，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

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❶；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説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税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説若此乎？徐無鬼曰：無鬼生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旬月，見所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狗馬而喜，久得之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采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耳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夫神者，好和而惡之乎？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嗜慾好惡，内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悦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横説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鴳以鍾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脱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嗜慾好惡，内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悦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横説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鴳以鍾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脱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嗜慾好惡，内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悦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横説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鴳以鍾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脱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為仁義，民將以偽繼之，未肯為真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乎也。無以謀勝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剋，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茂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

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為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從過分為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矣。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興朝榮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

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渠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躅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罹於岑而足以造於怨

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運斤成風，瞑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披惡得而鬻之？

郭註：賀其得賢也。吾言。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夫子之言止此。彼，二子。此，夫子，一自然❺。

郭註：古人飲酒於此，率以言陳善納誨，曰：古見夫子非今人❹。

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鄙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

郭註：二子皆能為無為之為，何待而不賣之，披惡得而鬻之？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者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郭註：先天太朴，一而不分。失道而後德，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强辨亦不能舉。以示今之以儒墨名者，德不能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❻。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矣。

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誡。

郭注：古之言者必于會同，圣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于口，固謂未之嘗言，于此言之言于無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謂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是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于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故聖人泛然都任之，生無爵，有而無之也。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也。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不立，功非己為，故名歸于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于性，非言所為，況大愈不可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❼。

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郭註：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决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明。明者

名歸于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于性，非言所為，況大愈不可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❼。

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郭註：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决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明。明者

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❽。

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宍，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順而無擇，有脫然自爾，斯不一也。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覛蒲結切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婁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悦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耳、目、心皆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後世。若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癰雍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水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慈於聰也殆，殆之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欲知天之所謂，而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大一；道也。大陰殆，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其知能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慈於聰也殆，殆之心

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測角切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記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己不若夷節之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暍之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與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苦也；樂物保己，通彼而不喪我也。任知而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達綢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

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能久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亥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況域切。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郭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緡，合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也。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名法者，己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嬴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死，我則無内外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尺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❾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虚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晋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非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争矣。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内也，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争哉。惝然若亡，自悼所争者細也。辟猶一吷，言曾不足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揔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虚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著，明也。何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虚，果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

郭註：鹵莽，滅裂，輕脱未略，不盡其分也。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患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疏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

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跂之變然也。物情之變，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知，知其寡矣。今不恃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興僞，士於何許得其真乎。誰責，言當責上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一作埋之。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無禮也。以鮹為賢，而奉御之勞，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睹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賢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一作埋之。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無禮也。以鮹為賢，而奉御之勞，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睹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賢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⑩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一作埋之。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無禮也。以鮹為賢，而奉御之勞，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為能睹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賢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⑩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一作埋之。何足以識之。二人

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並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並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信其所是，不差於彼。比於大澤，無棄材也。觀乎太山，合異以爲同也。言於丘里，不可。圜[11]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强字之曰道，所謂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咀。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

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於自爾，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為。物有相使，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名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為而自然也。故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道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壎陳惇悼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暨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隤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闊也。慰暨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潰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

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於枯魚之肆。

郭註：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銜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荃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追切，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迹不足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視之偏然，似營他人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

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事而發。已言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遊於學也。故曰：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

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竇者，無情任天，竇乃開也。

也。天遊，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暴則名美於德也。謵，急也。謀稽乎謵者，急而後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披媙皺紋可以沐浴老容。

演踐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赴河。

郭註：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内。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筆乘》：皆媙云：靜非藥也，而可以休老，不知皆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皆媙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披媙皺紋可以沐浴老容。

演踐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赴河。

郭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莊子翼卷之六

❶『日』原作『百』，據明本改。
❷『郭注：……所由喪也。』明本無。
❸『郭注：……所以爲日遠矣。』原本無，據明本增。
❹『郭注：……夫子非今人』，明本無。
❺『郭注：……夫子，自然』，明本無。
❻『郭注：……舉其所不能舉』，明本無。
❼『郭注：……故曰誠』，原本無。據明本增。
❽『郭注：……成法者，彼也』明本無。
❾『子』原作『之』，據明本改。
❿『卜』原作『十』，據明本改。
⓫『圍』原作『門』，據明本改。

# 莊子翼卷之七

##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父之譽子，誠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非所以先也。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

天均者，皆天倪也。

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讋五各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其罪，可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泊，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既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惡乎求之？莫知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其無命也？莫知其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妙而安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强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平聲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

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❶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

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君固愁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側雅反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❷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善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須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隨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碧虛》：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詘志而受無名之禄。苟狥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悦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上聲之。屠羊説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吴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説曰：屠羊之肆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碧虚》：誦詩書而發蒙，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説曰：屠羊之肆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碧虚》：誦詩書而發蒙，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言。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遥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顔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户而甕牖；曾子顔色腫噲而衣冠決壞。顔回家貧處卑而饘粥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夫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

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呂註：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世俗之人，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顧，聞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湛於人僞者，聞許由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一作盧水。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惑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

郭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没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説曰：如卞隨、瞀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説悦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

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脇，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餔之膳。孔子復❹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吾聞將軍，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

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上聲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❺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罹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説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説其志意、養其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虚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夫讒諛人主，與盜同利，反之於己，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者。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❻，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❼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序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義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罷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

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静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了意絶體而争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❽

## 説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説悦王之意止劍亡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説税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❾：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于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説悦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脱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説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虚，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敬用。請先言而后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晋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云，下絶地經。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杰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

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后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斗鷄，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于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于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⑩。

##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⑪船⑫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卧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卧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卧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

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三患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疾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静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謂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哭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擇味；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寧戚。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以世裕之禄爲禄，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刺亦棹船而去，延緣葦間，顔⑬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將水波之，不聞聖意不復登舟。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徒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降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仰而瞿然，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豈賢者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邁於禮義而不遜，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誠，不得其精，故長傷身無益有損。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且毁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翼卷之七

---

❶『士』原作『土』，據明本改。

❷『君』原作『者』，據明本改。

❸「足」原作「兄」，據明本改。
❹「復」原作「曰」，據明本改。
❺「飾」原作「餘」，據明本改。
❻「夫」原作「求」，據明本改。
❼「白」原作「伯」，據明本改。
❽「足」原作「尼」，據明本改。
❾「曰」原作「不」，據明本改。
❿「諸侯劍……，劍士皆服弊其處也」。原本無，據明本補。
⓫「漁父……，下」原本無，據明本補。
⓬「船」原作「舡」，據明本改。
⓭「緣葦間，顏」原作「澤而行，臨」，據明本改。

# 莊子翼卷之八

##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已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頓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檳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形諜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之情篤也。鑿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可無求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相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如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郭註：呻吟，吟咏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其己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己以良師而便怨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❶，謂己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咏。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井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尔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乃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衆人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朱泙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恃之則亡。

郭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筆乘》：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狗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為而任其天❷行也。

為知所得者細，任性大寧而至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悦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短也；

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才何反者得車一乘，舐矢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一作士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羅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郭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詞，以支為旨，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心中也。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令之見驗也。予頤，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言正不可也。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慎獧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猝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府，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尔反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

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吡，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偃佚，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内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静，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傀然，大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筆乘》：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為德之賊也。釋氏所説：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太，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治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糜粉夫。

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説，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衆曰舉之，以合萬夫之聖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資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稽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

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悋。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大過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鬬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鬬爲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故博而不異，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觳，無潤也。不可爲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下

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睹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者，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亂之上，任衆適性土也。今墨反之，故為治之下。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也。才士❸也夫，非其德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腨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税下教。雖天下不取，强上聲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强以其道腨令合，調今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救鬥寢兵，所謂腨調也。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腨調之理然也。見厭强，見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自為太少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己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無益於天下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行適至是而止。

成玄英疏：夫聖人之道，内外兼忘，而墨翟之教，内外俱有。故其為教，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雖復内外俱有，而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虚涉曠也。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零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追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吐雷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

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譽，譽生於有建。夫塊不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失道。人若士塊，非死而何？豪傑也故有餘。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為詭怪。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冷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謑髁無任，言不當真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牯，故未泯合，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瞑目恣性，苟免當特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士塊，非死而何？豪傑也故有餘。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為詭怪。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冷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謑髁無任，言不當真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牯，故未泯合，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瞑目恣性，苟免當特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譽，譽生於有建。夫塊不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士塊，非死而何？豪傑也故有餘。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為詭怪。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魠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冷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謑髁無任，言不當真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牯，故未泯合，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瞑目恣性，苟免當特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

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冲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巋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❺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為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耎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❻，全其性也。芴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悦之。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時恣縱而不儻，不譴是非，已正當萬物之性命也。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説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冒言，亦何嫌乎此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説。説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舉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筆乘》：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絶相類，解者多屬臆説。范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怪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

---

❶「儒」原作「儒」，據明本改。
❷「天」原作「矢」，據明本改。
❸「才士」原作「木上」，據明本改。
❹「尹」原作「君」，據明本改。
❺「巧」原作「乃」，據明本改。
❻「人」原作「入」，據明本改。

# 莊子翼附録

## 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虚亢桑子之屬，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 莊論

阮籍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

之時，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間，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腦腦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或作林，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雄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鵾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騑驂駟至乎崑崙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騑駟者，凡乘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譆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輕其常。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騑驂駟至乎崑崙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騑駟者，凡乘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譆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譆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譆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譆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然，萬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

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禹（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過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雖與永存也。馬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期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亂）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兢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闕），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廓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此句誤），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絜己以尤世，脩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成）非媚悅以各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間。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欲）生無變，而龜之是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夫東馬軼者，行以離支（一作交），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遥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李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

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倘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説，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摇波蕩，相視腦脉，亂次而退，踳跌失迹，隨而望之耳或茸其。喪氣而慙愧於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衰僻也。

## 莊子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説，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説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説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寶吾説，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者也。然而莊子用其心，亦一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説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説，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顧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

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爲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説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説而謹行之。説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嘵嘵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蘇軾

##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孔子，其論天下道術，自墨、莊、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説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而然，故其視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争席矣。去其《讓王》《説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孔子，其論天下道術，自墨、莊、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説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而然，故其視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争席矣。

## 贈別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之人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於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乃自然之也。不

潘佑

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邪？如人一歲、二歲至于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亦何妄哉。今之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蠆邪？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没者，是爲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蟹者，是爲人；一性之動，是爲太易。太易不定也。或爲喜，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喚，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云云，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指射皆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且强爲之治焉。於是有或名商周，或名秦漢。冶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牋。束毫末而染丹墨而縱横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録之，謂之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其間者，惟共一晝爾。一晝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争而得之者，或争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虚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一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 雜説　王雱

聖人有議論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説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義，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相倣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亦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一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或名商周，或名秦漢。冶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牋。束毫末而染丹墨而縱横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録之，謂之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其間者，惟共一晝爾。一晝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争而得之者，或争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虚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一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

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當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蜩鷽、斥鷃、鷦鷯、螘、羊、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木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鏌鋣，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脩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曰，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搆者，衆人也。聖人物

物，衆人物於物，如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説，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其所説，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周之意有冀於世也。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虚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疏，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揣。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揣揣。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説，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説，則其爲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不聖則不行，不神則不行，尚神而賤聖，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半木下。根者，木止於艮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静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揣。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揣揣。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説，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説，則其爲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不聖則不行，不神則不行，尚神而賤聖，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半

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百川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志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 莊子九論

李士表元卓

### 夢蝶根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蘧蘧然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蘧蘧然栩栩然而夢爲蝶，即蝶爲周。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 解牛

即無物之自虛者，覆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碍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兢物之

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踦而踦，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囿；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焠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碍則解亦不知。在碍無碍，非解則碍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碍也。解碍俱遣，庖而視庖丁者，碍其解也。解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遥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遥。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竇竇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内無我者，故能道遥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方矣，挈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體矣，挈澤且有體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且狙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挈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挈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澤且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遊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有方，一昧於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方矣，挈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體矣，挈澤且有體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且狙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挈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挈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澤且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遊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有方，一昧於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方矣，挈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體矣，挈澤且有體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且狙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挈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挈

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夭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與物周遊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大游，孰知其爲忘也邪？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道無是非；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尔，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也。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將自墮。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汶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糟而觀得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尔，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也。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將自墮。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汶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糟而觀得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是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尔，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也。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將自墮。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汶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糟而觀得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是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尔，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也。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將自墮。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汶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糟而觀得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

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生。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死。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全也。地文則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衡氣機。皆曰善者機。又曰，是見吾善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刀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尔。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悦；名之不齊，受之而不争。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是虛尔。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爲吾患，役千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静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太者，性夫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僞，遂遠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逃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非默契也。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横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遷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碍。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

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碍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黄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黄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黄帝特異之。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遥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以河伯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魚。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説，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尔，託而乘其上者，内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猶醒者之睹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

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眕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説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内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鏌鋣，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也。其何故也？物自無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虚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 道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牧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于螻蟻，有在于瓦礫。道果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眕域睨，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强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故不可謂之全。古之人嘗言之矣。古之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故不可謂之全。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悦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悦之。謑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脱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悦之。以謙下爲表，以虚空無己，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悦之。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眕域睨，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强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故不可謂之全。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悦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悦之。謑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脱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悦之。以謙下爲表，以虚空無己，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悦之。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眕域睨，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强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故不可謂之全。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悦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悦之。謑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脱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悦之。以謙下爲表，以虚空無己，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悦之。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

在馬體也。目其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泰山均，一豐與大澤共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没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孟子之養浩，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養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方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説，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莊子翼附録

（孫映球、鄒新明點校）

